俄羅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海外学者专论

3 E•普里马科夫 / 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

8 B•朱达 / 普京的新任期、新政策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

12 冯绍雷 /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

俄罗斯政治

39 张树华 / 普京道路与俄罗斯政治的未来

59 C·比留科夫 B·萨文 / 普京的使命：俄罗斯向何处去？

俄罗斯经济

85 张　昕 / 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

106 冯春萍 / 俄罗斯宏观经济地域空间格局的演变

俄罗斯外交

124 于　滨 / 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

151 李　兴 / 普京欧亚联盟评析

年终专稿

175 王宪举 / 2012 年俄罗斯国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若干特点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 刘　军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2 年 1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年第 6 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Е.Примаков
Сила идей и образов……（3）
Бен Джуда
Новый срок и н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Путина……（8）
Фэн Шаолэй
Синтез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основная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России……（12）
Чжан Шухуа
Путь Путина и будущее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39）
С.Бирюков, В.Савин
Миссия Путина: Куда Идти России?……（59）
Чжан Син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и борьба элиты---Двойная логика отноше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о–капитал»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 России ……（85）
Фэн Чуньпин
Изменение модел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106）
Юй Бинь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начинания третье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слава, мечт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124）
Ли Син
Анализ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утина ……（151）
Ван Сяньцзю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в 2012 г. ……（175）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6 期（双月刊）

Contents

Y. Primakov
Power of Idea and Pattern ……（3）
Ben Judah
Putin's New Term and New Policy……（8）
Feng Shaolei
The Intersec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Russian studies……（12）
Zhang Shuhua
Putin's Road and Future of Russian Politics……（39）
S.Biryukov, V.Savin
Putin's Mission: Where is Russia Going?---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to Putin's Policy……（59）
Zhang Xin
State Capitalism, Privatization and Elite Conflict: Dual Logics in Recent Russian "State-Capital" Relation ……（85）
Feng Chunping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Macro-economic Territorial Spatial Pattern……（106）
Yu Bin
Foreign Policy of Putin 3.0 Style: Glory, Dream and Reality……（124）
Li Xing
Analysis on Putin's Concept of Eurasian Union……（151）
Wang Xianju
On Features of Russian Domestic Situation and Foreign Relations in 2012……（175）

海外学者专论

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

E · 普里马科夫**

本次大会所提出关于“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的主题是完全有理可循的。当今，国际关系中各国的观念与社会形态间的张力对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实力或军事力量。

首先谈谈几点总体的看法。

第一，想当然地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政治、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实力竞争，以及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也随之消逝，是不正确的。只是这种影响的性质与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并不是不复存在。更何况，意识形态的对抗，即有针对性地灌输己方稍加美化的意识形态，同时歪曲对方的意识形态，已成为对外政治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最重要的三种意识形态。然而如今他们不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为各个国家固有的意识形态模式的一部分。其他国家如果想要了解俄罗斯，那么不仅要追溯其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要充分认识其意识形态模式各个部分间的关联。

---

* 本文系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由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ВОП)）组织的国际会议（Россия в Мире силы XXI века---силы денег, оружия, идей, образов）上的发言，其发言题目是«Сила идей и образов»。本次会议是纪念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立 20 周年、《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创刊 10 周年。《俄罗斯研究》杂志主编冯绍雷教授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普里马科夫授权本刊中文发表其演讲稿。

** E • 普里马科夫（Е.Примаков），俄罗斯联邦前总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第三，把自己归为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的某些政治团体，他们的方针政策也远非始终切合他们的意识形态核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现在，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认为苏联时期，当局的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并没有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实质，这种看法是合理的。但是否可以说，苏联垮台之后，操控大局的那些人，就可以被看做自由主义者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制度主义理论奠基人道格拉斯·诺斯，其著作的俄译本主编是米尔纳（Борис Мильнер）。米尔纳讲述了其于 1996 年 3 月与道格拉斯·诺斯会面时的情景：当诺斯谈到当时俄罗斯经济时，将其归结为需要解决三个任务，即建立新的改革机制，消除旧错误的消极影响，汲取旧体制中的精华部分。

但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三个任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考察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化进程，需要注意当权者的经济政策。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当局中的许多人鼓吹“人道社会主义”，即把社会主义民主化。然而，当这部分人获得政权后，却将根除苏联的一切放在首位，其中不仅包括应当除去的糟粕，而且还包括一系列能解决众多现代化问题的科技和经济成就。90 年代初，一些伪自由主义者号召整个国家完全脱离经济生活。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个团伙，他们借反人民利益的私有化之机，窃取国家自然财富和经济潜力，觊觎俄罗斯的国家政权。结果在整个 90 年代，俄罗斯经济遭受的损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要惨重。以上所列出的一切，能帮助我们认清那些吹捧俄罗斯向市场转轨和国家民主化的，到底是何许人也。

1993 年炮打白宫事件，可以看做是伪自由主义者们的政策彻底崩盘的标志。正是由于他们政策的失败，导致了 1998 年的债务危机。这场危机几乎让俄罗斯崩溃。

伪自由主义者倒台后，俄罗斯确立了政府广泛干预的市场经济路线。这使西方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形态是将私营企业居于次要地位。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实际。发展私营企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对俄罗斯有利的，这也是当局的政策目标。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私营企业主远不会在任何方面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政府财政拨款专门支持一些重要的项目和企业。但不得不承认，急需投资的创新产业和教育、医疗保险等必须保障的资金还处于短缺状态。这些困难更深化了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

一些抱有敌意态度的或不太了解我国国情的人认为，俄罗斯还另有一种发展形态，即当局似乎想要走上独裁专制的道路。好像摆在我国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自由主义，要么独裁专制。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俄罗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活跃。俄罗斯领导精英、大众舆论以及持不同观点的政治党派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法院独立，坚决打击政府机关的玩忽职守、贪污腐败、选举舞弊等不良现象，任何人都应依法办事。俄罗斯的领导层在言论及行动方面都比以前更加强调自由意识，但这并不证明俄罗斯转到了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新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指出，经济自由为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经济平衡稳定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自由竞争又为开发新商品和新技术提供了重要保障。那是否可以认为，当今俄罗斯市场机制已经能够保证经济增长与稳定，而低水平的竞争对于科技进步来说已经足够了呢？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俄罗斯也不可能有能力来完善市场机制，达到科技进步所需的竞争水平。

新自由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是经济的自由竞争而不是政府的干预来保障社会的公正性。但这个原则却与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实际状况相矛盾，因为这些国家制定了累计税制来使收入再分配，以帮助那些没有生活保障的人。对于俄罗斯，如果没有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当然是非指令性的计划——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一直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们不能忽视与新自由主义者的其他矛盾。新自由主义者不顾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审慎立场，仍然坚持国家应该骤减对经济的干预，坚决要求政府应最大限度地促进对国家最重要的战略企业进行私有化，其中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Роснефть）、俄罗斯国有商业银行（ВТБ）、俄罗斯国有水力发电公司（ВТБ）、俄罗斯航空公司（Аэрофрлот）等；并要求像俄罗斯铁路（РЖД）、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Транснефть）等公司可以部分实行私有化。当然，国有企业整个经营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应当根除的严重弊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实行私有化，当然毫无疑问是渐进地，重要的是不能损害生产的集中进程。因此，号召国企立刻私有化，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是不利的。但这种号召对于限制国企获得私企的控股权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要求将医疗保险，包括基础型教育在内的教育、科研机构商业化，并认为在所有这些领域去国有化是俄罗斯的主要方向。

新自由主义者实质上忽视了提高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性和必要性。2012 年 10 月全球财富报告的数据显示，在俄罗斯，71%的私人财富掌握在 1%的俄罗斯最富的人手中，这个指标是美国、欧洲和中国的 2 倍，是日本的 4 倍。96 个俄罗斯亿万富翁掌握着俄罗斯公民个人资产总和的 30%，这个指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5 倍。他们不是通过开发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来满足社会的需求，而是要占有出口石油所获得的一切属于国家的“超额利润”，并用这些钱购买外国债券。通常他们用来证明自己做法正确性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必须存储资金以防石油价格突然崩盘；二是在他们看来，必须尽快弥补预算赤字，同时减少社会开销。

当然，应该注意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和预算赤字。世界石油价格确实有所下降，但远没有到崩盘的地步。同时俄罗斯的预算赤字也并不算高，远低于一些发展态势良好的国家。但是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者却绕开这一事实，继续强求别人服从自己的路线。

俄国右翼认为，要实现社会民主，就必须限制国家权力，二者互不兼容。很显然，必须将国家功能转移到社会层面。但是这一过程不能也不应该和削弱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将会中止，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

俄罗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西方相似。在西方，通观所有的经济理论，无论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潮涨潮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都是不可避免的。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激进的税制改革，一系列应对银行体系和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措施，医保制度的改进，主要就是为了保障中低阶层的利益。奥巴马一句经典的话是：“我不可能回到可以让华尔街按自己制定的规则运转的日子。”

下面我想讲些我认为会损害国家关系的一般性的问题。当然，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范畴的关系，即价值观与利益。这里谈的不是全人类相同的价值观念——尽管这是存在的——而是价值观达成一致的方式。可以认为，美国趋向于将民主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俄罗斯则认为，

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的民主化，是一个内部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需要结合各国自己实际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属性。遗憾的是，事实证明，想要俄罗斯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同的立场是很难的，需要时间的考验。现今，两个国家必须加强在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方面的相互合作，因为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理解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确实能发现在一体化组织内的成员国，让渡了自己的部分主权。然而，是否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家主权将不复存在，并允许对一国内政的干预呢？我清楚地记得，从 2003 年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把我安排到国际专家小组，让我们准备一份关于新局势下联合国的活动，应作哪些调整的报告。经过小组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应当积极介入，以及反对类似许多非洲国家几百万人遭受种族灭绝等现象的活动。然而，即便是对于那些被称为“失败”的国家，也不意味着别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干涉其内政，甚至采用武力手段干涉。

对民主与国家主权二者关系的正确认识（非盲目遵循理论），是当今国际政治实践的需求，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世界局势发展的重要指标。

谈到当今世界的观念与社会形态的问题，不能忽视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力量的增强。伊斯兰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斗争，决定着相关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并正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转变为武装冲突。但我并不赞同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宗教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典型的事件是“阿拉伯之春”，加强了伊斯兰的力量，其影响超出了地区范围，但还不是国际政治层面的主要问题。况且，将当今国际关系归结为宗教间、甚至文明间的斗争，也是不正确的。

最后我想再总结一下这篇报告。随着冷战的结束，观念与社会形态的冲突，不再对国际局势的整体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是逐渐消失，而是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不同的国际局势之中。

（常翔宇 译）

（责任编辑 黄翔）

普京的新任期、新政策

B·朱达*

“我干得不错。”这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对自己在 2012 年 3 月再次当选总统后的表现的总结。2012 年 10 月，在每年一度的瓦尔代论坛上，普京与各位专家一同用餐时，对自己作出了上述评价。他没有喝酒，但却显得自信。2011 年冬天，普京眼睛里的泪水与苦恼曾被照相机捕捉到，而现在，这一切似乎已经成了远去的记忆。普京曾在政治上被群众运动所重创，但现在他已经恢复过来了。他对民众说：“我干得不错！”

客观地讲，人们之所以对普京还感到满意，是有原因的。从政治上看，他并未失去控制。2011 年 12 月，在反普京示威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曾经一度有 10 万人参加示威。然而不到一年，参加示威的人数就降到了不到 2.5 万。从经济上看，油价目前依然保持高位，而且俄罗斯经济的增速比同是金砖国家的巴西还要快，也比欧洲那些最发达的国家要快。俄罗斯的国债非常之少，而投资却不断涌入。从人口上看，国家的出生率正在上升，死亡率在下降。那些关于俄罗斯人“正在衰亡”的危言耸听的话已经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在制度建设方面，普京也有所成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俄罗斯的“经商容易度”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已经从第 120 位上升到了第 112 位。

在普京第一次当总统期间（2000 年–2008 年），普京的承诺都得到了实现。当时很多人认为，由于油价的飙升和 GDP 的高速增长，随着罗斯经济的崛起，这个国家的治理水平与质量也将大幅提高，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些承诺的确是宏伟的，堪比苏联领导人“赶超西方”的许诺。例如，2003 年统一俄罗斯党曾制定如下计划：

> “俄罗斯必须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能够被俄罗斯全国民众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这个标准应整体上达到欧盟国

---

* B·朱达（Ben Judah），欧洲理事会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副研究员。

家的平均水平，不仅应包括欧洲的工资水平，还包括欧洲的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水平。”

从 2008 年到 2009 年，即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期，总统发动了一场广泛的运动，承诺实现现代化、开放性和自由化，并将其扩展至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这场运动收效甚微。这些承诺并未实现，反而削弱了总统的执政基础。

2011 年俄杜马选举事件发生之后，莫斯科爆发了示威游行，使得克里姆林宫颇为震惊。俄罗斯的精英们对这起事件似乎也有明显的分歧，对这场运动该如何回应、如何解决，精英们莫衷一是。在 2011 年冬，权力精英们提出了数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克里姆林宫与反对派之间的对抗，导致了一场文化战争在俄罗斯的爆发。这种行为逻辑与普京以前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在普京第一次担任总统时期以及梅德韦杰夫时期，政府特别重视使得“普京多数”（Putin majority）与“普京共识”（Putin consensus）二者能够兼得。在梅普组合时期，普京在工人阶层和老年人中较受欢迎，而梅德韦杰夫则对年轻人、网民更有吸引力，他更加重视全球化的作用。而在这次示威爆发之后，这个原则被抛弃了。政府的宣传运动，并未真正得到民众的共鸣与支持。这是因为，在普京第一次当总统时期，俄罗斯社会经历了一次价值观的转变。民调显示，目前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应该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国家需要反对派的存在，各州、共和国和边疆区应有一定的自治权。俄罗斯人的这种认识，已与叶利钦时代的情况大不相同。例如，根据独立机构列瓦达民意分析中心（Levada center）的数据，在 1999 年，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应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而不是两个或三个大的政党。而到了 2010 年，情况正好相反。在 2010 年，65%的人赞同州长直选；而选举制度的不断废弃则是普京谋求权力集中化的关键动机。在 1990 年代末，俄罗斯人最为关心的是领土的完整。当时普京之所以受欢迎，也正是因为他在车臣问题上的大胆行动。但现在情况则不同了。民调显示，现在 51%的俄罗斯人已经不再关心车臣是否独立，他们不再将领土完整看做是国家的主要问题。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腐败、道德沦丧、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普京的再次当选，进一步强化了俄罗斯财政政策的根本转变。1998 年，

俄罗斯的金融违约和货币贬值，给整个国家造成了创伤。这也使得俄罗斯政府在平衡预算问题上始终坚持清醒的政策，前一个十年一直在建立金融储备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宽松的财政政策一直存在着。普京的“巨大开支”政策格外引人注目，从金融危机刚开始导致社会不安的时候起，整个国家的开支就明显剧增，目前已经超过了 GDP 的 41%。从 2007 年到 2010 年，政府对地方的投资增加了 580 亿美元，其占 GDP 的份额从 5.7%上升到了 9.2%。2010 年，养老金也增加了 50%，而在此之前的其他年份，增幅只有 10%，每年国有部门工资的增幅只有 6.5%。同时，政府还宣布了一个为期十年的军事计划，投资高达 6130 亿美元。这并非军队重建计划，而仅仅是为了保证在军事工业的城镇工作的人能够不失业。在 2012 年的竞选活动中，普京承诺拿出 1600 亿美元，以将军人与警务人员的工资提高两倍。

这样做的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必须通过让油价不断飙升，来维持预算平衡。在 2007 年，每桶石油的价格还不到 40 美元，而到了 2012 年，则超过了 110 美元。一旦油价从高点上跌落下来，要想再继续维持社会的稳定，政府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油价下跌 40%并且持续 18 个月以上，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紧缩。俄罗斯的国内稳定，非常危险地依赖于石油市场，类似于沙特阿拉伯的状况。如果养老金体系长期得不到改革，就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速的降低和贸易顺差萎缩，同时会增加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政府开支是一种不计后果的鲁莽政策。如果养老金体系不改革，那么它占政府开支的比例，到 2030 年之前将会从 9%上升到 14%。如果政府继续靠借贷来维持财政平衡，那么到 2030 年，俄罗斯的负债占 GDP 的比重将会从 14%上升到 70%。而俄罗斯未来的 GDP 情况本身也是难以预料的。在俄罗斯外贸银行（VTB bank）最近的投资者大会中，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甚至低于 2%。

不过，也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普京认为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开支还是很安全的。俄罗斯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三，俄罗斯的负债占 GDP 的比重仅有 14%，在所有 G20 国家中是最低的，更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俄罗斯的改革必须从养老金问题入手。然而，油价的崩溃、养老金体系的僵化、国民经济对国际借贷的重新依赖，以及政治上的风险，都将会导致俄罗斯的公债利息率

大幅上升，这又会使得国家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这项政策还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就是西西伯利亚的油田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储量丰富，产量占整个俄罗斯的三分之二。但目前，这些苏联时代建立的油田，绝大多数产量都在逐年递减。尽管目前油价一直保持高位，但俄罗斯的廉价石油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其他的巨大的石油储藏地则位于地理条件险恶的东西伯利亚以及北冰洋的海底。目前，普京需要更多的石油红利。而从长远看，如果没有技术的根本突破、税收政策的改革以及新技术的引进，石油生产的风险将会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俄能源部长曾警告，如果没有巧妙的、可行的政策转向，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从 2010 年的 5.05 亿吨下降到 2020 年的 3.88 亿吨。

要避免上述问题，手段可以有：广泛的大规模投资、出重资在艰苦的地区进行矿藏勘探，以及与国外公司联合开采。但在整个产业中，对上游部门的投资应在每年 500 亿美元，而不是 250 亿美元，才能保证产量的稳定。克里姆林宫想重新振兴它所依赖的石油产业，但很难想象它会像过去那样拿得出那么多钱来进行投资。实际上，避免石油产量下降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降低石油税收，以便增加石油公司所需的财富，使它们能够恢复生气并且有能力开采新的资源。在笔者写作本文之时，据说莫斯科方面很有可能会采取重大鼓励措施，出台新的税收制度，以增加在新开发的或者“环保的”地区的投资。如果最后能形成定案，这将被看做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在石油和天然气部门，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液化天然气与页岩气的开采，从长远看也会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发展模式造成影响。俄罗斯想保持其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油价最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油价还在继续上涨，但已经非常缓慢。普京时期的石油产量和价格的黄金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总之，普京的新政策可以稳定当下的局势，然而能否实现长远的稳定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孟维瞻 译）

（责任编辑 黄翔）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

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

冯绍雷**

【内容提要】多学科背景下的国别研究需要有若干统摄全局的基本范畴作为分析和诠释性工具的介入。融合人文和社会科学两种研究背景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提法可以作为俄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本文中的“文明结合部”大体上指的是前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以及史称为“东欧”的中东欧、东南欧等地区。这一地区由于来自各种民族、语言、宗教与文化的影响的交汇，在宪政制度、经济模态、社会建构、思想意识形态选择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本文通过对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起源、形成过程、形态的流变、及其外部影响的繁衍等方面的阐述，强调了这一地区和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古老文明中心有所不同的独特文明形态；这一地区内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的周边环境所造成的此地区对外关系的紧张度和活跃性；外部环境多样性推动之下，这一地区学习过程中的涮选与偶合等复杂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结合部”现象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一种较为普遍现象。这说明了对“文明结合部”范畴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六卷本）”（项目批准号：11&ZD134），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系”（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

** 冯绍雷，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关键词】东西方文明结合部　俄国　民族　文明
【中图分类号】D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6-0012-(27)

从多学科角度推进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乃在于能否形成若干基本范畴，并以这些基本范畴对于对象国进行统摄全局的诠释与把握。

比如，有人提出，带有很强地缘政治色彩的“世界安全岛”的提法可以是美国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至少可以从地缘政治的分析入手来展开美国政治经济历史和对外关系的整个叙事过程；还比如，中国作为“远东古老文明中心”这一命题，可以用来观察数千年政治文明历程中迄今依然存在的一些基本逻辑关系，以及这一古老机体长期存活的深层动因。①

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不少俄国问题研究者看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范畴是可以用来诠释俄国现象，把握俄国千年社会发展历程基本特征的有效分析工具之一。本文不考虑对于这一范畴的众多阐述作详尽的介绍，这将在另外的专文进行探讨。这一范畴的提出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以后俄国不少社会思想家的系统论述，包括世纪之交白银时代俄国学者的大量阐述，以及稍后欧亚主义者们的理论构建，比如，乃至上世纪 90 年代新一波的欧亚主义思潮重新涌现之时的重新构建。②当然，“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提法之被应用，远远超出了欧亚主义思潮的阀阅。

根据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可以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他说：一种是文明史或文化史的观点，研究某一民族精神生活所达到的程度，另一种是研究社会学，也即研究某一民族的社会结构、人类的多种组合，以及各个组织的发展和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如何推动历史的发展。③如果说，就一般历史进程的研究来说，社会学方法和文明方法乃是两个主要方法的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②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7 г.;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Евразии---Звень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во научных изданий КМК, 2005г.; Дружинин Н М.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Наука, 1987 г.С.204-320.
③ [俄]瓦·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10-11 页。

话，那么对于像俄国这样的重要而独特国家来说，选择怎样的切入口才能够将社会学方法和文明方法真正运用起来呢？从综合人文、社会乃至于自然环境等各方面要素的观点出发，“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范畴也许是最为接近于这样的要求，将人文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相互融合。也即，从制约和影响该国家最主要的实际存在的基本结构和历史主体出发，同时，将它置于整个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发展的总体视野之内，在一个相对便于综合、比较、验证的学理基础之上来从事对于客体的诠释。“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范畴不会是一个包罗万象、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工具，但是，它可以用来对于事物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本方面进行阐释和分析。特别是对于像俄国这样的体量巨大、历史复杂的大国，甚至于曾经一度是世界的超级大国来说，从一个或者若干个核心范畴入手来进行把握，是一件非常必要而迫切的工作。

对于俄国来说，为什么要以“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样一个范畴来加以名状呢？而不是简单地说，比如，如利哈乔夫院士那样，强调俄国属于欧洲文化这样的表述。一般地说，这同样是对于俄国文化的属性进行描述时一个经常使用的命题，而且，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政治含义的概念。但是，从超越文化学习和模仿对象的意义上说，强调东西方文化结合的视角，力求从一个更为宽广和内涵丰富的视野来把握俄国现象的本质，有利于更加贴近俄国的历史文化的复杂路径来追寻其意义。在这里，恐怕不得不强调一个关键立场，那就是处于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东西方文明交融与竞争的结合部状态，乃是决定其文明单位、民族与国家命运的基本出发点，是决定其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的最为主要的长期存在的基本因素，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模仿乃是其迄今为止主要的方面。

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可以枚举出不少这样的文明结合部的实例。比如早期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相结合的西班牙地区。迄今为止，人们还可以在欧洲的西班牙看到穆斯林文明与欧洲文明渗透融合后的各种各样既精致优雅，又神秘通灵的文化艺术，无不表达出这两大文明交汇之下所透露的奔放与卓绝的品格与气质。在亚洲，以接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为主要方面，与近代西方文明相结合的日本，同样体现出西方理性主义精神与东方自然主义状态交汇之后，所形成的宪章文明和独具特色的出类拔萃的文化。而

在拉美，以当地文明、西班牙外来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中美洲墨西哥阿兹特克地区，以其固有神秘主义传统嫁接着西方文化之后焕发出特有的魅力。在欧亚大陆的交接之处，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相结合的小亚细亚土耳其地区，以温和的穆斯林传统和不断革故更新的西方影响相交织，形成为欧亚交汇之处一支强劲有力的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生力军。值得一提的是，国别研究中，经常会有人把土耳其和俄罗斯相提并论而加以比较，就是源于这两个国家都属于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①]

以上诸种，都可以作为文明结合部的实例加以研究，但最具典型意义的乃是已处于亚欧大陆的核心地带的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欧洲东部、东南部在内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这一广大地域从当代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考察，通常被认为是欧亚大陆核心地带。这一地区经常被称作为“欧亚地区”，冷战时期，这里主要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在的地区。历史地看，当时也是这一地区的历史潜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阶段。

千余年来，地居欧亚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地区主要是承袭了包含着希腊、罗马文明与叙利亚文明传统的拜占庭文明、西欧文明、伊斯兰阿拉伯文明乃至亚洲文明等多种文明的影响，他们之间碰撞、渗透、融合、消长，包括犹太文化也以在世界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规模加入了这一文明结合部。

历史比较地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一地区称之为文明交织的典型。

这里所说的典型性，乃是就其跨越的年代、波及的区域、结合的程度、产生的影响及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所占地位而言。从当前来看，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既是西方文明在欧亚交接地带的扩展和延伸，同时也是亚洲文明等其他文明在彼处施展影响之后尚存的痕迹。总的来说，自罗马帝国终结和基督教世界扩展之后，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由欧洲西部和南部涌入的文化影响在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呈现出全面优势，但多支东方文明在彼处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也依然对于尔后的社会进程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西方的、以及来自其他方向的文化影响之下，一种不同于原生态文明的特殊的文明建构在欧亚交错地区成长和成熟起来。这种特殊的文明结合部

---

① 西方的俄国学家中，比如阿纳托·列文（Anatol Lieven）就是这样一位做过类似比较的资深研究者，可参见其关于俄罗斯、外高加索问题、南亚问题的研究作品。

形态从历史上看，其主要部分（即东、西、南斯拉夫地区）都从原始社会解体后直接进入了“封建时代”，而没有经历一个被称为“奴隶制”的青铜时代的陶冶。在宗教上看，以西方基督教影响作为主干，但许多地区却尊奉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的一支：东正教。在文化传统上，总体上认同于欧洲文化的主流，但却始终不懈的创造着有着自己特殊面貌的精神生活。在制度的构建上，这一地区毫无疑问地以西方政治经济发展为楷模，同时也结合着时势的变迁，不时注入来自本土的、和来自于东方的独特元素。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在该地区所发生之一切冲突、动荡、改革与转机，无不与该地区之文化组合与冲撞的现象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从文化冲突、融合的角度，来分析作为当今国际政治实体之一的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就显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体上，可以把包含着前苏联所在的欧亚地区、史称为“东欧”的中东欧、东南欧地区、政治上说，当然也应该包含中亚地区的这一地理区域称作为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虽然这个地区的边界发生过多次移动，但是确有着大体确定的政治与文明历史内容。与欧洲的西部地区相比，以及与位居于远东的中华文明相比，作为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的政治实体并不具有犹如西欧主要民族国家那样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同时，政治治理单位相对一致的历史；或者像中华帝国那样几千年来的政治版图、宗教、语言、民族构成的大体一致。并且，政治治理空间具有较为稳定的文脉相承的景象。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俄苏国家、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或者中亚国家地区都有着长期异族占领的历史，并有着丰富多样的来自于外部的民族文化起源。也正因此，处于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国家都表现出各不相同、相当鲜明而富有特色的内部与外部行为特征。但是，这一地区也曾经先后出现过的具有主导性作用政治实体，诸如拜占庭帝国、金帐汗国、沙俄帝国、以及苏联，包括今天尚存的独联体和欧亚联盟等等这一些政治单位。多年以来，这一地区以其追随西方、但却不能成为西方；受影响于东方，但更不是东方的这样一种历史惯性在长期延续。无论在制度构建和思想文化倾向、也无论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结盟的方面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多种取向的趋势。这一地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以其侧重于西方的取向为其定势，但是又以其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历史性

摆动令世人注目。[①]

一、形成欧亚文明结合部的诸种因素

总体上看，本文所称的欧亚文明结合部，基本上与 20 世纪政治上的前苏联东欧地区这一片被称为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空间相重合。之所以把这一地区称为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就是因为来自各种民族、语言、宗教与文化的势力与影响好像万花筒一般，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里进行着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交汇。

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之间，民族大迁移的浪潮和征伐者的铁蹄纵横驰骋，带来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在这里比邻而居，造成了这一地区异常复杂的人种聚合。随人种交流而来的各色各样的语言，在这里被交织使用。一直到 19 世纪，著名语言学家柴门霍夫正是因此而感悟，遂有了创立世界语的宏愿。

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这里，又曾经是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旧教与新教，以及与伊斯兰教、与各种异端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教会势力的犬牙交错，使得这里的同一民族信奉不同的宗教，而同一种宗教的恩泽又遍及于几个不同的民族。

---

① 华东师范大学余伟民教授对本文提出了以下很有价值的意见，兹录于后，以飨读者：本文提出的“东西方文明结合部”概念似包含两个层面：其一，以古代地中海文明圈的“东”、“西”部为“东西方”及其“结合部”。这也是狭义的“欧亚文明”区，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扩展区为“东方”，而以西北欧的基督教区域为“西方”。从人种、民族和语言的起源及文化的基本特征来看，这里的“东西方”其实是一个大文明类型不同分支关系。其二，以广义的欧亚大陆的“东”、“西”部为“东西方”及其“结合部”。这里的“东方”应指与狭义“欧亚文明”不同类型另一个大文明，即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体系，在人种、民族和语言系统上，都具有不同于“欧亚人种”和“欧亚语系”的明显区别。可以进一步讨论俄罗斯文明的特殊性，即作为一种特殊的“结合部文明”具有以上两种“结合部”的复合特征。既是受东正教文明影响而进入狭义“欧亚文明”的结合部，也是受蒙古的东亚文明影响而进入广义“欧亚文明”的结合部。之所以如此，当然与俄罗斯的地域环境和空间特性相关，她地处广义欧亚大陆的结合部，而民族起源则在与拜占庭帝国相连接的东欧平原，所以她首先进入狭义的“欧亚文明”，而后又臣服于来自东亚的蒙古人，并在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基础上获得了向东方亚洲扩张的巨大空间（这是其他东欧国家不具备的地缘条件）。

这里，还曾经是饱经异族入侵之灾的地狱，但曾几何时，有些被蹂躏的民族却也曾称霸一方，比如俄国以及波兰。

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形成既是世界范围内若干重大政治经济历史过程的产物，比如，帝国影响的扩展、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深刻影响；也是包括宗教、人种播迁等诸文明形态在其最初抗衡及交融过程中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还比如，人类文明史早期的民族大迁移，以及多种宗教影响在这里的汇聚；包括自然地理的因素在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中也起着特殊的影响，比如山川河流和平原森林的走向管理是形成不同政治型态的重要背景。在这里，人们追念着各自悠久的传统，但又吸收、融化、生息、繁衍着诸文明的精华。浏览一番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大致历史情况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对研究作为国家实体的俄国及其外部关系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诸早期民族之会集交融乃是欧亚文明结合部形成之基础

如果说，以斯拉夫人为主干的欧亚文明结合部诸早期民族的形成时间参差不齐、各有先后的话，那么，大致固定的民族地域的历史形成应自民族大迁移开始。因此，首先应提到为文明结合部奠基的民族大迁移过程。现在居于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人种，乃是由东、西、南等多支而组成的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起源尚有争论，有认为来自北方欧洲，也有认为是来自喀尔巴阡山脉，即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乌克兰西部和罗马尼亚北部一带。公元 4 世纪民族大迁移开始后，随着日耳曼人的西渐与南侵，斯拉夫人继而填补真空，朝三个方向进行迁移，遂形成了与今天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大抵相近的区域：西斯拉夫人，朝易北河、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也即今天东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迁移；南部斯拉夫人直下巴尔干，大体定居于保加利亚、前南斯拉夫等地域；人数最多的东部斯拉夫人，则成为前苏联的主要汇聚于西部地区居民的祖先，包括今天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继斯拉夫人之后，属突厥语的保加尔人，在多瑙河以南地区定居，被当地的斯拉夫人所同化。到 10 世纪前后，远道而来的马扎尔人在多瑙河盆地落脚，他们从东向西的迁移经历了四个世纪之久，成了现匈牙利的最早居民。而未有被外来民族所同化的达伦基人，是现罗马尼亚人的祖先。位于前苏联境内的中亚诸族大体上是最近几个世纪扩疆过程中被纳入了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地带。

从历史学角度看，斯拉夫人带来的古老的村社制度与拜占庭帝国境内残存的政治经济制度相结合，给转变中的拜占庭社会带来新的因素，也为居住在欧亚地区的斯拉夫人等其他民族向中世纪的过渡扫清了道路。从文化发生的角度看，当地的与外来的、较为先进和正在开化中的、游牧的和民族的诸部落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定居和交往，为该地区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应该指出，长期以来的一个西方习惯传统是强调欧洲西部历史对于人类的贡献，而忽视东部。二战以后直至冷战终结的半个多世纪中，这种情况甚至因意识形态原因而有增无减。但是，到了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随着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继成为欧盟的成员，以及俄罗斯与欧盟间关系的深化，西欧的历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抛弃原有的轻视欧洲东部地区的陈旧观念，强调欧洲的东部与西部的同等重要作用，证明欧洲东部与西部历史的不可分割性。一些主流历史学家著书立说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过程。[①]

值得关注的是，历史上犹太人的流散和吉普赛人的浪游所起的作用。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两个异常特殊的民族群体在欧亚结合部地区所占的人口比例尤其是他们对欧亚结合部地区文化所作的贡献，是世界文化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

两千年的犹太民族史，是一部既对外流散，又向内聚合的民族发展史。就其居住地区而言，自希腊化末期以后，犹太人自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巴比伦和埃及逐步向世界各大洲流动。10 世纪左右，犹太商人在莱茵河谷居住，以后又向东扩展，13-14 世纪到达波兰，15 世纪以后波兰和立陶宛成了犹太人主要的定居点。犹太人在封建主、尤其是基督徒的排挤打压下，被赶出家乡、被夺去土地、甚至还不准经商。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犹太人在数千年来不断辗转搬迁的同时，犹太民族的民族意识却出现了一个不断向内聚合的过程，他们虽然历经劫难，却保持着自己古老的传统习惯。尽管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以来，犹太民族的国家成为大国争霸的工具，但作为犹太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尤其是在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的贡献。

此外，自 11 世纪以来，甚至于吉普赛人在东欧的浪游也成为文明结合

① Norman Davies, “Introduction”, in *Europe: East and West*,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6.

的一个重要因素。几百年来，吉普赛人因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受到迫害和歧视，但是在这一地区的上百万吉普赛人，却对欧亚地区的音乐、艺术、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如果缺少了富于神秘和浪漫色彩的吉普赛人，欧亚多民族、特别是多支斯拉夫民族的形象就会显得不完整。

13 世纪之后，鞑靼西侵所产生的影响成为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地带一道特殊的人种景观。原来默默无闻的蒙古部落，依仗着他们精良的武器、剽悍的骑兵以及出色的战略一直把他们势力从蒙古草原扩展到黑海之滨，不光俄罗斯人臣服于蒙古征服者，而且波兰、匈牙利甚至是奥地利都受过成吉思汗铁骑的侵扰。蒙古军队所到之处，必不可免地激起了与当地力量的争夺与抗衡。但是即使是蒙古人的入侵，也为结合部的文明带来若干重要的因素。15 世纪，先是臣服于钦察汗国蒙古朝廷，并取得其充分信任的莫斯科大公，一俟蒙古势力衰弱，立即摆脱了蒙古的控制，逐步形成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这个国家虽然标榜以复兴拜占庭帝国为己任，但是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蒙古统治，尤其是东方无限君权式的政治统治，包括军事、财政等多项制度构建，不能不在以后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①]最新历史研究表明，两个半世纪蒙古占领虽然对当地的自然历史发展带来很大的干扰，但是，金帐汗国所实施的宗教宽容，以及所实施的与东欧、中东、中亚的外交使得当地保持和发展本土的宗教与文化，也拓展了对外联系。[②]同时，蒙古的占领对东欧政治地理的态势划分也起着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蒙古的占领，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从东向西迁移，并在以后以小亚细亚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使得整个欧亚文明结合部划分为文化渊源相近、但在地理上及发展方向上各不相同的欧洲大陆及巴尔干地区两大部分，后者为奥斯曼帝国所长期占据。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观察欧亚文明结合部问题，仍然可以看出作为“东欧”的欧洲大陆部分和“巴尔干”的欧洲部分，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民族关系上、战略态势上，都有着各个相殊的面貌。

---

① Maureen Perrie(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arlyRus to 16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13-239.

② Charles J. Halperin, *The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20-121; Leo de Hartog, *Russia and the Mongol Yok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Principalities and the Golden Horde, 1221-1502*,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6, pp.164-166.

（二）罗马帝国及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乃是文明结合部形成之主要起因

公元四世纪，随着奴隶制经济在原罗马帝国广袤的疆域内发展之越益不平衡，随着罗马帝国的“3 世纪危机”，政治中心越来越东移。公元 330 年，拜占庭帝国从过去罗马帝国之下的一个大区演变形成比较完整的政治实体。而当年东罗马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建成宣告了这一过程的确立。[①]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拜占庭文明本身不光以一个伟大帝国而存在，而且，它自身也可被视为这一地区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前身。“它在东西文化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是欧洲古典文化与近代文化的中介；它不仅以自己的宗教、文字等影响着东欧，而且也向西欧传输了古典学术遗产和罗马法”。[②]拜占庭的榜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中的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也同样激励着俄国承当起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历史功能。

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之后，816 年弗乌提斯教长会议上，东方教会宣布自己与罗马教廷享有同等地位，并从教义教规上与西方教会公开对抗。之后，东西教会仅保持形式上之往来。1054 年，罗马教廷遂使节致教谕于拜占庭圣索菲亚大教堂，宣布认定查埃尔·塞路雷累斯主教为异端。以后，东西方教会相互开除，最早的分裂乃告完成。11 世纪之后，罗马教廷组织的名为征服东方异教徒，实际也是打击东方正教会的十字军东征，进一步加深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仇视和对立。

东西方教会分裂之本身乃是罗马帝国政治重心东移并出现政治与宗教多元化的产物，而罗马帝国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基督教会的分裂又反过来成为欧亚文明结合部的直接先导。因为这种分裂使得欧亚大陆的西欧部分与欧亚大陆的斯拉夫为主干地区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呈现不同面目。这首先表现在西方基督教与东方正教将以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尔后西方与东方的不同发展道路。在西方，教廷与世俗政权的平行分立，成为之后西欧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而东方正教作为王权之下的阴影，始终推动着世俗政权充当着现实世界的仲裁者。同时，东西罗马的分裂又为日后外来文明，如伊斯兰文

---

①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9 页。

② 乔丹：“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载《郑州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5 年第 10 期，转引自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1 页。

明的介入，提供了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帝国及基督教世界分为东西的事实，成为欧亚文明结合部的主要开端。

（三）东西走向为主的多层次地理特征是欧亚结合部之基本条件

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带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该地区从总体上看，是以东西走向的平原、河流、山川作为主要的地表景观。而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之间，通过处于欧亚大陆核心部位的文明结合部，形成了物质的、精神的延续不断而又能量巨大的交流。处于欧亚大陆这一核心地带的几大地形自北向南依次为：

1、横跨欧洲东部的起自乌拉尔山脉延伸至奥得河、易北河的东欧大平原。东欧大平原一直从俄罗斯乌拉尔以西地带跨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越过白俄罗斯、波兰直抵德国的东部。

2、雄踞东自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诸多欧亚、东欧和中东欧国家的喀尔巴阡山脉。如果从与多瑙河走向大体平行的喀尔巴阡山地的走势来看，自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山脉延伸走向基本上也与整个欧亚核心地带的横贯东西方向的地理形态走势相吻合。

3、与平原及主要山脉走向相吻合，欧亚文明结合部森林地带的大体东西走向的分布。

4、起自波西米亚高地穿越奥地利、捷克与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最后流入黑海的欧洲最长的河流多瑙河。

当强调欧亚文明结合部地理构造形态中以东西走向为其主要特征的时候，实际上这一态势表明了：欧亚核心地带的主要交流管道的走向，乃是东西方向的横贯而行。换言之，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这种以东西走向的为基本特征的地理构造，不仅使得在当地出现的诸种本土文明，能够凭藉这种特殊的地形从而得以生息繁衍，融会贯通；而且也大大促使了欧洲西部的古典欧洲文明，以及来自欧亚大陆东端的东方文明相互之间以欧亚大陆核心地带为枢纽而发生互相交流与碰撞。这样的一种地理地貌格局非常鲜明地为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形成提供主要的地理空间基础。

但是，结合部文明地带延伸到今日俄罗斯境内之后，出现了一个与其东西走向的地貌相异的景观，那就是俄国的文化学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非常

强调的："俄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交通线是河流，大多数是沿经线方向由北向南或与南向北流动的河流。这些河流把波罗的海地区与黑海地区连接起来，最后又将它们与地中海沟通。"[①]除此以外，欧亚大陆上的东欧平原的东端，以乌拉尔山脉为界，该山脉的南北走向，成了欧亚大陆的自然界限，这也可以构成为利哈乔夫观点的一个重要支撑。利哈乔夫强调的无非是突出俄"南北联系"比"东西联系"更为重要。他认为，古罗马文学中的所有东方题材都是从南方经过希腊或者是从西方传到俄国来的，只是到了 16 世纪以后，俄国的装饰艺术品才出现了东方因素。其实利哈乔夫强调俄国文化的欧洲起源，并不否认俄还存在东西走向的山川平原；利哈乔夫批评欧亚主义，但无法否认来自东方影响的存在，以及东西方向之间长期贯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事实上，无论是早年的民族大迁移、尔后的蒙古鞑靼西侵，以及后来作为千年帝国的拜占庭文明向东部几个世纪的扩散，大体与上述地形特征相关联；即使是发生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局部范围的文明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此为立陶宛—波兰王国与莫斯科公国之间的战争）也都和这一地区的地表景观有着密切关联。当人们把视野转向近代，即以 19 世纪前期拿破仑率军跨越东欧大平原进军俄国，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希特勒横穿同样的路径侵犯苏联之时，所凭藉的也正是东欧大平原的宽广通道。进一步言之，20 世纪以来的近三、四十年中东西欧与苏俄之间，最为主要的制度性纽带不光是政治或文化之间的合作，而且还是以横穿整个从乌拉尔山脉直至西欧各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系统为载体的能源合作网络。俄欧间关系几经起落，却经久不衰，不能不说是这样的以地理便利为基础的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正在积极推进的中俄之间能源合作管道，若不是有着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完全排除了地缘政治障碍的横穿欧亚的跨境直接交往，恐怕中俄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合作格局完全会是另一幅景象。言之于此，便自然会想起英国地缘政治创始人麦金德的欧亚大陆"轴心地带"的理论，在他看来，15-16 世纪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发现新大陆为推动力的海上航

① [俄] 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上卷），杨晖等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第 368 页。

海建设，可有一处宏大的地理格局变迁可与之比美，那就是横跨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铁路的建设。在麦金德看来，欧亚大陆轴心地带的陆地机动性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机动性是完全可以匹敌的历史力量。[①]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横亘于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近年来在波罗的海上正在架起的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海底天然气管道，以及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中亚、俄罗斯与中国之间正在建成的能源运输管道正在起到与海上资源交换管道同样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感叹于早年海洋型殖民帝国的地缘不连续性正在引导出以市场、产权、法制为基础的制度构建的同时，同样会对大陆型殖民帝国的地缘连续性正在带来的欧亚大陆横贯一气的浩大地缘联结、并在此基础上正在播演出的一幕幕政治活剧而惊心动魄。

总之，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存在，没有因为韶华消失而失去当年地缘背景刻画之下的特征，相反，是因为地理条件和格局的现代变化，更加令人关注由地缘而生的政治、经济乃至文明格局的深刻变动趋势。

综上所述，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诸早期民族之会集交融、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之东西分裂以及多层次的横贯东西为主的地表景象，这三种因素是今天的欧亚文明结合部形成的基本动力与形成背景。

二、诸文明形态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消长、融合与繁衍

以下让我们从欧亚文明结合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等基本社会形态变化的角度，来纵向观察这一地区文明结合部状态的历史演进过程。

总体上说，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形成是与该地区诸民族文化的形成，与该地区从原始状态进入中世纪的开始，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

各大文明形态在该地区之出现次序，以拜占庭文明扩展为先，西欧文明影响稍次，奥斯曼土耳其之伊斯兰文明随后，再加上来自于东方的蒙古鞑靼占领的深深印痕。随着各大文明相继在欧亚核心地带出现，该地区之文化构成日益显示出复杂多样的面目。

在欧亚核心地区各国进入近代社会阶段之前，文明结合部的历史大体可

① [英]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59-61 页。

分为两段：

前一段是自民族大迁移后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分裂、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延续，及至奥斯曼帝国形成之前的千余年左右的时段。

在这一长时期中，在欧洲的西部，在罗马帝国被一分为东西两半之后，先是公元 5 世纪法兰克王国兴起，后是在一波一波异族入侵之下，公元 9 世纪左右，西法兰克（法兰西）、东法兰克（德意志）以及意大利等王国先后独立，直至公元 12-14 世纪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欧封建君主国大体趋于形成。而在此同时，雄踞于欧洲东南一侧与西亚，包括巴尔干、小亚细亚、中东乃至北非，甚至囊括高加索一带的拜占庭帝国，自公元 7 世纪起，历经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来自西欧十字军东征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在经历了早期 5-6 个世纪的辉煌之后，于 11 世纪前后开始趋于衰弱。但是，拜占庭所继承的古典希腊、罗马时期的文明，加之千年帝祚之下的陶冶和锤炼，使之具有强大的辐射能量。在宗教、语言、艺术以及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向更加东南的欧亚核心地带传播。其文明传播的最主要成果乃是公元 988 年基辅罗斯皈依东正教，以及与西方天主教在东欧扩展的同时，拜占庭对东欧扩展其影响。中东欧的波西米亚、摩拉维亚、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大体是在公元 10-11 世纪确立民族国家最初的基础。而公元 13-15 世纪蒙古鞑靼对罗斯诸公国的占领，则使得该地区在延续东正教文化的同时，输入了东方的文化基因。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与其余在这一地区发挥过政治与历史影响的政治单位相比，拜占庭文明的影响最为深远。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自公元 6 世纪始至 15 世纪灭亡，拜占庭文明在中世纪欧洲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拜占庭文明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其本身乃是基督教文明之主干，而且拜占庭之疆域广被埃及、西亚等古文明旧壤，因而大量吸收东方文明，形成了自己富于特色又集其大成之色彩；另一方面，东方和西方当时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拜占庭，由于东正教会尚不能如同西欧一样垄断一切，因为其文化与西欧相比，具有较多的世俗性，特别是城市中的世俗气氛，利于古典文化的保存。拜占庭文明之充分发展，及其在地理条件上的便利性，对东欧诸民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产生这种影响的最重要的传播环节，乃是教会。

自称为信奉基督教正统的东正教会与罗马教廷辖下的西方基督教会有着很大的差异，无论是教义、教规、教会组织结构及与世俗政权之关系，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定。随着东西教会的日益分裂，这种独特性愈益明显；同时，西方教会与东正教会对于尚处原始宗教向一神教过渡阶段之东欧各民族的争夺也日渐激烈。

处于近水楼台地位的拜占庭文明对欧亚核心地区最重要之影响，乃是因为东正教会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早期民族之初步形成。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拜占庭派出的西里尔和梅多迪乌斯两位教士为东欧诸斯拉夫民族创造了西里尔字母——古老的斯拉夫字母，从而使东欧斯拉夫人从方言向开始形成文字阶段发展，为形成、确立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识提供了一个强刺激的讯号；其二，东正教会在保、塞等国落脚，使之成为王权有力的辅佐，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日趋衰弱，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拜占庭文明也发生了两次重心偏移，即出现了与拜占庭文明既有密切的内部联系，而又呈现出地方与民族风格的斯拉夫文明的两次崛起。第一次是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时期，这是独特的斯拉夫文明形态形成的最初标志。第二次是从保加利亚王国向俄罗斯民族的转移。自奉为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保加利亚被奥斯曼土耳其入侵之后文化凋零。这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 年）经过长期努力，在摆脱金帐汗国的蒙古人统治之后，下诏宣布俄罗斯继承拜占庭的权利，并负有保卫东正教的责任，号称“第三罗马”。

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两次文明中心的转移对民族意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时至今日，保加利亚史学会还举行研讨会，研究保加利亚斯拉夫文明中心的问题；而俄国自保加利亚衰弱后，一直自奉为东正教和斯拉夫文化的“救世主”。这种意识，不仅对当时形成大一统的俄罗斯帝国起了促进作用，并且，由此而形成的民族感和帝国意识在国际历史衍进中发生着长期而又微妙的影响。以俄罗斯帝国而论，无论是在内部社会革命进程中，还是在抵抗外部入侵，或是在与列强争霸的进程中，“第三罗马”的思想传统延绵不断。

欧亚文明结合部第二个阶段的历史自拜占庭帝国之最后陨落、蒙古占领

的终结、奥斯曼土耳其之崛起，大约是公元十四——十五世纪左右，一直到结合部各民族、国家向近代社会过渡前为止，即大体到 19 世纪中叶为止，乃是欧亚核心区域文明结合部形成的下一个高峰。

西方文明在东欧传播，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最主要的对象。西方文明之所以传播，其外部原因在于 10 世纪前后日耳曼人的扩张与渗透。而从波、捷、匈三国而言，或是不给日耳曼人以入侵干涉的藉口；或是被日耳曼人颠覆后，自上而下推行日耳曼化，倒向罗马教会；或者借与日耳曼结盟，以反对拜占庭的控制，才决定皈依天主教。

东欧三国几乎在同时（10 世纪前后）皈依西方教会，但与在西欧的日耳曼民族之皈依基督教的过程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是日耳曼部落尚处较低的发展水平上接受天主教的，因而罗马教廷则拥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和权力；而东欧三国皈依天主教时，不仅已具有初步的文化和语言，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立国家，因而东欧的教会非但未能成为至尊，反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维护民族独立的工具。东欧各国的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关系，犹如东部斯拉夫地区的东正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尽管教会对于当地社会的精神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或多或少仍处于王权的威仪之下。这样一种发生在欧洲东部和亚欧核心地区的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大体上并不以天主教和东正教为转移。这是欧洲东部与西部地区甚为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视为是东西方文明结合的一个典型现象。在这一阶段，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东欧与西欧历史发展面貌的巨大反差。从十四世纪开始，可见欧洲政治经济重心的重大转移。英法之间长期的破坏性战争以及 13 世纪中叶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之后德国的政治分裂，这些都使西欧进入一个不稳定、政治衰落和骚乱时期。但在东欧，无论在波西米亚、波兰、匈牙利都可见“具有近代组织结构的强大国家的兴起和巩固”。[①]

同时，随着西方教会势力的渗入，东欧三国与西方文化的沟通也就势所必然。14-15 世纪伴随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波、捷、匈三国内部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商品关系的出现，以及贵族在对王权斗争中利用与推广文

① [英]巴勒克拉夫：《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三联书店，1985 年，第 140-162 页。

化、并促使文化发展这些因素作用下，三国文化出现了黄金时代。尤其是西方化的城市制度的成熟，大学的兴办，贵族文化的发展，和巨匠哥白尼的出现，这些成为波、捷、匈诸国文化史上彪炳显赫的一页。

发生在 15-16 世纪的三次宗教改革运动：胡斯运动——路德运动——加尔文改革，有两次直接发生在东欧这一区域的中心及边缘，而这三次运动都对东欧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即不光是原来意义上的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天主教会，而且带有反对日耳曼化，包括带有发展民族文化的要求和倾向。其证明之一是胡斯不仅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而且是捷克本国语言语法的奠基人（路德也是），胡斯为促进民族书面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光如此，封建势力和教会对改革运动的镇压，在捷克反而导致了赫尔契兹基的兄弟会的形成，导致了欧洲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塔波尔派的出现。捷克兄弟会对后来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回顾西方文明在东欧传播和渗透的过程，以及以西欧向东欧的权力重心转移，我们看到，这同时也是东欧诸国包括俄国民族意识从朦胧中日益觉醒，民族文化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对我们理解当今国际关系中波、捷、匈诸国以及俄国何以既受西方文明之传统影响，民族情绪又如此高涨是能够有所启示的。

正当欧亚文明结合部的中东欧，包括一部分南欧地区，出现了大幅度地接近西方，承袭了西欧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一脉传统之时，在欧亚文明结合部的东部也即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俄罗斯，在经过了 250 年蒙古鞑靼的统治之后，东北罗斯迅速崛起。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时期，不光具有自治和民主传统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臣服于莫斯科，而且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控制了伏尔加河通往里海的全部通道，甚至，在 1552 年攻下喀山。打开了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的坦途。经过 16 世纪的混乱与动荡，到 17 世纪初叶，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沙俄帝国已经初具雏形。这在欧亚文明结合部的内部，不光形成了与中东欧诸国之间的国家间竞争，而且，在国家内部制度建构上，也表现出巨大反差。

当说到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时，经常会谈及历史上各个阶段俄国与主要西欧国家的差距。苏联传统史学界通常是把这种“落后性”解释成为剥削

制度、以及沙皇专制的结果，并且，只有到经过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才使得俄国克服了这种“落后性”，成为了世界先进国家。这样一种解释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消失了，因为按此说法实际上既留下了历史空白，也不全面。给人的印象似乎俄国不是永远的“落后”，就是永远的“被奴役”。

而米洛夫则提出了自己的历史概念，他强调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地理因素。与前人不同的是，他是将东欧大平原的气候条件与政治制度和人民心态的特性紧密地加以联系。在他看来，在东欧大平原与西欧不可比拟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比如，每年很短的耕作时间、难有收获的土地条件等等，使得产出低下成为一种恒定持续的现象。由于社会剩余产品总量的有限性，一方面，农民村社和集体经济的顽强延续，另一方面，基于维持国家功能、以及供养上流贵族社会的需要，严格征集剩余产品，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就出现了农奴制，在政治领域里也出现了君主专制。在这样的几乎是“永久的时间短缺”以及“在农业劳动质量和收获报酬之间难以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特殊心态之下，一面是习惯于使用强力和最大限度地中央集权化，另一面是“难以形成非常精细有序劳动的习惯”。所以在米洛夫的概念里，首先并不是“落后”与“奴役”，而是基于在不良条件之下有限的社会收获总量才促使形成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和特殊的文化。

在中世纪早期东欧，这样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并非是俄国所独有的。在类似的条件下，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面前有着两种不同的发展选择。第一种，并不追求通过国家上层建筑强行推动社会，为建立自己的专权索取资源，当时的这种权力结构实际上还只处于前国家、前文明的发展阶段。当时的东欧地区有许多民族和国家是选择了这样的发展道路：比如，中部伏尔加（除了伏尔加的保加利亚人）、芬兰人、东部波罗的海人。在早期中世纪，当东斯拉夫地区的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这些居民依然生活在部落社会的状态之下。这些地区国家的形成较晚，而且是通过外部较为发达和强大的国家，比如，瑞典、德国骑士团，以及蒙古帝国的占领而形成的。

而第二条道路，那就是形成严酷的国家权力结构，为集中并不富裕的剩余产品而“动员”社会，这也是一些东斯拉夫民族当时所选择的道路。关于国家在早期罗斯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所起到的显著作用，切列普宁曾经将它称

之为“国家封建主义”。当时的这一特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依靠国家机构的优势剥夺各个居民阶层，才可能将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中央集权化。

米洛夫认为，罗斯和西欧代表着不同的封建关系形成的路径，前者是通过国家，后者是通过领主经济。随后的中世纪的历史表明，在早期阶段，近似之点要超过相异之处。在中世纪国家的早期形成阶段，欧洲大多数居民在各处都要交税，而这些税收是由贵族负责派收的。由此，领主经济体系才逐渐地得以建立起来。一般地说，在欧洲的西南部，领主经济制度建立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快、普及的比较广；而越是接近欧洲的东北部分，与通过国家剥夺各个居民阶层的体制相比，领主经济就出现得比较晚、发展得比较慢、普及面也不那么广泛。从区域发展的类型学角度来讲，罗斯仅仅是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东部的样式而已。

在“欧洲东部”这样的范畴之下，实际上还是有着不同的一些地区的，包括比较接近于中部欧洲的西南罗斯部分，以及离欧洲较远的东北罗斯部分。到了十三世纪中叶，当俄罗斯土地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之下，出于一系列的原因，俄罗斯国家的中心逐渐地从第聂伯中游地区向东斯拉夫人的东北部地区，也即苏兹达尔地区迁徙。正是在这里，在十四世纪，开始了新的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在此以后，俄罗斯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名称。当时的俄罗斯东北地区，与南部地区相比，自然地理条件更加严酷，无论是收获还是剩余产品都非常有限。而在十三世纪初期欧洲普遍的寒冷天气（小冰冻时代）又大大加剧了已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形势下，俄罗斯已所剩无几的大部分剩余产品都被作为金帐汗国的赋税派送到了国外。这样，俄罗斯国家甚至比起初创时期还要艰难。这样就促使了俄罗斯形成了比基辅罗斯时期还要更加严酷的国家权力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巩固权力的集中和统一。[①]

总之，东西方文明在欧亚结合部地带的碰撞和对抗、融合与渗透，造成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各国各民族对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多种文明加以承袭之后，形成激烈的国家间竞争；而另一方面，这种基于文明结合部复杂背景的竞争与对抗，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地缘政治与文明的若干中心：先是拜

① Горский А.А. «К концеп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Л. В. Милов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Л. В. Мил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 -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9 г. С. 56.

占庭的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后是蒙古鞑靼的占领。在这一时期的终了之时，已经可以看见一个新的替代者俄罗斯帝国称霸的跃跃欲试。

三、向近代国家演进中的欧亚结合部文明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以后，欧亚文明结合部与西欧经历着更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15 世纪以后，西方以城市兴起、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关系孕育成长。在东欧稍晚也出现朝这一方面发展的趋势。然而，东西方的发展途径却各不相同。在经济上，正当西欧诸国城乡资本主义关系以相当的势头为自己开辟道路时，在欧亚文明结合部的东欧诸国却出现了著名的以“第二次农奴制”为形式的、以强制劳动为特征的农奴制卷土重来，包括俄国农奴制的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政治上，西欧正值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纷纷建立，而东欧经历一个短暂兴盛的阶段之后，各国政治中重新充满了贵族的涣散分裂与封建割据的动乱。在民族问题上，当西欧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之时，东欧却依然保持着实行瓜分与奴役的多民族宗主国。除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一度占领莫斯科之外，更多的是沙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对这一地区的异族统治。

尽管东欧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先天不足，但历史仍然顽强的为自己开辟着道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犹如狂飙突进，在东欧这块土地上也激起了深刻的回响。从外部条件看，这是由于长期异族的压迫；由于三十年战争后法国地位的崛起；也由于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所包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对东欧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从内部因素看，乃是各民族自身资本主义因素之缓慢发展。

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下，东欧地区诸国，几乎出现大体一致的发展进程：首先是宗主国的王朝内部出现了改革的愿望（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并提出初步的措施——接着是各国贵族掀起改革运动——最后是市民阶层与下层贵族积极参与。在东欧地区近代改革的浪潮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于 18 世纪末所推行的改革。约瑟夫二世所倡导的

宗教宽容、反对农奴制、加强中央集权制等重要措施，对东欧各民族的影响殊为深远。捷克的二次工业革命、波兰农业普鲁士发展道路，以及罗马尼亚等国资本主义化的法律制度的确立，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映。当时，甚至奥斯曼土耳其朝廷内部也开始推行西方化。

与东欧的历史发展相比，尽管彼得一世很早就注目西方，引进西方技术与政治管理制度，但是这一切更多地与俄罗斯传统相结合，并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服务。而东欧地区各国则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开辟了近代民主制度的先声。就国家内部体制构建而言，东欧地区以西欧为榜样，尽管还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但努力构建的是以民族为单位，以更多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而此时的俄国虽然经历了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开明专制时期的文明开化与学习西方，但是，对于民主、法制、市场等近代国家要素的追求，始终让位于大一统的中央王权的自身需求。由彼得大帝在 18 世纪所推进的现代化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深刻地强化了国家。但这一现代化是立足于农奴制的基础之上，当时农奴制依然适应于这一阶段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

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发生在 19 世纪的中叶。从这一阶段一直到 20 世纪之初，俄国是按照西方私人产权的模式推进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但是大多数居民在多少世纪中积累起来的集体主义（村社）意识并不接受私人所有权、以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里的客观背景是，在如此艰难的自然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心理，是借助于从基层的村社一直到国家上层的集体所有制方式，才得以维持存活。由此，在新的发展形式之下推广集体主义价值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时也成了比资本主义更加具有动员能力、并且似乎是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思想工具。

在 20 世纪初的大变动之后，俄国出现了第三次现代化的高潮。这一次现代化的尝试，立足于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依靠着集体主义社会意识的支持。为此而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借助于尤为严酷的政治体制。就像 19 世纪下半期的现代化进程，20 世纪初的这一轮发展大约经过了四分之三世纪的时光。[①]

---

① Горский А.А. «К концеп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Л. В. Милов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Л. В. Мил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 -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9 г. С. 56.

经过了上世纪 90 年代的苏联解体，而后又出现了基于私人所有制的新一轮现代化的高潮。但是这样一个学习西方的过程并未被大众所接受，新世纪以来，一个重新强化国家但同时又继续地学习西方的过程正在延续，这就是普京时代。

虽然，近代以来，欧亚文明结合部中的欧洲东部地区与欧亚大陆核心地区也即俄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各有不同，但却显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点：可以说，世界上几乎很少有其他后进国家和地区有如这一地区 19 世纪以后的居民那样重视文化并且卓有成就。这种状况之存在，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在宗主国压迫之下，相对的无政治自由，唯有文化才能起聚合作用，或者唯有文化才能表达久被压抑的民间才具；也由于先进民族的影响，除以政治结盟开辟道路外，主要以文化为传播工具；尤其是在欧亚文明结合部的诸民族都有着自己久远的传统和多方面发展的民族文化，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反过来又成为维护民族文化的屏障。

十九世纪以来欧亚文明结合部的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在学术思想方面，负有启发民族精神职责的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在很长时期中占有重要的国际地位。在文学艺术方面，不光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裴多菲、密茨凯维支那样的作为民族生命力表现的昂扬的诗歌；不光有柴可夫斯基、肖邦，李斯特，斯美塔那那样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怀的音乐；不光有走出宗教和贵族花园来到民间的造型艺术；而且有与西方拱顶式建筑截然不同的穹顶式建筑与之遥相对应。正是作为欧亚文明结合部在广为吸收多方文化精粹之后形成的各民族文化的甘泉哺育着她的人民，培养着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形成了文化上的独特发展格局而自立于世。

四、几点结论

上述有关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的历史叙述，至少可以提供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以供借鉴：

其一，鉴于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异常复杂多样的文明与文化组合状况，

这就决定了当地诸多国家的国家与民族构建，特别是这些地区的国家的宪政构架、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主体性选择具有独特的路径依赖，也即是在对其可以产生影响的诸多外来文明之中，经过多方比较、多次筛选之后才能加以确定的。比如，基辅罗斯之所以选择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是经过了对西方同时存在的天主教、乃至于来自南方的伊斯兰教加以比较之后，最后才确定的。公元 988 年之后，东正教之为基辅罗斯所接受这一重大事件不光宣告了俄国从此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选择也成为俄罗斯民族国家之启端。

不光在欧亚文明结合部的民族国家初期确立阶段，而且在尔后历史发展的重大关键时期，诸多外来文明会同时深刻而广泛地影响这些民族的国家，使其主体性构建形成丰富多样的局面。比如，地处中东欧的捷克、波兰与匈牙利在公元 10-11 世纪接受天主教，使其基本上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之后，又经受过沙俄、奥匈帝国等多种外来文化与传统的影响。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 19 世纪初期大大深化了西欧文明的渗入与影响，特别是在 20 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民族国家的独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捷、匈三国依然是强权干预的对象，在大战后的复杂背景之下，被划入苏俄阵营。总之，面向东方、还是面向西方的政治与文化选择，使得欧亚文明结合部国家易于在世界政治谱段中，因重大地缘政治或社会革命而发生变动。与地处东亚古老文明中心或地处欧洲西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文明地带相比，欧亚文明结合部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变动的概率要频繁得多。

其二，结合部文明区域的对外关系状况不同于古老文明中心区域的情况。从逻辑上说，结合部文明区域对外关系的紧张度和活跃性要远远高于古老文明中心区域。这是因为，结合部文明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可能要比古老文明中心区域更加丰富多样和情况复杂。不同文明背景的不同国别和地区会以具有自己行为特色的外交行为参与结合部地区的多边或者双边外交，这比统一的古老文明主导之下的局面显然要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冷战终结之前的欧洲共同体内部各国的外交关系，显然要比今天 27 个成员国时期的外交格局要相对简单得多。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的欧盟已经把欧亚文明结合部地区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囊括在内。

处于结合部地带的大国外交则会尤其复杂多样。比如，俄罗斯的外交局面之面目多样，显然，是和俄罗斯周边地区面临着来自各个地区和各种文明背景的不同国家这一基本局面有关系的；曾经超级大国的历史经历又更加加重了这一情况。虽然，这种局面与古代中国的外部环境大相径庭，但从这一点出发，对于俄罗斯外交的富于变化和形式多样不应该感到任何的意外。

其三，由于文明结合部地区国家和民族单位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该地区向外部世界学习的多种选择性，而这样的多种选择性自然会要求从事决策和治理阶层必须具有较高的比较、选择、综合、控制、引导等能力。纵观作为文明结合部大国—俄国的发展历史，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对于外来文化始终在顺应潮流的背景之下，保持着自主的选择性。譬如，彼得大帝独尊沃尔夫的“普善”观念，叶卡捷琳娜女皇在开明专制的政治路线之下对于启蒙学说的弃而不用，无非说明，结合部文明地区的国家具有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和整合的强劲能力。

但是，当利哈乔夫在总结俄罗斯与欧洲文化的相互关系时，也曾经相当理智地几番指出，俄文化“容易受其他文化的感染”。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判断究竟是指向处于结合部文化背景之下对于其他文化的宽容和易于接受；还是指过于关注他人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而较少关注主体性的构建，恐怕这还是有待历史来进一步验证的一个重要问题。[①]

其四，与古老文明中心地区的情况往往不一样，结合部文明地区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是从边缘地区向中心扩展，而不是从中央向边缘地方放射，往往边缘地区的文明开化程度会高于其中央与核心地区。比如，俄国与北欧地区相邻的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与波兰等西斯拉夫地区接壤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其在相当长的现代化进程中文明发展水平都要明显地高于俄罗斯中央地区。还有，作为文明结合部地区的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地处边远的长州、萨摩两州率先引进“兰学”而对外开放，成为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先进地区。这都表明了文明结合部地区的先边缘、后中央的文化传播方式。

最后，相当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分析的文明结合部现象，已经在一定

---

① [俄] 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上卷），杨晖等译，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年，第 30 页。

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条件下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其含义已经超出前现代的文明、文化结合部地区。比如，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文明国家，但是，其东部沿海地带的率先改革开放，正在重复日本、俄罗斯当年的结合部文明地区文化传播从“边缘到中央”的历史一幕。而国与国之间越来越频繁地推行多边外交，表明一个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已经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所须臾不能够离开的基本情景。包括，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家与地区，在必须博采众长，广泛吸收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的同时，又时时处处地在进行契合国情背景之下的涮选，实际上，这都说明了所谓“文明结合部现象”已经被泛化为一个相当普遍的国际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与其说是在研究俄国的文明结合部现象，还不如说，这乃是在对已经普遍地“文明结合部化”的国际社会作一个标本的剖析而已。

【**Abstract**】Multidisciplinary country study and area study needs a basic research paradigm for analytical and interpretive interven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s such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Russian studie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which can accommodat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both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uch an “intersection” in this paper roughly refers to the Eurasian region (where former Soviet Union is situated) and the Central-Eastern, Southeastern Europe (historically referred to as “Eastern Europe”). As a result of the amalgamation of varieties of nationalities, language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this region displays uniqueness in its choices of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economic mode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origin,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this region,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unique forms of civilization in Eurasia that is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western part of Europe-Asian continent and ancient centers of oriental civilizations. On the one hand, as the result of her complicated surrounding area, this region experiences

high levels of tensions and vitality in its external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ultiplicity in her neighboring region also provides multiple alternatives for Eurasia in her institutional emulation. Wha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at such “intersection” of civilizations has already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during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is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our research paradigm on such “intersection”.

【**Key Words**】The Intersec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Russia, Nation, Civiliza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олжны объединять в себе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основ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категорий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разъяснительными приемами. Категория “синтеза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оторая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ую основу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может послужить общей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тегорией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оссии. В да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категория“синтеза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й”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бывше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 такж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ермин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с регио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 т.д. Эти регионы,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различных этносов и при взаимном пересечении языков, религий, культур, приобрели уник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тро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путем излож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синтеза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в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его зарожд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изменения форм, а также роли влияния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внешних факторов, акцентируе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уникаль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являющегося центром пересечения древних цивилизациий запад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Евр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многовектор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на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и динамичности внешних связей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х сложно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редой; на сознательные выборы и случайные совпадения в процессе изучения этого региона. Стоит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что“синтез цивилизаций”является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м феномено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циума, особенно в рамках процессов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Это еще раз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рамках категории“синтеза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интез восточной и запад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Россия, нац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责任编辑 封 帅）

俄罗斯政治

普京道路与俄罗斯政治的未来

张树华*

【内容提要】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罗斯政治未来的发展前景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遭遇了严重的政治衰退，陷入了危险的民主化陷阱。普京就任总统之后，以务实的精神确立了团结、稳定和“主权民主”等具有特色的发展理念，探索俄罗斯式的国家发展道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确立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从外部而言，普京将面对西方国家在民主模式、发展道路等问题上施加的巨大压力。在俄罗斯国内，自由派的挑战和官僚体系都会对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形成制约。发展目标与实施手段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未来俄罗斯很可能在维护稳定与竞争性改革的选择过程中不断摇摆，发展道路曲折而漫长。

【关键词】普京　普京道路　俄罗斯　未来
【中图分类号】D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6-0039-(20)

多年以来，“转型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研究”早已成为显学，而政治学研究中有关“政治转型”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热点。其中，俄罗斯的转型进程成为国际转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 2012 年普京重返俄罗斯总统宝座之后，各国学术

*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主编，研究员。

界对于新时期普京政权和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研究机构纷纷以原苏联东欧国家为对象，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观察和评价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转型”。然而，囿于其自身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西方国家学者在研究原苏东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多受制于“（东方）独裁专制—（西方）民主自由”的分析框架。在分析过程中，对完全倒向西方阵营的波兰、捷克等“依附性”国家，往往采取接纳甚至袒护的姿态。而对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则持蔑视和批评态度。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在叶利钦之后没有真正实行西方样板的政治模式，政治转型不顺畅，甚至有回归苏联专制制度的嫌疑。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俄罗斯社会“中左翼”力量的短暂复兴，2000 年以来普京总统着力整顿政治经济秩序，之后推行“主权民主”后，部分西方媒体开始叫嚷“俄罗斯的民主正在倒退，警察专制开始降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既没有建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又没有出现真正的西方民主制度。[①]在此背景下，批判成了 90 年代末以来西方学界对于俄罗斯的主流看法，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西方只有懒汉才不骂俄罗斯”[②]。

在俄罗斯，社会各界对苏联的解体之后以及近些年的政治变动则评价各异，不同群体和学者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时期的政治生态的态度也大相径庭。由于社会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加上一些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和思

---

① 苏联瓦解后，西方主流舆论对俄罗斯的赞美或批判，多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缺少深刻的现实政治分析。研究宏观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更习惯于使用抽象的“市场和民主”模式，去衡量和观察后苏联时期的新俄罗斯社会。西方模式移植失败后，他们便开始对俄罗斯口诛笔伐。与此不同，倒是西方某些专注俄罗斯研究的区域问题研究专家一直保持冷静，能够较深入地观察俄罗斯社会实际，指出所暴露的或隐藏的问题。例如 Archie Brown, “The Russian Crisis: Beginning of the End or End of the Beginning?”, *Post-soviet Affairs*, vol.1, No.1, 1999; Bruce Clark, *An Empire's New Clothes: The End of Russia's Liberal Dream*, London: Vintage, 1995; Marshall Goldman, “The Pitfalls of Russian Privatization”, *Challenge*, May-June, 1997; Thomas Graham, “Russia's Non-Democrats”, *Harper's Magazine*, vol.292, No.1751 (April), 1996; James Millar, *From Utopian Socialism to Utopian Capitalism: The Failure of Revolution and Reform in Post-soviet Russia*,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6, 175th Anniversary Papers, paper 2.

② Лукин А.В.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или кланизация?(Эволюция взглядов запад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на перемены в России)// Полис. №.3. 2000. С.61.

想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俄罗斯学者对政治与社会局势的评价很难达成共识，对俄罗斯未来政治道路的设计也常常是南辕北辙。

转型，由何而来，又转向何方？在西方研究者的设定下，俄罗斯转型的框架和路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转向西方模式，走西式道路。因此，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下，俄罗斯常常被置于受西方价值质疑和批判的境地。与西方学者的沉醉于批判和俄罗斯学者陷于现实政治漩涡而无法客观冷静相比，中国学者应当采取“旁观者清”的态度。要避免隔靴搔痒和坐井观天，就必须跳出西式话语与价值框架的束缚，少去抽象、孤立地讨论“转型、独裁、民主”等概念，勇于超越长期以来西式话语体系中类似“民主－专制”等单一的、线性的、非黑即白式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在观察未来俄罗斯政治生态和国家发展战略时，既要关注那些带有浓重俄罗斯“特色”的政治现象如“财阀”、“寡头”干政、帮派政治、政治精英蜕变和循环再生、影子政治等问题之外，也要加强对 30 年来俄罗斯政治变革和发展道路的研究。而这种对俄罗斯政治的总体性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不仅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和判断俄罗斯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总体脉络，而且可以利用俄罗斯政治变革过程中涌现出的大量资料和事实，对国际上一些争论不休的政治理论和概念如“民主、民主化、政治发展”等进行深入思考。

一、新俄罗斯：政治衰退与民主化陷阱

1985 年至 2008 年的 23 年间，俄罗斯分别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执政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主流舆论和大多数政治学者至今坚持认定，戈尔巴乔夫的 6 年是俄历史上最民主自由的；叶利钦的 9 年，俄与西方关系最为接近；而普京执政的第一个 8 年则背离了民主，与西方世界渐行渐远。

然而，俄罗斯民众的看法却截然相反。2005 年 10 月，俄罗斯一家名为“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分别在 46 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 153 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 72%和 80%的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 1%的

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统治下的“自由民主时期”。该项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最高，为 67%。而在现实生活中，普京在前两个任期的 8 年中，政治支持率也一直保持在 70%-80%的高位。

事实上，无论西方学者如何对这一过程加以解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俄罗斯实实在在地陷入了政治衰退的局面，或者说，跌入了转型所造成的“陷阱”。

1991 年，苏联最终解体，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进程未能提高苏联官僚机构的效率，未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反而恶化了局势，催化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最终使苏联陷入瓦解崩溃的境地。[①]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居民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仓促而草率的“公开性、民主化”埋葬了苏共、葬送了强大的苏联。[②]2009 年，美国苏联历史问题专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拥趸史蒂夫·科恩在其《苏联的宿命与失去的抉择：从斯大林主义到新冷战》一书中写道：如果使用通常的政治语言来看，戈尔巴乔夫失败了，因为他在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最终导致了国家解体和政权的瓦解。[③]

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失败，换来了叶利钦时期野蛮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沙皇鲍利斯”。而叶利钦近十年“民主化”试验的结果，只有极少数财阀、寡头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寡头政治”。

对于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所谓民主变革，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说：“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变革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在千百万人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许多人都在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难道真的需要这场改革吗？难道它真的是历史的必需和必然吗？”“人民终于明白，原来第一拨

---

① 参见[俄]亚·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教师参考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74-275 页。

② 2005 年 5 月，在戈尔巴乔夫上台 20 周年之际，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层的错误导致了改革的失败。同时“全俄舆论调查中心”在 3 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 61%的俄罗斯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持否定态度，参见 www.strana.ru, 11.03.2005.

③ Stephen F. Cohen, *Soviet Fates and Lost Alternatives: From Stalinism to the New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28.

‘民主派’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他们”。[①]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社会情绪。

俄罗斯左翼政治学者威廉·斯米尔诺夫在“俄罗斯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一文中更加直白地指出：“就其性质而言，这属于一场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的绝大多数拥护者都曾浪漫地相信：同时对苏联政治体制实施全面拆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在社会政治领域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进而实现俄罗斯的变革，激进民主派认为，“在摆脱了共产党政权之后，必须利用这个短暂的‘机会之窗’大开的时期，对国家上层体制进行最迅速和根本的变革”[②]。为走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泥潭，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最后选择了依靠武力驱散议会的方式，形成了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政权体制。然而，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现实和经济衰败确实动摇了俄罗斯人对于新时代的美好幻想。

上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所实施的激进政治改革表明，一方面，“民主派”对“自由、民主、市场”的主张只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简单化，“追求的是对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西方社会体制模式的重建，甚至是对革命前俄国的复兴”[③]。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化”与“市场化”政策是依靠“革命式”的手段去实施的。“民主俄罗斯”运动联合主席之一列夫·波诺马廖夫就说过，“要用革命的速度去分配土地和组织工业、商业的私有化……要像叶利钦在政变期间（指 1991 年 8·19 事件）的做法那样行事”[④]。这种脱离国情、幻想一蹴而就的政治改革注定要遭到挫败，成为昙花一现。上世纪末，这场俄罗斯民主化浪潮来势凶猛，却黯然退场。俄罗斯 90 年代近 10 年的自由民主运动成就了总统专权和寡头干政，破坏了政治稳定，失去了治理效率，击

---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年，第 3 页。

② [俄]威·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康晏如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 年第 2 期。

③ 同上。

④ Лукин А. Невежество против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демократов»(1985-1991). М.,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5. 502 с. Alexander Luk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Russian* “*Democra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6.

碎了多数俄罗斯人的民主梦想。寡头式民主、财阀当政、总统家族式的统治，就是那个时期俄罗斯的政治现实。

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政治转轨的一个特点就是“破坏”过度，而“建设”无方。叶利钦摧毁了苏共建立的苏维埃体制，但在建立另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方面进展有限，加上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法律的缺失与国家权威的衰落，俄罗斯的政治转轨伴随着大量的痼疾与新伤，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现在，连西方社会有识之士也承认，西方学术精英开出的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已经在俄罗斯失效①，西方的“民主转型”理论不能解释和指导俄罗斯以及一些非西方转轨国家的政治现实。

曾经梦想一步迈入西方式民主天堂的俄罗斯，在短暂的“自由民主之梦”后蓦然惊醒。2000 年以后，普京承担起了对于历史进行痛苦反思的任务，力图探寻一条符合俄罗斯实际的“普京之路”。

二、普京道路：理念与实践

显而易见，普京在政治立场上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具有明显的差异，但似乎任何政治标签都很难完全概括普京所秉持的思想观念，而且用某种“主义”来概括他所选择的道路也将失于草率。

概括而言，普京道路最大的特点便是务实的精神，他不以任何“主义”为目标，而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俄罗斯的实际为坐标，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以此呈现出一种多彩的、混杂的、交叉的景象。

从思想理念上讲，追求团结和稳定是普京道路的主要目标。普京认为，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建设成就的，应当寻找能够凝聚全社会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经过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 100 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普京认为，俄罗斯思想中应当包含以下核心价值内容：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

---

① Marshall Goldman, *What Went Wrong with Perestroika: The Rise and Fall of Mikhail Gorbachev*, New York: W.W. Norton, 1991.

同时，普京反对将历史“碎片化”，强调通过历史来弘扬爱国主义，保存民族的历史记忆。冻结革命、拒绝极端、保持稳定，是普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 年 9 月普京在与国外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和记者对话时谈到：“至于 2012 年以后会怎样？你们知道，很难预料。我的任务是保证这个大方向：政权要稳定、正常运转和有效”[①]。

对于执政的目标和任务，普京明确提出要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罗斯的目标是，保住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找到俄罗斯自己建设民主、自由、公正的社会和国家的道路。

普京在政治思想上最重要的成果便是“主权民主论”。“主权民主论”既是对西方兜售民主、发动“颜色革命”的回应，同时也表明要消除政治混乱，实现政治稳定；通过政治治理，完善体制，巩固国家；并且有序地、自主地进行民主建设。

2007 年 9 月，普京在与参加“瓦尔代”俱乐部会议的国外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和记者对话时指出，在当今世界还存在集团势力和单极霸权的情况下，主权概念非常重要。普京讲道：“坦白地说，当今世界上有幸宣称自己拥有主权的国家屈指可数，也就是中国、印度、俄罗斯，还有几个国家。其余国家在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要么互相受制，要么受制于某个集团的首要国家。这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但我个人坚信这就是事实。因此，主权是当今最宝贵的东西，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主权，俄罗斯无法生存。它要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要么就什么都不是。”[②]

从实践层面上讲，保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俄罗斯的重要作用，成为普京道路的基本选择。

在第一个任期期间，普京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果断而强硬的政治举措：出兵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整顿联邦秩序、恢复和加强中央权威；出台相关法律，强化政党管理；打击寡头势力，规范和控制传媒；提倡爱国主

---

① 普京：“与‘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代表的见面会”，载《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64 页。
② 同上，第 532-533 页。

义，凝聚国民意志等等。这些治理整顿的措施，符合俄罗斯多数居民的愿望，适应了俄罗斯社会摆脱危机的现实要求，得到了上层政治势力特别是军队及强力部门的大力支持，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

2008 年 2 月 8 日，在他即将卸去总统之职的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普京满怀深情地回忆："你们都很清楚，八年前国家的形势是极其严重的。国家凋零衰败，公民的货币储蓄变得一文不值。恐怖分子在我们眼皮底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粗暴地入侵达吉斯坦，在一些俄罗斯城市中爆炸楼房。但是我们的人民没有绝望，没有被吓倒。相反，我们的人民挺起了腰杆，加强了团结，以此进行了回答。起来捍卫俄罗斯及其领土完整的不仅有军人，而且是整个社会。许多个月没有得到工资的医生和教师们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人、工程师和企业家们辛勤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劳动，力图使我们的经济摆脱停滞和崩溃"[①]。

2012 年 3 月，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为什么俄罗斯人需要普京？2011 年 10 月 15 日，即普京还在担任俄罗斯总理之时，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发表一篇编辑部文章，作了如下分析：俄罗斯人需要普京，因为他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自豪感，并使国人振奋精神，重新燃起对大国地位的强烈渴望。俄罗斯人不会忘记，正是普京结束了叶利钦时代的内政混乱、经济衰退以及国际地位的下降，开辟了"普京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粉碎了危害国家统一的车臣非法武装，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俄罗斯人不会忘记叶利钦"迷失的时代"以及西方带给他们的惨痛教训。普京面对西方国家显得更加强硬，风格果敢，带有一种不可动摇的淡定，这些都让俄罗斯人钦佩不已。这篇文章写道，俄罗斯人知道，普京之所以敢强硬地同西方国家抗衡，是因为他内心充满重塑国家大国地位、重返先进国家之列的决心。俄罗斯人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位有才华的领袖以及永不熄灭地造福人类的渴望。他们希望享有尊严和荣耀，他们拒绝平淡、毫无色彩的生活。普京就像一面镜子，他让俄罗斯人看到了内心的渴望，因此他成为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人民需要普京这样的领袖。俄罗斯人需要普京。现

① 普京："关于俄罗斯到 2020 年的发展战略"，载《普京文集（2002-2008）》，第 670-671 页。

总理之所以能征服俄罗斯人的心，还有一个原因，即他的无私无畏，他敢于代表人民利益。在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收获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增强以及人民的富裕。GDP 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早已变成俄罗斯人难忘的记忆。普京还毁灭了靠国家大发横财的寡头，平息了民愤。文章提出，西方指责普京推行“可控民主”，但俄罗斯人反倒认为，普京象征着稳定、发展和秩序。在他们看来，没有“秩序”就谈不上“稳定的民主社会”和“繁荣的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离不开国家实力。民主是一种建设性力量，不应该与国家精神背道而驰。人们相信，在普京的领导下，拥有健康的民族精神和高素质专业人才的俄罗斯将稳定发展，并向世界展示发展奇迹。

三、俄罗斯与西方：民主之争与政治较量

当然，在西方国家看来，选择“普京道路”，显然是对“正确”发展道路的一种背叛，双方的分歧日益加深，围绕着“民主”问题的较量成为普京道路延续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西方认为，普京加强中央集权，对新闻媒体严加管控，是在背离“市场和民主的轨道”。2005 年 7 月，欧洲议会提交了一份 300 多页的报告，对俄罗斯民主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俄罗斯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民主国家”。2006 年 7 月，随着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召开，西方社会批判俄罗斯“压制民主”的声浪达到高潮。西方政界人物和一些主流媒体甚至公开宣称，应将俄罗斯开除出“八国集团”。

2005 年 2 月，美国国务院正式表态，将停止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援助，2006 年将是美国为促进俄罗斯经济改革而对其实施援助的最后一年。与此同时，美国计划大量增加对俄罗斯民主发展的资助，更确切说，是对独立于当局的非政府组织的资助，首先资助的是反对党。美国政府声称，“俄罗斯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消极趋势要求我们在 2006 年给予更多的援助……特别是对非政府组织、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机关改革的援助”。[①]

① 参见США выделят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емократии” около $32 млрд. www.strana.ru. 21 июля. 2005.

2008 年 7 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并公布了年度《被奴役国家》报告。竟然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完全相提并论，并称之为“二十世纪的罪恶事件”。几年来，设在美国纽约的“自由之家”组织在每年发布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排行榜”上，多次把俄罗斯列为“非自由国家”。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推进自由和民主》报告多次严厉批评俄罗斯“不民主”。2008 年，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下属的同名基金会，将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等国一起列为“民主有缺陷”的 10 个国家，将其民主水平排在科索沃之后。2010 年 1 月，自称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之家组织又发布《世界自由国家》报告，指出俄罗斯由于迫害记者和压制人权等原因，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原苏联国家仍属于不自由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称，俄罗斯的选举民主水平处于自 1995 年来的最低水平。

近年来，伴随着西方政界不时出现的“新冷战”声音，西方一些保守主义思潮浓厚的智库也纷纷发表报告和言论。2006 年 4 月 30 日，《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一书的作者、供职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题为《独裁者联盟？——为何中国和俄罗斯将继续支持独裁政权》的文章，宣称，“当前这个时代或许正演变成自由主义与独裁制度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独裁制度的主要拥护者不会是布什主义理论上所针对的中东独裁小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它们构成了‘反恐战争’新模式下未能料想到的旧挑战。”[①]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政治学家格拉姆·罗伯逊断言，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形成了“新的家长式监督技术的 21 世纪专制新模式”。哈佛大学的蒂莫西·科尔顿和华盛顿大学的亨利·海尔共同撰写的一篇题为“普京式投票：杂交体制下的总统选举”的文章中，将俄罗斯政治比喻为“杂交”体制，是非西方的异类。[②]2008 年 1 月 5 日，法国评论家蒂埃里·沃尔顿也在《费加罗报》发表题为“要知俄罗斯向何处去，请看看中国”的文章，称西方世界要警惕，要团结起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思想和道路上的挑战。他写道，克里姆林宫的当政者想要对西方

① http://express.cetin.net.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270008

② http://express.cetin.net.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394592

国家进行报复，因为他们把苏联解体和后来俄罗斯衰败的责任归咎于西方国家。沃尔顿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西方世界要警惕正在形成的莫斯科—北京轴心。[①]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智囊也为如何应对俄罗斯的“不民主”出谋划策。例如，2009 年 6 月，美国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下属的贝尔弗科学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国家安全事务专业教授、贝尔弗中心国际安全计划和原子能控制项目研究员托马斯·尼科尔斯的题为“改善俄美关系：今后的步骤”的文章。文章提出，美国政府要继续压俄罗斯完善民主发展进程，并以此作为俄罗斯成为大西洋共同体成员国应付的代价。俄罗斯要想与西方站在一起，就必须在民主问题上就范。美国对此不能迁就。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就是美国的敌人，就是不民主的国家。在此文中，政治大西洋中心主义的色彩非常明显，美国利益成了划线的标志，民主标准也不再是一个标尺和信仰，而是变成了随意变换的旗号。

对此，普京进行了不留情面的反击。2007 年 2 月 10 日，在世界高官和媒体云集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反驳了西方霸权思想，回击了对俄罗斯民主和外交的指责。在这篇题为“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的讲话中，普京比喻美国像是森林里为所欲为的“狼同志”。他指出，某些国家在破坏世界秩序，企图主宰整个世界。普京谈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在国际事务中毫无节制地肆意使用武力，世界因此陷入了冲突不断的深渊，最终无力解决任何一个冲突，反而使政治解决问题变得无望。”[②]普京指出：“当然，这与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众所周知，民主是顾及少数人利益和意见的大多数人的政权。顺便说一句，经常有人给我们俄罗斯上民主课。但是，那些给我们上课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己却不愿学习。”[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外交上攻击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而且

---

①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jsessionid=1ED2178D62AB9452BB9861E0E9E524B3?baseid=1&docno=333143

② 普京：“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在慕尼黑安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载《普京文集（2002-2008）》，第 372 页。

③ 同上。

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直接影响和干涉俄罗斯内政。近年来为推销“民主”，美国政府不仅出钱、出力资助和支持他国的非政府组织，而且设立专门机构，加大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化”的力度。据美国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从2006 年起，美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在俄的项目共耗资 8.6 亿美元。2011 年该署在俄的活动就花掉了近 1.3 亿美元，其中 7000 万美元用于“发展民主和人权”。美国国际开发署自苏联垮台以来共计花费 27 亿美元用于影响俄罗斯内政。

与此相呼应，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也发出了更大的声音。可以预见，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内，围绕着俄罗斯发展道路的争论和斗争将会愈演愈烈，俄罗斯的发展前景仍可以说是扑朔迷离。

四、未来：政治分歧与发展困境

20 多年前，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和外交“新思维”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苏联之后的俄罗斯，不仅失去了全球性“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地位，而且被西方大国视为“冷战”后失败的国家。为迎合西方，叶利钦推行“倒向西方”的政策，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反而受到西方大国的轻蔑和进一步挤压。上世纪 90 年代叶利钦掌权的 9 年间，西方阵营抛弃自己的承诺，坚持“北约东扩”，轰炸南斯拉夫，在原苏联地区策动“颜色革命”，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直到 2000 年前后，普京掌管俄罗斯，政治上整顿治理，经济上强化国家掌控，逐渐稳定了社会秩序。依靠几年间巨额的石油收入，俄罗斯终于在 15 年后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好像是对西方世界多年压制的“反弹”，普京不时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在国际事务中，俄罗斯也重新树立起了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和能源大国的形象。

2008 年，连任两届 8 年期满的普京婉拒“民族领袖”的称号，安排“年轻、正派、有修养”的梅德韦杰夫竞选总统，自己则出任总理和执政党的主席，以保证政局稳定和政策的延续。然而，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俄罗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俄罗斯经济急速下滑。2011 年底，因为

杜马选举而形成的抗议浪潮直接冲击了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的执政基础。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俄罗斯的内外政策不得不作出重大调整，社会又一次走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俄罗斯是谁？”、“怎么办？”、“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些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俄罗斯社会和政治精英面前。

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和政治精英在有关“国家定位和发展道路”等问题上表现得举棋不定，在民主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各持己见。这些意见分歧与价值争议，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言行之中。而201、2012 年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更加凸显了各派的政治分野和思想分歧。

（一）政治：求稳还是求变？要稳定还是要竞争？

2008 年 3 月，梅德韦杰夫当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刚刚上台之际多次声称，将按照普京的既定方针，保持大局稳定，保证大政方针的延续。梅德韦杰夫盛赞前任普京的功绩，称在俄罗斯处于危难之际，普京拯救国家于深渊。称俄罗斯在普京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稳定和发展。梅德韦杰夫表示，今后在总统的职位上要竭尽全力，实施由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提出的到 2020 年的“普京计划”。执政初期，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两个重点问题，即制度创新和反腐败。

然而，2009 年前后，梅德韦杰夫的言词中开始表露对俄罗斯现状特别是政治生态的不满。梅德韦杰夫公开批评“统一俄罗斯”党官僚化严重，垄断了过多的政治资源，压制了其他在野党的政治空间。梅德韦杰夫担心，由于俄罗斯政治生态中缺少活力和竞争，将导致政治发展出现停滞。梅德韦杰夫进而提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俄罗斯应当彻底改变过去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要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内容也要包括政治现代化。

2008 年 7 月，由梅德韦杰夫亲自担任监事会主席的智囊机构——现代发展研究所出台了一份政治报告。这份长达 80 页的关于未来政治发展的计划，是由该所理事长伊·尤·尤尔根斯牵头，委托政治运作中心基金会联合俄罗斯一些自由派政治学者完成的。报告的题目为“民主：发展俄罗斯模式”[①]。报告指出，普京的政治模式是“手动挡式的管理模式”，不利于调动社会

① 参见 http://www.riocenter.ru/ru/events/index.php?id4=226

的积极性。在普京治理期间，俄罗斯民主发展进程缓慢。报告的撰写人甚至批评普京时期的政治运行机制“只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缺少横向的联系”。报告指出，俄罗斯公民社会弱小，社会封闭，这是这些年“手动管理模式”的结果。报告说，一个社会如果只依靠独裁和权威领袖的眼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暗含极大的危险。这样的社会压制政治和社会主体的独立性，割断社会联系，其民主前景黯淡。报告说，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开始并不需要民主化，反而需要权威统治，但俄罗斯不走中国的发展路子，俄罗斯在地理上属于欧洲，具有欧洲历史文化传统。报告提出，民主是现代化的前提。俄罗斯必须发展民主，否则难以实现现代化。报告建议，今后俄罗斯要确定俄罗斯式民主，走发展民主之路。

近两年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得到西方舆论支持的自由反对派势力频频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了“不要普京”的口号，矛头直指普京。梅德韦杰夫周围的自由派智囊也接连出台报告或发表文章。2010 年 2 月，现代发展研究所又发表一篇报告，标题为《21 世纪的俄罗斯形象》。报告说，在现行的执政模式下，提出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战略和创新计划只是徒有虚名。就任总统两年来，梅德韦杰夫未能推出有效的具体政策措施，俄罗斯仍然是沿着普京制定的“管制型”政治模式行走。俄罗斯很难摆脱“原料和能源出口型”的经济发展道路。报告指出，前任总统普京实行的是强权政治，这对于平息上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混乱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不过，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暴露了这种政策的局限性。报告还对普京时期形成的“垂直”的强权体制提出了批评，指出只有“政治自由”才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报告呼吁，重建议会和司法等国家政治制度，完善投资环境，保护私有财产等等。报告说，俄罗斯历史上曾有两次向现代化快速迈进的时期，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和斯大林时代。而这两次都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报告为俄罗斯描绘了一条欧洲式的发展路线，提出俄罗斯要改变发展方式和道路，面向西方走欧洲的现代化之路。

梅德韦杰夫及其智囊提出改革，矛头指向普京留下的、俄罗斯现行的政治机制。而在此之前，观察俄罗斯政局的人士注意到，稳定是普京时期的代

名词。就在即将离任的 2007 年底，普京还强调，他喜欢稳定。

2010 年 11 月，梅德韦杰夫指出，俄罗斯的国家政治生活有陷入停滞的迹象。[①]2011 年 1 月 26 日，俄罗斯《导报》刊登了对梅德韦杰夫的访谈，标题为“梅德韦杰夫：政治竞争是必要的”。在这次访谈中，梅德韦杰夫向俄罗斯社会提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要全面进行，现代化也包括政治领域。梅德韦杰夫称：“有一些国家管理非常严厉，甚至是专制的社会，但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很少腐败，一切都按十分理想的经济版本得到发展，而在这些国家，政治体制并不发达。”[②]梅德韦杰夫进而提出，竞争是预防出现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倾向的疫苗，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2012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普京的第三次当选意味着“新普京时代”的来临。寻求国家稳定发展、避免国家出现激进式动荡仍将是普京未来执政理念的“主旋律”。2012 年 2 月，普京公开指出，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稳定是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但这几年中世界格局和俄罗斯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就要求普京不能一味地照搬旧的一套治理理念，也要进行变革。

（二）道路选择的困境：自由派的挑战与官僚的制约

普京的政治道路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右翼自由反对派的政治压力。自由派在西方舆论的支持下，利用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经济的困境，不时在俄罗斯各地发起抗议活动。自由反对派认为，普京“压制民主”，俄罗斯已经成了一个“蛮横的警察国家”，普京必须下台，俄罗斯必须实行彻底的西方式的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

2009 年 9 月 16 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俄罗斯前国家杜马议员、自由派人士弗·雷日科夫的一篇访谈。雷日科夫直言，俄罗斯专制统治逐渐走向成熟，而民主渐行渐远。俄没有独立的议会和法院，没有真正的多党制。专制体制在俄罗斯彻底建成。雷日科夫称，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人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成为暴力机关的打击对象。因此，大量资本外流，没有投资和正常的发展态势。所有人都厌倦了这一切，但大家都很害怕。2011

① http://www.rian.ru/politics/20101124/300458422.html
② http://www.vedomosti.ru/newspaper/article/253776/politicheskaya_konkurenciya_neobhodima_dmitrij_medvedev#ixzz1CE5lAIee

年后俄经济将陷入困境，俄将经历经济政治十分困难的年份。未来 5 年，俄罗斯可能实现民主或面临动荡，但最大可能是普京在未来十多年继续主政，与俄罗斯一同走向衰败。[①]

俄罗斯自由派人士断言，只要俄罗斯的专制政权不被民主政权所取代，现代化就无从谈起；而俄罗斯要想确立真正的民主政权仍然“道路漫漫”，因而俄罗斯的现代化前景自然也就不会令人乐观。

另一方面，普京提出的振兴俄罗斯的宏大战略也受制于干部匮乏和贪腐盛行而难以落实，可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②]在当今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宣扬的“现代化”口号难以落地，主要是因为找不到推进现代化进程可以依靠的力量。俄罗斯各级官员只是口头应付，实际却是推诿怠工。俄罗斯学者分析，官僚阶层已经习惯了依靠出口高价的原材料和石油天然气轻松获利，他们的眼光只盯着油井和输气管，内心和行动缺少创新的愿望和动力。普京的政治领路人、原圣彼得堡市长安·索布恰克早在 2000 年曾指出，普京执政的两大难题是腐败和缺乏干部。如今俄罗斯专家提出，俄罗斯的官场生态不佳。与世界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执政党相比，在俄罗斯权力和财富结合得太紧密，人们从事政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金钱，掌权变成了盗窃掠夺的手段。官僚阶层看重的不是政权，而是眼前的财富。

2009 年俄罗斯政府下达了 1753 条命令，只有 1084 条得到执行，执行率下降了 15%。普京执政 8 年间平定了分裂和动乱问题，但俄罗斯的官僚机构增加了一倍，行政效率降低，司法进步甚微，腐败现象蔓延。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断言，普京时期形成的政治阶层和官僚才是现代化的障碍。

（三）目标与途径的矛盾

俄罗斯现代化构想能否顺利实现，还需解决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的矛盾、竞争性改革与维护稳定的矛盾、国有资本与私有经济的矛盾、利益集团

---

① Владимир Рыжков.Три сценария для России---С 2011 года начнется опасный для власти период// 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 №.25158. 16 сентября 2009 г. http://www.mk.ru/editions/daily/article/2009/09/15/ 351035-tri-stsenariya-dlya-rossii.html

② 参见 2010 年 7 月 19 日俄罗斯《导报》刊登的美国华盛顿世界安全研究所俄罗斯和亚洲项目主任、俄罗斯问题专家尼·兹洛宾的文章，题为“选择的需求”。

之间的矛盾等等。

如今，俄罗斯社会又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周期，又处在一个社会发展的关节点上，俄罗斯又一次面临方向性的战略选择：

在思想和方向上，是继续像普京时期那样，坚持国家主义或开明的保守主义、强调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秉持欧亚定位、宣扬爱国主义和强国思想，还是接受西方的思想理念和价值标准、“切割”苏联这段历史、宣扬个人自由、试图靠近欧洲？

在外交战略上，是强硬地反击西方、敢于说“不”、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和势力范围、敢于挑战美国和与其对抗，还是将外交重点转向西方、避免与美国正面为敌、努力寻求与欧洲的合作？

在政治领域，是强调“主权民主”、继续加强中央权威、重视国家机器的作用、约束反对派、规范媒体，还是要“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结束“政治停滞”、鼓励反对派政党的竞争、给予自由派势力以政治空间、引进欧洲的法制环境、认同西方的政治标准和民主理念？

在经济生活中，是保持俄罗斯作为传统的原材料和能源大国的优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战略掌控，还是面向欧洲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标准、突出技术创新和智能经济、争取在核能及纳米等产业或技术上有所突破和领先、进而向“现代化”目标迈进？是要自主性发展，还是期望西式现代化？

当今俄罗斯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的争论和分歧，部分源于“双头政治”。不能否认，相差 13 岁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在人生履历、经验、知识禀赋和世界观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梅德韦杰夫曾在高校教授法学，世界观中具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和西方情结。他的有关“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言行受到了部分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媒体的欢迎。普京倚重的则是政治实权派，掌握着国家经济大权，权力运行靠的是信任关系而非制度约束。两者虽然都提出“现代化”的目标，但在途径、模式及紧迫性上有差异。总体来讲，普京希望国强民富的现代化结果，强调国家的权威和作用，希望走一条俄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梅德韦杰夫的目标则是实现自由式的、西方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目前，这派政治力量构想的现代化还多是停留在“口号”和“想法”上，他们期望借用一套全新的欧洲式的现代化系统，重复西

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除去主观的、个人方面的因素之外，思想差异和道路分歧更多的是当今俄罗斯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是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惯性的两极性张力的结果。在争论和分歧的背后，更隐藏着当今俄罗斯不同政治派别的尖锐争斗和利益集团的激烈较量。

另一方面，从客观历史条件看，与上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相比，当代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也不会一帆风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原有的经济空间和产业链，苏联留下的技术潜能和工业老底折腾殆尽。20 年来，先后有 20 多万科技人才流失到海外，俄罗斯科技教育整体水平下滑。再加上当今俄罗斯司法繁琐、低效，官员腐败盛行，行政障碍重重，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俄罗斯社会陷入了“社会混乱－权力膨胀－行政低效－经济下滑－官员腐败－犯罪猖獗－经营困难－增长乏力”的怪圈。用平常话来形容当今俄罗斯，就是：丢了苏联时期的好东西，留下了缺点；没学到西方的好东西，拿来了唯利是图等弊端；非东非西，不伦不类。可以判断，未来很长一个时期里，俄罗斯社会难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治理机制。自由派人士、经济学家叶夫根尼·亚辛也认为，俄罗斯缺少机制和技术，难以走欧洲现代化的道路；俄罗斯缺乏“细致和勤劳”，也不能照搬中国、日本等亚洲模式。今后俄罗斯可以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家一样，利用能源和原材料优势，参与世界分工。[①]当然，俄罗斯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同的是，俄还可以保持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国际影响力。

（四）俄罗斯向何处去？

自 2011 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来，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十分活跃。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潮纷纷出炉，各种利益集团在台前幕后的活动更加积极。是举起开明的保守主义，走一条自主的、依靠自身力量的国家主义发展道路，还是接受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重复欧洲的成功之路？这是摆在俄罗斯执政精英面前的艰难选择。关于这一点，2012 年 12 月 12 日，普京发表国

① 参见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http://ru.exrus.eu/-id4fa38f016ccc192917 0001d1

情咨文时表示，俄罗斯应当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和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并保留自身的特点。他说："21 世纪在全球经济、文明和军事力量的格局重新配置的背景下，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主权国家。我们不仅仅应当坚定不移发展，同时也保留自己民族和精神的特点，俄罗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罗斯永远依旧是俄罗斯。"①

面对制度性的欠缺和社会中显见或隐含的各种危险，俄罗斯如何实现现代化？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面向西方的"缓和与微笑外交"能走多远？西方国家能够真心或出力帮助俄罗斯实现现代化吗？对于上述问题，俄罗斯当局和精英层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俄罗斯又一次步入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民主与经济发展、自由与现代化、稳定与廉洁、效率与民主，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谁是条件，谁是结果？看来，俄罗斯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公式来解开这几道自己编写的作业题。

【**Abstract**】Since Vladimir Putin was elected president for the third time, Russia's political prospects have aroused great concerns of global schol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has undergone a complex transition, suffering from a serious political decay in Gorbachev and Yeltsin eras, trapped into dangers. After Putin became president, he established pragmatically unique development concepts including unity, stability and "sovereign democracy", exploring a Russian-style development path. Although he has set the future orientation for Russia's development, still externally, Putin will face enormous pressure impo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on the model of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other issues. Domestically, challenges from liberals and the bureaucracy will constrain Russia's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 is also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goals and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In the future, Russia is likely to stall and hesitate in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carrying on competitive reform. The ultimate prospects are still to be observed.

【**Key Words**】Putin, Putin Road, Russia, Future

---

①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2-12/12/content_16011140.htm

【**Аннотация**】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в третий раз был переизбран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приковали к себе внимание учёных всего мира.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пережила сложный процесс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еренесла серьёз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периоды Горбачёва и Ельцина, и попала в опасную ловушку.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стал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он прагматично создал концепции единств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сувер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уник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нашёл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у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В процессе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хот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о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однак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нешних условий, Путин столкнётся с огромным давлением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в вопросах модели демократии,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др. Во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России вызовы со стороны либералов и бюр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будут сдерживать будуще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ют такж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ежду целями 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их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В будущем Россия,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в процессе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и выбора конкурентных реформ будет постоянно качаться из стороны в сторону, по-прежнему трудно увидеть конечный итог перспектив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Путин, путь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будущее

（责任编辑 封 帅）

普京的使命：俄罗斯向何处去?
——对普京政策的挑战和回应

C · 比留科夫　B · 萨文*

【内容提要】俄罗斯现有的政治体制是“普京方案”，专注于“内部改革”，兼顾社会各种利益、问题和挑战，扮演着稳定局面的“保障者”和“危机管理人”的角色，但正在被社会大众所厌倦。因此，普京必须回归“战略管理者”的地位。然而，留给俄罗斯执政精英们用于决定转变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因此，当前亟须找到一种政治方略，确保“俄罗斯体系”不再经历新一轮的灾难和破坏性威胁。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和国家的“动态平衡”模式，这是俄罗斯历届领导人尚未完成的使命。只有实现国家现代化，重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模式，使俄罗斯人获得政治民主地位，才是对于当代挑战的回答，其他任何方案都意味着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将最终走向衰败和解体。

【关键词】俄罗斯　国家现代化　普京政策　挑战　回应
【中图分类号】D523.31(511.2) **【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6-0059-(26)

2011 年末到 2012 年初，俄罗斯“议会外”反对派的民众集会，表面上是由不接受国家杜马新近的选举结果所引发的，实际上体现了俄罗斯政治在质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①]因“资源增长”和“资源收入”再分配而得到

* C • 比留科夫（Сергей Бирюков），俄罗斯克麦罗沃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B • 萨文（Владислав Савин），俄罗斯能源政治与能源经济联合会（Объединение п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Экономике Энергетики, ОЭПЭЭ）资深研究员。
① 参见 Хомченко Ю. Зрелый протест//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011. 27 декабря.

巩固加强的“可控的去政治化”已穷尽了自身的可能性。首个关于普京的“共识”形成于 21 世纪初，与俄罗斯社会中不少人的坚定信念紧密相连：“普京不是叶利钦”。这一共识现在需要更新。生活在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被排挤出政权的“20 世纪 90 年代的英雄”和新政治领导人的引导下，拒绝（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有条件的“自由化”之后）进一步无条件地支持那个在他们看来缺失“现实政治”的体系。抗议活动动员起一部分热衷于政治的城市阶层，但也显示出俄罗斯反对派能力的局限性。他们有吸引人的口号，但没有真正得到公认的领袖以及持续、深刻地改变社会和国家的方案纲领。此外，“体制内反对派”的各政党（实际上围绕其选举指标，也曾有争论）不支持“上街”，这导致的主要不是杜马各政党自身的“政治死亡”，而是抗议运动本身潜力的下降（至少在可见的未来）。

关于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前景，最近有不少预测。例如，针对各种事件，著名的政治学家谢尔盖·库尔基尼扬（Сергей Кургинян）发展了他的“沼泽政治”理论（теория «боло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其实质是“好强盗”（亲美的、希望对国家进行所谓民主改革的那部分俄罗斯精英）试图在争夺当今“全球化世界”里稀缺经济资源的斗争中，通过“上街”获得的战果，将“坏强盗”（不愿对国家进行所谓民主改革、不愿与转向“海盗战术”的“幕后世界”一起瓜分财产的那些人）排挤出政权。[①]同时，提出“世界金融操纵”机制和世界可控危机理论（теория механизма «миров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манипулирования» и мировых управляемых кризисов）的政治学家斯捷潘·苏拉克申（Степан Сулакшин）认为，从抵制负面的“外部影响”、抵制外部操纵这一角度来看，“沼泽现象”和“反体制的反对派”的活动是测试俄罗斯能力的手段之一。[②]

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原副主任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也支持对俄罗斯权力体系的批评。通过自己的声明，

---

① Кургинян С. Качели. Конфликт элит или развал России. http://www.razumei.ru/files/others/pdf/Kurginyan_Kacheli._Konflikt_elit_ili_razval_Rossii.pdf; Его же. «Болото». Экспресс анализ митинга 10 декабря 2011 года. http://www.atmohostel.ru/politics/67-sergey-kurginyan-boloto-ekspress-analiz-mitinga-10-dekabrya-2011-goda.html

② Сулакшин С. Спустя 20 лет Россия снова находится на развилке. http://sulakshin.ru/spustya-20-let-rossiya-vnov-nahoditsya-na/

他强调的，与其说是抗议活动参加者众多口号的正确，不如说是先前政治体系潜力的穷尽，“试问：我们在捍卫什么？谁会愿意去捍卫腐败、不公正？谁会愿意去保护一个毫无生气、在众目睽睽之下日渐迟钝的体系？没有人！不会愿意去这样做的。因为感觉不到自己的正确性……问题在于抗议的绝对真实和自然。我们社会中最好的那部分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中最有成就的那部分人要求受到尊重。人们说：我们存在着，我们是有意义的，我们是人民。不应该傲慢地忽视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得到重视，当局有善意的回应，这非常正确。直接选举省长、真正的政党自由注册等建议都被提了出来。答应社会中积极人群的合理要求，不是当局的无奈之举，而是责任和宪法规定的义务”。[①]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前经济顾问、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Андрей Илларионов）则相反，他认为，为了保护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精英的权力，在俄罗斯建立独裁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他同时也指出了伴随实施独裁可能出现的措施手段，包括“不幸的事件、恐怖主义行为、恢复准苏联的国际‘倡议’”。按照伊拉里奥诺夫的观点，所有这一切将“为采取紧急措施、实施紧急状态（包括限制媒体）奠定新的基础。这是如此经常地、反复地在世界各国、包括在我国发生，以至于事件的这种发展方式被排除在研究分析之外——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短视的。这需要注意”。[②]类似伊拉里奥诺夫的观点论断，在俄罗斯“自由主义共同体”和权势集团的一部分人当中非常流行，但目前未被俄罗斯大众所接受。

第二次改革的背景

今天，在抗议集会的背景下，“改革-2”（«перестройка-2»）这一概念越来越经常地在专家顾问的圈子中得到讨论。[③]如果说，一些专家赞扬“第二次改革”、为之辩护、将它与为了“大多数俄国人的利益”而“使俄罗斯民主化”的希望联系起来，那另一些人则视其为某种“阴谋计划”，与“外部

① Сурков В. Система уже изменилась// Известия. 2011. 22 декабря.
② Андрей Илларионов---о тайных и явных страхах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http://www.svobodanews.ru/content/article/24581723.html
③ Белковский: Перестройка-2 началась. http://www.nr2.ru/moskow/364901.html

力量”破坏俄罗斯国家的图谋有关，这些力量希望以此完成计划进程，苏联解体便是该进程的第一阶段。通过与“第一次改革”进行对比，笔者希望在有相似性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探究分析事件更为“深刻”的背景。

“改革进程”的内在逻辑在俄罗斯当代研究者的诸多著作中被重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苏联社会“动了起来”（«пришло в движение»），这里既有客观前提（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生活水准日渐下降，一度引发对此前形成的“大众需求社会苏联模式”的“暗中”不满），也有主观前提（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个性及其政治风格相关）。

苏联有过这样一批精英：他们希望把权力转化为财产（可以继承、能在欧洲合法化），同时希望摆脱对于民众的“规模过大”的社会责任。

也存在过人数众多的“苏联中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等等），他们理解体制的“衰颓”和惯性。

有过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厌倦了当局过分的“庇护”，渴望“思想大师”的角色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归到他们身上。

最后，还有过很大一批人，他们希望变化，但又没有彻底理解事件深刻的政治底蕴。

苏联领导人M·戈尔巴乔夫最终支持的正是精英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苏联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罗名制[①]的合理的不满来打破现有体制，但这种打破也导致“苏联中产阶级”本身的“社会塌落”。被任命的干部、“犯罪团伙”和“新商人”，竭力从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捞取红利。当改革在安排他们中最“了解局势”的人联盟时，“中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没能融入新的“初级积累阶段”。

如果能再“征召改革者”入党，实现党内机制民主化，动员支持改革，

---

① “罗名制”（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这个词从字面上来说，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在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有学者按照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原则曾将此概念译为“罗名制”。参见《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第45页注释①。

戈尔巴乔夫还是有可能将苏共转变为政治动员和实现政治与社会经济体系现代化的有效工具的。然而，他更倾向于维持原状，没有去阻止国家“可控的退化”与解体的进程。1988 年 6 月的第 19 次党代表会议成了“不归的节点”。当时，总书记和苏联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还是让事件“按部就班地发展”，拒绝对执政党进行深入的改革，同时听任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无序和混乱为苏联的解体推波助澜。随着“可控的解体”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失宠的”莫斯科原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为首的“平行的权力中心”。叶氏在“激进—民粹的平台”上将民主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前“改革的施工员”）和“罗名制阶层”的各类人员集中到自己周围。这些人都希望通过“激进改革”“将权力转变为财产”（俄罗斯首届“改革政府”总理、已故的盖达尔承认，除了快速缔造“大所有者”阶级之外，这些人不追求任何其他目的）。高级“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关于必须对尚保留着的国有资产进行“新一轮”的私有化，关于俄罗斯必须尽快加入世贸组织，关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商业化”等问题的最新言论，[①]只是再度说明：最近二十年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没有发生深刻的、实质性的变化。

在叶利钦执政后期（1996 年大选），寡头们几乎得以将国家“私有化”，普京执政时期，实施了著名的“国有化”（尽管不全面，也未能完全削弱各个家族“各方面”的影响），同时也为“改革—2”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普京稳定方略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新一波精英”所利用。他们垄断了权力体系和经济生活中的关键位置，为捍卫已获得的成果而竭力限制任何形式的“政治竞争”。

同时，他们的“对手”——中产阶级也已形成，人数并不是很多，但充满政治激情，这些人在“普京时期的稳定岁月”中长大，对不太有效率的、受“体制腐败”折磨的国家不满。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组织基础，因此依附“体制外的”政治家。但是，这些政治家们之间也缺乏一致（今天进行的“抗议运动”领导权之争就是证明）。

执政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对“普京体制”不满。他们最不满意的是普京

① Абулхатин М. 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 планирует объявить 5 апреля о создании Комитета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инициатив// Известия. 2012. 5 апреля.

对国家私有化和对“苏联项目”留存资源“私有化”实行限制，他们还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这些精英团队希望进入世界精英行列，想使自己的财产在俄罗斯和在国外彻底合法化，以此获得“重要的”经济上的优势（在这类考虑全然不现实的情况下）。

“普京体制”[①]妨碍这一切的实现，因为其统治在西方受到极具批判性的对待。所以，出现了将这一体制转型、把它变得更为“透明”、对全球“趋向”和“影响”开放的需求。这意味要放弃 21 世纪头十年确认的许多立场和方法，“抛售”国家，让国家摆脱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过多的”地缘政治上的奢望。

90 年代的精英们从叶利钦那里获得财产；通过遵守“游戏规则”，从普京那里获得了自身地位的稳定。他们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自我肯定和保障。而作为普京稳定之基础的“游戏规则”开始妨碍精英中那些政治上最“摆脱束缚”的人。

各种改革方案及其评估

让我们试着客观公正地评估一下各种方案的可能性，以及在俄罗斯反对派们表达己见和政治“日程”因此变化的背景下，国内形势发展的前景。

反对派的游行很少触动俄罗斯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成了前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牺牲品，并且由于当前的自身状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中坚。俄罗斯当局宣布了现代化设想，但由于“有体系的对抗”而无力实现。在此情况下，这部分人“由于没有更好的”，便退而求其次地支持当局，而当局对他们继续实行奇怪的政策，结合了家长作风（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的风格）和有效利用（指的是持续地对苏联时期留给我们的社会基础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的因素。关于对“糟糕的 90 年代”进行真正反思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被提及。这也意味着俄罗斯民众中的大多数人与当局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离。由于国家及其所有组成部分不仅“缓慢退化”、而且日渐衰弱，这种疏离非常危险。

① Никифоров О. Система Пути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1. 14 декабря.

第一种被讨论的方案——**“可控的混乱”**（«управляемый хаос»）[①]和**“改革-2”**。可以尝试这一方案（而且既“自上而下”，也“自下而上”），同时要注意俄罗斯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对待混乱反应的不可预测性。在不久前的抗议活动中，这些人的声音几乎听不见，因此，未必能充满信心地认定“得能偿失”。在笔者看来，作为“糟糕的 90 年代”产物的俄罗斯当代精英和有条件地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的反精英们”，都想象不出如何与“动了起来”的俄国中产阶级对话，如何在“新挑战”中保持稳定。还有，当局也好，自由主义者也好，民族主义者也好，体制政治力量中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如何应对俄国社会体制危机的后果和影响，好像，这样的任务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出过。在俄罗斯当今情势下，这非常不幸，如果还不算作可悲的话。

“新的俄罗斯民主革命”[②]——尽管这一方案对于在现行体制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一大批政治家很有诱惑力，但从中未必能获得建设性的东西。因为在俄罗斯缺乏国家的公民社会和国家定位的中产阶级。两者在 1990 年代和 21 世纪的最初十年还未形成，原因首先在于最终还是未能实现对“可恶的 90 年代”进行综合性的修正，而 21 世纪最初十年的“政治协议”不够深刻，其目的只是否定叶利钦体制，而不是解决这一体制产生的所有后果。俄罗斯全然不需要新的“少数人的革命”——那些人忽视社会多数人的利益，也不需要新的“寡头”政权。今天，由于“体制中的”和“街上的”自由主义者的结盟，新寡头是可能出现的，而自由主义者则希望利用当下的“抗议情绪”，并回到他们在上世纪 90 年代推行的政策。

独裁？当代俄罗斯精英中的很多人没有做好接受独裁的准备，因为他们的资源和利益集中在西方，他们未必会拒绝以完整的主体身份与“世界共同体”实现一体化（不管这类意愿的现实性如何）。最近二十年里，俄罗斯精英们在性格上显得十分投机，他们不希望看到独裁，但希望凭借自己的地位获得一定的利益。他们不是普京的无条件的依靠对象，尽管他们非常舒适和稳定的生活正是拜普京所赐。此外，对于有效的独裁而言，需要有效的垂直

---

① Кургинян С. Смысл игры - Выпуски 1-26. http://rutracker.org/forum/viewtopic.php?t=4052558

② Две русс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 от Распутина до Путина. http://www.yabloko.ru/Union/MMYA/future/ras_putin.html

政权。但是，现在声名狼藉的“垂直腐败”使垂直政权越来越弱化，“垂直腐败”能够协调官员-经济的利益，但作为“动员工具”显然是无效的。

深刻的体制退化——遗憾的是，对于当今的俄罗斯而言，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方案。精英们的“投机主义”性质将俄罗斯推向这一方案。因为会有丧失自己特权地位（与权力和财产的不可分割性有关）的危险，他们不希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实现现代化。比起“现代化方案”，他们更倾心于持续“利用”苏联社会体系的因素，而这又被他们伪装成新版的“改革”（这使当今俄罗斯“权势集团”中不少人与“街上的自由主义”的当代代言人接近）。这类战略的“自顾自”性质，好像没有被当代俄罗斯精英们彻底理解，他们今天有条有理地锯着那段“树枝”（即相对的安宁以及俄罗斯社会大多数人的社会前景），而他们的权力就是建立在这段树枝上的。“普京体制”中止了俄罗斯解体的进程，但至今未能消除始于叶利钦时代的社会“体制性退化”（谢尔盖·库尔基尼扬将这一现象称为“腐烂”[①]）带来的负面后果。这在未来会削弱当局的立场。如何在这种背景下克服“危机和解体的惯性”？在这些情况下从俄国历史中汲取经验是否有用？

俄罗斯的革命（无论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和前提如何）一直是俄罗斯的体系宣示自身复杂性的机会。这一复杂性长期被僵硬的国家政权体系所忽视，革命也以此展示俄罗斯社会现存利益的多样性。俄罗斯革命一直试图克服俄罗斯国家体系的“自给自足”和“独裁政治”，促使俄罗斯国家职能的发挥与社会发展“同步”。而国家本身，如前所述，或者竭力加快社会的发展（“现代化或自上而下的革命”），或者为了表面稳定而人为地“冻结”社会发展（“停滞”）。但是俄罗斯的革命事实上从未保障过社会和国家的均衡发展，因为革命后的混乱，总是以确立某种“自给自足的国家体制”的专政形式而告终，而自给自足的国家体制被认为是唯一能与“俄罗斯灾难”相抗衡的。

因此，俄罗斯的革命不能使人们在制度上巩固俄罗斯体系的复杂性，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和一种力量能够表达和巩固革命后的妥协（俄罗斯的国内和平）。值得指出的是，从俄罗斯社会发展利益的角度来看，在最近三个世纪里，决定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

① http://www.kurginyan.ru/publ.shtml?cmd=add&cat=4&id=88

都没有给出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的道路。[①]

俄罗斯保守主义：“冻结”体制的方法。目的是将积累起来的矛盾转移到“潜伏”状态。这能带来暂时的稳定，但最终导致的或是停顿（停滞）（在最好的情况下），或是革命（在事态发展最坏的情况下）。

俄罗斯共产主义：通过消除“多余因素”而简化“俄罗斯体系”的方法。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操控这一体系。在一定时间内它能无条件地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为国家的进步建立起必要的条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崩溃，引发了名副其实的“地缘塌缩”，并且形成了全新的世界格局。“俄罗斯体系”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处于发展阶段晚期的“俄罗斯共产主义”转型，赋予它一系列民族特色，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俄罗斯社会具有的独特和复杂的因素。同时，共产主义体系在俄罗斯不是由现代化模式来替代，而是由新的乌托邦——被教条式理解的、断章取义的自由主义来替代。

俄罗斯自由主义——通过清除“多余的成分”（也就是“苏联遗产”）简化“俄罗斯体系”，使之能更有效地控制管理并且与“全球共同体”接轨的方法。实际上，自由主义转变成了“俄罗斯体系”大规模的退化，破坏了体系继续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

现代化设计基础上的政治动员

找到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略，它能确保“俄罗斯体系”合理利用其内部资源和特点，不会造成新一轮灾难和破坏性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最终找到俄罗斯社会和国家“动态平衡”的模式，这些都是至今俄罗斯领袖中没有一个人能解决的任务。今天，当这一轮的“俄罗斯稳定化”有可能变成又一个“俄罗斯的岔道口”和“俄罗斯新的混乱时期”的时候，这一问题又特别尖锐地被摆到俄罗斯的面前。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罗斯、对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普京而

① Бирюков С. Реформы как деградация// Завтра. 2000.№. 46.

言，最有前景的方案是，**在全新的现代化设计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动员。**[①] 作为一种走出现有政治形势的方法，该方案实际上没有经过俄罗斯专家的论证。为了实施动员方案，当局需要有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战略、新的政治机制、新的政治人才，而最主要的是要建立全面恢复的俄罗斯社会与当局之间的“反馈”体系。但是，当局是否拥有这一切？如果这类工作在声名狼藉的“大赚其钱的年代”未曾系统展开过的话，能否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建立起这一切？显然，这需要普京和中产阶级达成新的政治公约、新的协议，顾及俄罗斯社会中活跃的、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大寡头们的生意和官僚们的“关系”。在订立这类公约的时候，不应忘记外省——在 1990 年代“激进改革”时期被边缘化的俄罗斯“省城阶级”。他们的退化如果得不到抑制，俄罗斯不可能进步。今天需要对这一阶级进行治疗，不只是“综合治疗”，而是大规模的社会治疗。当今一直待在政府中的社会联盟的部长们未必能做这样的治疗。

在政治动员和新的政治协议基础上，实施俄罗斯新的现代化方案的起始条件是什么？首先应该记住，由于命运的偶合，俄罗斯是一个尚未完成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一个“被中止现代化”和公民社会“始终缺位”的国家。针对俄罗斯进行的“国家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只知道“自上而下革命”的国家里、在一个消耗“主体民族”潜力的同时又不去建立表达这一民族利益的政治制度的国家里，这种现代化是可能的吗？俄罗斯人数十年来一直扮演着被国家厌弃的角色，不表现出对成为自给自足的政治民族的追求。这一情形能否被克服？俄罗斯人能否在现有的国家框架内成为一个民族？时代要求对上述问题做出清晰和准确的回答。

笔者看来，俄罗斯已经穷尽了所有实现“不彻底的”和“上层的”现代化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现代化的关键资源——传统上与农村和农民等同的俄罗斯的宗法制度——被破坏了。

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时代的“和谐”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②] 例如，

---

① Бирюков С. В. Россия: 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Философия хозяйства. 2007.N.1.C.78-85.

② Бирюков С. Брежневизм как иллюзия «русского золотого века». http://www.apn.ru/publications/article21368.htm

在“顺利的年代”拒绝实现现代化，其后果是 1990 年代盖达尔的“激进”改革遭遇挫折，对改革的代价需要进行重估。对于人数众多的“原苏联人”而言，过分信任或者漠视当局都是破坏性的和致命的。

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任何“自上”被引发的和“由下”受到支持的对改革后“停滞”的幻想，都是致命的。在内外挑战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虚幻的“缓和”和“平静”，最终导致的是灾难和社会冲突的爆发。在社会退化加剧的情况下，对现有“国家的外墙”进行任何一种粉饰性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无益的和反效果的。剩下的只有国家现代化——也就是重新建立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些形式能使俄罗斯人获得政治民族的形式，并对当代挑战给予应有的回答，所有其他方案将意味着有历史传统的俄罗斯的衰败和最终解体。

寻找中的“国家现代化”会给正在滑向“后现代主义沼泽”的国家带来什么？

1、只有经历国家现代化过程，俄罗斯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而不是后帝国的混合体；才能避免多余的幻想，在时空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2、只有经过这种现代化，俄罗斯人才能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体系和政权，能够在实践中体现公民社会的民族模式。国家现代化意味着克服精英与大众的分裂，克服相对于欧洲显得“落后”的国家的综合状况。

3、没有国家现代化，俄罗斯人拥有的将始终是操纵者，而不是民族精英。这帮人把种种意识形态的仿制品强加给俄罗斯人，而“民族的”或者“主权的”民主依然是亵渎或者是未实现的理想。国家现代化意味着正在巩固的公民社会摆脱没有民族特色的和官僚主义的国家的束缚。

4、没有国家现代化，俄罗斯人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定位于民族发展的经济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俄罗斯人不会成为那种闻所未闻的剥削的对象，不会成为种种“殖民制度”框架内掠夺的对象。

5、不经过国家现代化的考验，“俄罗斯思想”只是一种幻想，永远不会变成具体的政治形式，而俄罗斯文化和文明则会解体和消失。

因此，在开始谈论俄罗斯国家现代化的时候，应该记住，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有众多的“历史陷阱”，它们会导致现代化的最终失败。首先，

先前所有的现代化在形式上都是准民族的，在内容上是反民族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依靠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得以实现的，给国家带来很多，而给国家主体人民带来的并不太多。其次，如果日程上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现代化被仿制品和缓慢退化所替代，那么，俄罗斯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民族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第三，俄国人中的大多数不接受自由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的方案，尽管现代化的实施者无比投入，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还是失败了。最后，还应该说到当代俄罗斯现实中为数众多的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反证”。由于社会退化未能得到抑制，因此俄罗斯缺乏一个稳定的、对国家现代化感兴趣的阶层或者阶级。

“可恶的 90 年代”（«проклятые 90-е»）是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激励鼓舞”下成就的。在经历了那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破产”之后，[①]俄罗斯知识分子通过自己先前的“先锋们”越来越积极地为当局服务，却无法为国家和人民提供新的思想和方向，更遑论民族发展的全面战略。俄罗斯外省的知识分子，保持了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的传统和接近人民的做法，但还是不够团结，并且没有渠道和资源用以提出反战略。

“技术结构”（«Техноструктура»，就是那些苏联时期的“世界主义的管理者”）作为一个阶级，几乎被“原料经济”模式框架内不断发展的去工业化所消灭。

从危机的角度看，“俄罗斯寡头”处于歧路，在从孕育他们的国家那里寻找赞助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可笑。

同时，在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俄罗斯当局有独特的机会对社会和精英进行改造，给他们新的向量——国家现代化的向量。但是“机会的窗口”在不可逆转地缩小。与精英和社会进行的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条件和方式的对话，需要现在就开始。

反之，所有的战略和计划都将在死胡同中越走越远，不给俄罗斯提供任何差强人意的未来。

但是，俄罗斯的政治动员和综合现代化的新思想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建议缔造一个“真理王国”（«Царство Правды»），这一真理能够反映俄罗斯精

① Иного не дано.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М.:Прогресс, 1988.

神文化发展的经验，并且把强大的国家体制的“东方”传统和“西方”民主传统建设性地融为一体。应当记住，不消除“精神危机”和“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真空”，要在俄罗斯实现有效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可能针对“全球化”挑战给出“俄罗斯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在“政治合理性”的传统框架内，也必须提出在遵循世界各种一神教教义的基础上恢复社会生活道德的问题。对物质和个人成功的追求，如果不辅之以对一定的精神与道德价值的接受，俄罗斯社会的退化将难以得到抑制。

因此，在当前许多研究者的评价中，俄罗斯社会的自我认识与文化的状况“充满危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席卷整个社会的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危机通过很多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包括民族认同危机、历史前途感的丧失、自我评价程度的下降——民族从弥赛亚的自信急速转向历史的妄自菲薄。统一的精神空间崩裂了；在基本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这些价值从生活的坚固基础变为讨论对象）层面，全民的一致性也丧失了。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而出现的“去意识形态化”，逐渐地冲毁了社会思想团结机制本身。传统上在社会中完成“道德调节和社会化”功能的单位——家庭、宗教和教堂（尽管“宗教热”蔚然成风）、军队、学校等等，其地位急速下降。先前的历史经验遭到贬损，其结果是各代人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民族历史被妖魔化，文化传承的机制被破坏。

价值危机不断加深，其结果是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传统的道德、权利、教育和科学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在“民主和自由”的幌子下确立起反社会的虚无主义的目标立场。社会不能团结民众、提出有组织的和文明的倡议、在与国家当局的对话中意识到到并坚持自己的利益。

在笔者看来，不考虑俄罗斯的文化特点，加速“转向民主和市场”的新尝试，也就是再次去实现“西欧式”的社会乌托邦，是造成精神与思想危机的原因。俄罗斯自由派改革家的主要错误，是对俄罗斯的痛苦和不幸做出了明显的误诊。例如，自由主义者一直认为，当代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俄罗斯社会文化的保守与传统性质，首先是其不擅于掌握民主、公民社会和市场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克服俄罗斯文化的两面性（“欧亚”等），只保留其自由主义与西欧主义的元素。这明显忽视了文化与文明的“多

元化”。在笔者看来，当代俄罗斯的文化和社会危机，原因在于不能确定自己的“文明基础”，和在民族的基础上将东西方的文化经验有机、高效地结合起来。换言之，俄罗斯是一种“未结束的文明（达尼洛夫斯基、施宾格勒、汤恩比采用的概念）”，其文化结合了多种特征：“拜占庭主义”（质朴古风、家长作风、与社会隔绝、当局“因循守旧”）、现代主义（竭力复制一定的西方机制，但又不理解其社会文化天性和适应民族“基础”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希望通过“跃进”方式“赶上”和“超过”西方）和“边缘文化”因素（法律、文化和道德的虚无主义，否定权利机制和社会秩序的要求，对系统劳动和教育的蔑视）。

显然，难以相容的价值观和方针政策的这样一种别具特色的“混合体”[①]，妨碍着社会机制和社会本身总体上的正常运作，不允许国家沿着有机和进化的道路发展、寻找到针对当代挑战的有效回答。因此，俄罗斯至今未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东方”、“西方”抑或“欧亚”。

因此，概括来说，俄罗斯的问题不在于其文化的“东方的”和“保守的”性质（今天已有很多例子说明，非欧洲社会能够做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快速、有质量的发展），而在于其文化遗产的非本质和无功效的性质。同时，向信息和后工业社会（与消磨民族和文化特点的工业社会不同）过渡，要求以依靠传统的文化和文明遗产为前提。因此，当代俄罗斯面对的选择：要么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并在此基础上走出危机，要么滑入混乱和“文明的野蛮”，陷入“第三世界”，国家解体，经济、政治和文化退化。

走“继续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道路（没有改革所必需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经济前提），走“集权与帝国修复”（为此需要寡欲的、集体主义的心理支撑，这在当代俄罗斯社会中并不普及）的道路，都不能抑制社会退化的过程。为了走出危机，俄罗斯社会必须团结在这样一些价值周围：尊重国家、法律和道德规范，团结社会。只有在社会与政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这些价值才能形成。

这些价值应该是怎样的？笔者确信，俄罗斯文化应该克服自身众多的虚

---

① Ахиезер А. С. Россия как больш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3.№.1.С. 70-78.

无主义因素、古代的集体主义（它在今天越来越经常地变成依赖国家、集体、家庭、父母等的寄生生活）和不承认任何法律和道德限制的个人主义。必须找到将集体主义（它在俄罗斯历史上起过正面作用，帮助俄罗斯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经受住考验，缔造伟大的国家，捍卫作为一个历史和文化整体的自我）和个体的积极性、合理性和责任（没有这一切就不可能有当代社会的有效发展）正确结合起来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国家做出长期的、齐心协力的努力。

但我们来看看更为“迫切的”和实际的政治问题。笔者认识的出发点是：就主要特征而言，俄罗斯现有政治体制是“普京的方案”，专注于深刻的和有质量的“内部改革”，考虑兼顾到各种社会利益、问题和挑战，而不是“自下而上”和“来自外部的改变”（对于俄罗斯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国家的崩溃和大规模的政治灾难）。同时，俄罗斯执政精英们能用于进行决定性转变的时间越来越少，因此，现在就需要积极行动。

有一点显而易见：俄罗斯将不会再有精英们（控制主要“社会与政治”生态的人）舒适地生活在其中的新的“停滞”。更可能出现的是社会与政治现实的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先前的行政、金融和宣传技术将越来越经常地暴露出自身的无效性，任何一种不谨慎的“政治运动”都会引起“雪崩”效应并将以前有影响的政治演员抛向“政治的沼泽”。对俄罗斯当局和精英们来说，“政治存活”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唯一机会就是“超前游戏”。著名的“俄罗斯惯性”（它多次从动荡中拯救俄罗斯社会和国家），今后在俄罗斯政治进程框架中扮演的将是摧毁角色。当今俄罗斯政治进程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在动员政治和行政资源、并获得不愿动荡的俄国民众中“保守的多数人”的支持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012 年 3 月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此从“体制外”反对派那里夺取了政治主动权。[①]但为了使这一胜利成为真正的“战略性”胜利，俄罗斯国家领导人应该继续“超前游戏”，实施明确和持续的行动计划。

① Буткявичюс А. «Действиями дам в норковых шубах Россию не расшатать» (интервью)//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012. 7 марта. С.10.

普京的使命：最初部署、意义和前景

今天，在国家领导人岗位上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政治资源和经验是哪些？传统上，混乱和动荡的时代会产生对“家长制类型”领导人的需求[①]：性格鲜明，不同凡响，行动果断，擅长应对形势突变。这类领导人能够遏制事件发展的恶性进程并展现出著名的马基雅维利的美德[②]，最终巩固自己的威信。在俄罗斯也曾有过对这类“鲜明个体”的需求。如果说，叶利钦时代之前的俄罗斯，在混乱岁月中始终执著地期盼救世主和超凡脱俗的领袖降临，那最近则出现了对能带来实效的技治主义者（технократ，或译为专家治国者）的需求，他们的特征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已得到预言。[③]正是如此，1998 年戏剧性的 8 月之后，对“克里姆林宫秘密”了如指掌的政治教主E·普里马科夫（Е.Примаков）代替了费解的C·基里延科（С. Кириенко）。而 1999 年 8 月，政治上“软弱的”C·斯捷帕申（С. Степашин）被罢免后，开始了（从达吉斯坦反恐斗争成功起）B·普京的官运亨通。

在笔者看来，普京政治风格与形象演进的逻辑是这样的：就任以后，普京立刻着手完成重建国家的任务。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从“继承者”和“家族”利益的保障者很快转变为有效的“危机管理者”（打击达吉斯坦车臣武装力量阶段），之后再转变为“战略管理者”（为解决叶利钦执政时期积累的问题，他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在 2000 年的政治自我确认阶段，普京有意识地加快了工作进程，同时在几个方面取得突破。他有效地削弱了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影响；实现了对强大的联邦会议权力的重新分配，以有利于原先只作为咨议机构的国家委员会；为恢复对地区大权独揽的领导人的控制，对联邦区实施了改革；在冲绳“七国”峰会和欧盟峰会上亮相，巩固了国家新元首的国际形象。

---

① Блондель Ж.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лидерство: Путь к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у анализу. М., 1992. С. 55.

② 马基雅维利（公元 1469-1527 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513 年 12 月，其代表作《君主论》问世。书中强调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较好的关系；必须重视军事；必须通权达变，灵活机动，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并要真正了解国情，注意避开谄媚者。这些原则后来成为一些人的治国原则。——译者注

③ Кравченко А. Макиавелли: технологии эффективного лидерства// Социс. 1993. №. 6.

通过上述有力的措施，普京走出了“后叶利钦时代协调一致”的框架。在普京执政之前，这一框架的基础，是与声名狼藉的“家族”捆绑在一起的，表现为大寡头们的业务、国家主要领导岗位的“家族私有化”、各级权力对行政和信息资源的大力依靠，以及中央和地区之间权力分配的准联邦体系。在采取坚决措施之后，普京应该向社会和精英们提出新的“协调一致”，也就是通过相应的形象和思想得到巩固的具体的行动纲领。[①]不过，任何一位政治家都能制定自己的纲领，同时根据现有形势和他所拥有的“机会之窗”（就是马基雅维利所称的“fortuna”）保持其政治形象。普京的这扇“窗”最早并不特别大。考虑到国家的衰落状态、累积起来的心理疲惫和社会的“脆弱性”，总统强势性努力的所有成果都可能由于任何一方面出现的某个大规模问题而瞬间灰飞烟灭，“库尔斯克”号潜艇灾难就展示了这一点。

普京在此情形下采取了两个步骤，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人情层面，都是恰当的。在事故发生地附近破败的维加耶沃村与遇难船员家属见面时，他承诺将担起责任，恢复俄罗斯军队和海军实力，这粉碎了 HTB—OPT 电视台当时的拥有者及其背后的超自由主义团体“闪电战”的图谋。他们指望借助公关活动彻底贬低恢复俄罗斯国家和武装力量的思想。悲剧团结了斑杂的、似乎已被完全原子化的俄罗斯社会。总统的行为得到了全社会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这一支持又赋予总统新的责任——解决军队和社会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他会面临短时间内失去社会大众支持的风险。“机会之窗”最终得以确定，而社会舆论要求普京采取快速、有效的措施在国内建立起秩序。要求总统扮演的不是“危机管理者”的角色，而是“有效的改革家”和“战略稳定器”的角色。也就是说，为确保国家生活中关键系统（国防、安全、经济、社会）的持久稳定，他应该是一位能在质量上使其完善的政治领导人。

但是，相比总统团队和国家元首在危机情况下的有效行为，长治久安更多需要的是资源。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是对现有资源（行政、经济、强力、信息宣传资源）进行有目的管理的艺术。为了使总统能够整合并且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需要具备一系列重要的条件：首先是相对良好的周边环

① Иванов В. В. Анти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Почему России не нужна «оранж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2005.

境。其次是在他周围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即使不是铁板一块，也是由共同的思想和利益团结起来的队伍。第三，具备有效的、在官僚政治监督下的垂直权力。第四是社会大众的支持，大多数人理解和赞成改革家的创举，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困难，愿意为实现这些创举而动员现有资源。第五，新政反对者阵营的瓦解和衰落，新政将使对手无法作梗。

普京的外部世界

我们再来看一看，2000 年时，普京总统一开始就拥有上述资源可供支配吗？回答是否定的。所有最初的成就只是道路的起点，任何方面出现问题都能将总统拖进政治的“沼泽地”。

2001 年 9 月，美国恐怖事件前的国际形势很像暴风雨前的宁静。世人依然不希望看到俄罗斯成为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国家，而没有对俄罗斯严厉打压被解释为是西方暂时在忙于处理自己的问题。2000 年底之前，白宫中的交椅一直是“空着”的，美国希望走出反导条约框架而引发的争论一直在持续，消除“汽油危机”，围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局势不断紧张，米洛舍维奇之后的南斯拉夫开始了来自外部的可控“自由化”。

与此同时，基本的威胁事实上要比显现出来的更严重。俄罗斯无法向西方的社会舆论解释在车臣采取军事行动的原因（2002 年秋莫斯科轴承厂剧院人质悲剧发生后，表现出的并不高昂的团结，还不是局势转折的标志），引发欧洲不少社会舆论和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反对。俄罗斯在“信息战”中明显处于劣势。在东方寻找盟友也不够积极和有效。与印度发表战略伙伴关系声明并签订军事技术协议是重要的步骤，但随后并没有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扩大接触态势。仅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有所突破（与当时各国领导人，像布莱尔、施罗德、后来又与希拉克和小布什建立起不错的私人关系，“冻结”与朝鲜的关系），并未带来最终效果。这种“战略的不完整” 曾经并且至今以进一步丧失政治主观性威胁着俄罗斯，使之难以在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开展必需的内部改革。

普京的内部政治环境

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分布。

总统主要支柱之一和联系民众的手段——“统一俄罗斯”党，正在经历个性鲜明的领导人、专业干部以及指导思想的明显缺失。[①]党的组织基础的“同盟原则”，使该党在组织上显得“疏松”。作为一个形式集中、但管控欠佳的机制，其力量和影响明显逊色于由地区官员们组成的非正式的“政权党”，统俄党没有能力同化它们。

权力机关以前是俄罗斯改革家的变革杠杆，现在也弱化了，体现在俄罗斯官僚政治的无效以及经常性的贪污腐败上。官僚政治很善于捍卫利益，但都是自己团体的利益，全然不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同时，缺失明确的组织条例以及国家部门的法律规则；联邦一级及其直辖的国家部门还相对可以调节，而地方机构则完全被各地区的“政权党”收买。为了纠正上述状况，需要对国家机关进行长期的、大投入的改革。这种改革始于 2000 年，至今尚未结束。建立起八个联邦区，由总统全权代表领导，这只是漫漫长路的开始。同时，历史告诉我们，俄罗斯没有效率和不受监督的官僚政治会扼杀所有改革。

对潜在的反总统阵营的情况需要单独进行考察。那些同意与克里姆林宫保持距离、甚至“出资”满足国家需求的寡头们，明显减少了对公共政治的参与；[②]地区领导人表面上服从，同意将联邦会议转化为不具有法律地位的国家委员会。但这都是表象。因为寡头们保留了财产、关系、对金融的监督，也就是确保他们能对政治进程施加一定影响力的一切。在将活动中心转向地区之后，他们有的获得了政治权力，有的占据了“体制构成”领域的主导地位。表面上奉公守法的地区执政精英们也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地位。声名狼藉的“行政资源”还以种种方式掌握在州长和自治共和国领导手中。今天，地区州长的选举正在恢复，尽管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联邦层面的影响力。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以及中央政权开始严重受阻的时候，哪些强大的反对派联

① Иванов В. В. Партия Путина. История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М., 2008.
② Колесников А.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авноудаление олигархов.М.:ЭКСМО, 2005.

盟可能出现？而受到危机和在社会领域被联邦政府创举刺激的民众将如何表现？谁将激发并引导大众的反对能量？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①]

因此，普京在自己仕途的初期就已处于一对一的境地，不仅面对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还面对独特的政治“沼泽”。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保持“有效的改革家”和“战略平衡器”的形象，普京需要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道路。对自己前任叶利钦（他通过引发“可控的微型危机”——干部被解职或其他突如其来的手段——来与声名狼藉的“沼泽”作斗争）经验的借鉴和依靠，不能确保解决任何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二条道路是通过提出动员方案，尝试动员社会资源。方案的分量由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强力资源得到加强（这里的问题在于，一开始就缺乏这类资源以及机制的薄弱）。第三条道路是构建复杂和庞大的利益协商机制（“行政协议”模式），它能使当局与主要的精英群体一起制定并实施重要的政治决策。最后的第四条道路是政治“虚拟化”道路，目的是摆脱权力的杠杆和主要反对者，通过形象设计追求最大声誉；这里需要说明，政治的虚拟组成部分，无疑是合法和重要的，构成所谓的权力象征性资源。而光靠技术设计，国家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②]

当局用各种方法总体上实现了有效的政治“虚拟化”。而运用“行政协议”技术则要复杂得多。精英们外表上“坚如磐石的统一”和在可控制度里保持他们的各种环节，要求进行长期的、有组织的努力以及让步和协调，而这不允许实施持续的政策，并且使权力系统更严重地依靠惯性；经济、政治、声誉和心理上的“交易支出”可能更大。

很显然，俄罗斯社会在经历了 2011-2012 年冬春之际的震荡之后，稳定化的“虚拟技术”几乎穷尽了自身的所有手段。就像“行政协议”技术一样，全部管理机制变成一个国家，是一个过分庞大但又不允许对出现的威胁做出及时反应的国家。显然需要有一个动员方案（在民主体制框架内），要求国家智慧地、有目的地凝聚起资源，不仅是强力资源（现在正在做），还有行

---

① Ключникова Т. Н. социальный выбор в условиях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нтел лигенция и идеал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Ж. Т. Тощенко. М.:РГГУ, 2010.С. 337-342.

② Кречетников А. «Электро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против «суверенной»// http://www.bbc.co.uk/russian/mobile/russia/2012/01/120110_russia_internet_politics.shtml; Евдокимов В. А. Пропаганда в Интернете// Полис. 2012. №. 4. С.137.

政、社会与经济和信息与宣传资源。总统的形象也应相应地转变。今后仅仅扮演稳定局面的“保障者”角色以及“危机管理人”角色，对他来说已没有意义，因为社会大众心理上已厌倦了持续不断的“地方性”危机，希望的不是“补洞”，而是医治“疾病”本身。因此，普京今天必须回归“战略管理者”的地位。总统竞选活动期间，他对许多战略问题发表的见解就证明了这一点。[①]如果用政治技术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意味着要求他放弃随机应变、见机行事的战术，而要在内外政策的所有方面都具有明确的思想和行动。这正是我们在文章第一部分中所写到的。

普京的当前任务

2012 年总统选举之后，对于普京来说，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同于 2000 年和 2004 年选举后的情况。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挑战巨大，风险也非常大。不再有依靠政治惯性的机会，必须综合地应对现有的挑战，赶超形势，在几个方面同时行动，运用“拥护积极设计”战略。这种设计能对形势进行质的改变，有利于俄罗斯和它的战略盟友。而相反的战略选择，将愈发加大国际和地区层面的混乱，无疑会给俄罗斯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带来威胁。在笔者看来，为了对抗威胁，为了巩固俄罗斯的地位，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普京应该完成哪些任务呢？

第一，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构欧亚空间一体化。建立一个更小的、功能性的一体化机构，来替代无组织的、已完成自己主要功能的独联体，新的机构能够完成欧亚空间国家在社会与经济和政治领域长远发展的任务，及时回应外部政治的大规模挑战，顺利发挥军事与政治协调功能。在这方面，长期的政治目标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将后苏联空间的有关主体团结在俄罗斯周围，

① Путин В. В. Россия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ется – вызовы, на которые мы должны ответить// Известия. 2012. 16 января; Его же.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2. 23 января; Его же. О наш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2.30 января; Его же.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ка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ммерсант. 2012. 6 февраля; Его ж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для России//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2012.13 февраля; Его же. Быть сильными: гарант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2.20 февраля; Его же.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012. 27 февраля.

建立共同的“现代化空间”，同时也是为了对抗反现代化趋势的扩散，对抗种族民族主义、地区分离主义、体制腐败、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①]2011年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总统倡议建立“欧亚联盟”的方案，是实施这类一体化的必要组织形式。

第二，在中亚和西亚，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其他机制构建安全体系，对于俄罗斯和普京来说，也是一项前景广阔的任务。阿富汗国内局势的发展、“伊斯兰地下运动”力量的活跃、中亚一些国家明显不稳定的局势都要求这样做。当前，由乌兹别克斯坦中止成员权而引发的集安组织危机应得到有效控制。对集安组织成员国协作体系本身应该有所反思，要考虑到成员国的现实贡献、利益和条件（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到集安组织成员国对国家军队现代化的需要）。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军事与政治领域中的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集安组织应该发展自己的事业和首创精神，不仅与上合组织平行同步，而且还要与之紧密协作，更加有效地确保地区安全。

第三，对于俄罗斯而言，在先进的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军队具有战略意义，新型军队能够应对现实威胁并成为抑制潜在敌人的可靠保证。俄罗斯军事改革肩负的使命是：保持在“后苏联空间”军事与政治一体化的“核心”作用，有效协调出现的冲突，化解潜在的威胁。军事改革应该借鉴世界上的积极经验，维护“苏联时代”的正面遗产。

第四，构建与中国、伊朗（之后再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全球稳定的原则性因素，在欧亚和全球保持力量均衡。这种伙伴关系肩负的使命是，推动建立有效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铁三角”，而这一“铁三角”能够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实施这一战略，在地区和在国际层面，包括在国际政治机构（联合国）和经济机构（世贸组织）层面，都是合理的。

第五，把欧亚变成全球的力量中心（在多极世界的框架内）是另一项战略任务。为此，必须保障欧亚一体化的全新质量，这种一体化能引导几个国

---

① Бирюков С. 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как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Этносоциум и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2012. №.5 (47).С.165-171; Birukov S, “Die Eurasische Union. Pro und Kontra eines neuen Integrationsprojekts”, *WeltTrends- Spezial. -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8, 2012, S.3-10.

家建立紧密有效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联盟。作为独立和有效的全球行为体，不仅能够捍卫联盟成员国的利益，还能宣示自己对世界格局的前瞻看法。[①] 通过欧亚人民和国家的努力，在欧亚共同“大空间”框架内，政治局势稳定之后，团结起来的欧亚能够成为新的多极“世界秩序”的一个支柱。

第六，联合国和国际法行动能力的回归。为此，俄罗斯需要得到有关方面、首先是金砖国家的积极支持。与回归国际与法律空间对立的是全球的混乱。也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通过“不结盟国家”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

第七，考虑到 2013–2015 年世界经济、金融和军事、政治危机加剧的前景，以及美英建造的“金融金字塔”塌陷的可能，向美国和英国提供人道主义帮助成为必需。

今天，社会、经济领域的任务具有特别的意义。当前，无论是拥有第四波技术浪潮科技[②]的俄罗斯，还是拥有第五波技术浪潮科技的中国，都没有能力单独转向快速发展第六波技术浪潮的科技（建筑在纳米、生物、信息基础上的生物技术、太空技术、精细化学等），在这一波技术浪潮中，美国及其盟国现在占据主导地位。应该指出，人（智力）和社会（关系）的资本，作为最大和最有效的发展潜力，是第六波技术浪潮的主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我们非西方的文明（在创新领域）的自我表达，而不是仅仅生存下来或者模仿美国及其盟国。

俄中两国在创造和发展面向第六波技术浪潮的高技术产品方面，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成功的协作方面，必须确保生产力合理配置的结构，同时在资源和能源领域确保其短期、中期和长期功能的发挥。目前情况的复杂性在于：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虽然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但都不拥有全面掌握第六波技术浪潮的基础设施。

另外的复杂性在于：在结成战略联盟的同时，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

---

① Бирюков С. 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как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вклад и знач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Геополитика. №.10.2012.С.29-37.

② 技术浪潮（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уклад (волна)）。在俄文的维基百科解释中，第四波技术浪潮的时间段是 1930–1990 年，包括石油及其产品、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通讯技术和新材料合成的发展，飞机、计算机、原子能技术的发展等。第五波技术浪潮的时段是 1985–2035 年，包括微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术等。——编者注

都不允许只注重双边合作，因为在可见的未来，建立一极或者两极世界是不合理甚至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最有前景的组织方案是多极世界，要有各种文明、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关于福利、富裕、公正、伦理、幸福的多种看法。因此，俄罗斯和中国除了在建立第六波技术浪潮的基础设施时要密切两国关系之外，还要与其他文明和地区进行协作。

同时，为了转向新的技术结构，俄罗斯需要拥有强大的经济。为强化俄罗斯经济，必须实现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结构、基础设施、创新、投资），而这是考虑到俄罗斯和“后苏联空间”特点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遵循“教条自由主义”和实施孤立战略，都是不能容忍的。新的俄罗斯经济承担的使命是：为把欧亚变成自给自足的地缘经济空间创造前提，这一空间是“全球世界秩序”新结构中平等的一极。另一方面，必须完成以下这些“实质性的”经济任务：

第一，优化国家在经济中的参与。对结构型企业和战略企业国有化，把它们作为财产还给社会（这里是指资源和能源领域）。在可见的未来，允许在先进技术结构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双成分经济”。

第二，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卢布“国际化”。把卢布变成正在形成的欧亚地缘经济空间的主要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在可能放弃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的情况下，把卢布变成世界主要货币之一。

第三，优化俄罗斯在国际贸易和世界劳动分工中的参与。放弃出口资源模式，持续发展，成为欧亚“大空间”的创新中心和地缘经济的一极，这将是对“地缘经济挑战”的成功回答。

第四，意识形态的构建是“普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研究并提出“民族”思想。这一思想应考虑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兄弟民族（欧亚）共同的生活，包含后苏联空间人民未来共同的正面形象，为他们提示长期的发展方向。

地区和国家政治的任务也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包括：

一是解决俄罗斯国内（还有欧亚经济共同体中的）联邦主义的问题，解决方法也要顾及国家问题。合理解决国家问题，为实施“强大的中央—强大的地区”发展模式创造前提。在统一的全俄经济、法律和政治空间框架内，

在更广阔的欧亚经济、法律和政治空间框架内，将地区变成社会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独立中心。

二是解决俄罗斯人民的地位和使命问题。俄罗斯人作为俄联邦事实上的主体民族，其天职是克服当前的退化状态，起到“核心”和“平衡器”作用，并把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团结到自己周围，通过俄罗斯国家机构来实现综合现代化和与世界共同体的一体化。为此目的，俄罗斯国家机构肩负着更全面地体现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特色的使命。

上述问题的解决将使普京能够和自己的战略伙伴一道，其中自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当代国际和内部挑战做出应有的回答，捍卫俄罗斯世界大国和全新的世界秩序核心成员国的地位。

（贝文力 译）

【**Abstract**】Russian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is part of “Putin’s program”, focusing on “internal reform”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various social interest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However, the mass are getting tired of Putin’s role as “protector” for stability and “crisis manager”. Therefore, Putin must return to the status of “strategic manager”, nevertheless, there is less time left for Russian ruling elites to determine the changes. As a result, currently it is imperative to find a political plan to keep “Russian system” from undergoing a new round of disasters and damaging threats. Based on this,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 between society and state will be established, which is a mission yet to be completed by Russian leaders. Only when Russia has achieved its modernization, rebuilt its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modes, and also only when Russians obtain political and democratic status, can current challenges responded. Any other plans will suggest Russia, with a long history, will eventually decline and collapse.

【**Key words**】 Russia, National Modernization, Putin’s Policy, Challenge, Response

【**Аннотация**】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в России — это

«программа Путина»,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ная на внутренних реформах, принимающая во внимание различ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вопросы и вызовы, играющая роль «гаранта»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ситуации и «менеджера кризиса», но утомлён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массам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утин должен вернуть себе статус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менеджера», однако, оставля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вящей элите всё меньше и меньше времени, необходимого для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изменени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най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для гарантии того, чтобы «система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 не испытала нового раунда бедствий и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й угрозы, и на этой основе создать модель «динамичного равновес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миссией, которую лидерам России ещё не удалось завершить. Тольк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траны,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и, только дав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получи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только это станет ответом современным вызовам,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сценарий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упадок и распад обладающей длительной историей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страны, политика Путина, вызовы, ответ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经济

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化与精英斗争
——近期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的两重逻辑

张　昕*

【内容提要】在上世纪 90 年代两轮大规模私有化结束之后，过去十多年内俄罗斯“国家－资本”间关系呈现两个冲突的趋势：一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 2008 年危机前达到高峰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二是持续不断的“第三波私有化”浪潮、尤其是在 2009 年以后俄罗斯政府的新私有化动议。分析这两个貌似冲突的趋势背后的动因，以及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如何成为两个趋势冲突形态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意义。这两组政策选择的背后，是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内部对于实现俄经济结构转型的两种不同路径选择。在这样的精英冲突背景下，新私有化动议在 2017 年前如期完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关键词】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公司　产权　私有化　精英斗争
【中图分类号】F038.1(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6-0085-(21)

引 言

2000 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后，俄罗斯经济中一直存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并行趋势。一方面，俄罗斯国家不断提升自己对于经济的控制力，尤其是通过直接控制重要产业的核心资产、最高领导人安插自己的

*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亲信进入国家企业管理层，形成了和叶利钦时代“寡头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国家－资本”体制，经常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2006-2007 年间俄罗斯政府建立的一组新型“国家公司”是这个趋势中最明显的一个政策选择。同时，俄罗斯自 1992-1994 年间“票券私有化”、1995-1997 年间“现金私有化”两轮大规模私有化结束之后，虽然“私有化”或者“产权改革”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但俄罗斯经济领域里所有权的变迁并没有停止，政府主导的私有化也没有终结。尤其是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新动议，又成为经济领域里最重要的危机应对政策选择之一，在 2012 年总统大选之后私有化动议也仍然是新政府内部最引人注意的政策争议之一。[①] 这样两组政策选择构成了鲜明对照。

要理解这两组矛盾的政策选择，就必须把它们置于更长远的国家—资本互动中去考查，尤其是澄清普京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2006-2007 年间的“国家公司”政策和最近三年高调的私有化新动力背后，凸显的是俄罗斯国家政治精英集团内部在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下围绕资本所有权的争夺，以及不同发展理念的冲突和较量。本文将分析普京时代“国家资本主义”和第三轮私有化这两种路径形成的背景因素，并以“国家公司”和近期私有化政策为中心，描述俄罗斯精英斗争的冲突场域。最后根据上述分析对俄罗斯国家性质（尤其是在普京 2012 年重归总统宝座之后）和未来俄罗斯的国家—资本关系作出预测。

一、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

整个 1990 年代，俄罗斯政府没有试图对那些私有化之后仍然保有显著

① 比如梅德韦杰夫 2012 年 5 月召开新内阁第一次会议中就把私有化作为本届政府的七个主要工作重点之一，参见“Medvedev Sets Out Key Tasks for New Government”, http://en.rian.ru/russia/20120521/173585759.html。此后在总结自己担任总理六个月之后的政策成就时，梅德韦杰夫也把私有化作为自己今后工作三个重点之一，参见 Vladimir Kuzmin, “Measured Seven Times: Cabinet of Ministers headed by Dmitry Medvedev has summed up the first interim results of its activities”, *Rossiyskaya Gazeta*, November 30, 2012。并且把私有化称为俄罗斯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价值观，私有化不仅仅是“从政府向私人所有权的简单转移”，而且是“指导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参见“Medvedev on Russia’s Economy: A Storm is Brewing”, *Moskovsky Komsomolets*, November 29, 2012.

国家股份的企业施加系统影响。随着 2000 年普京上台和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经济体系从 2001 年开始逐渐演变成在能源、机械、军工、基建、铁路、核电等行业的国家主导体制。这个过程以 2003 年的尤科斯事件为转折点，在 2004 到 2007 年间得到全面加速。结果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行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如天然气）或者具有特别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如核能）基本是一家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垄断经营。在那些即便不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里，规模最大的前一两家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从私人手中通过各种方式被收回到国家手中。[①]

普京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安插自己信任的助手到这些企业的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担任主要管理者的职务。例如，2001 年普京撤换了长期担任俄气公司（Gazprom）总裁的兰姆•维亚希列夫（Рем Вяхирев），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同样来自彼得堡的青年经济学家阿列克谢•米勒（Алексей Миллер）。此后，普京又撤换了俄罗斯铁路公司（Russian Railway）的总裁尼古拉•阿克谢年科（Николай Аксёненко）。2004年夏天，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戈尔•谢钦（Игорь Сечин）被任命为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董事会主席，而来自总统办公厅的其他成员则加入了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和俄罗斯铁路的董事会。此后，一系列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迅速成为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的核心成员。于是，这一系列企业的崛起和与之相伴随的俄罗斯整体经济的复苏，使得俄罗斯经济体制是否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②]

从宏观经济指标看，2000年到2008年期间，俄罗斯国家在经济中地位的回升也非常明显。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一直稳定在30%左右。到2003-2004年间，则上升到接近40%。稳

---

① 对 2002-2007 年间这个俄罗斯经济再国有化过程的分析，可参阅 Яков Паппэ, Екатерина Дранкина. Как национализируют Россию//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Деньги. 10.09.2007. http://www.kommersant.ru/doc/802314

② 比如在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 Portfolio, 2010 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专题讨论中，普京政府和这些大型国企之间的关系都被视为俄罗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证据，参见“Special report: state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 2012.

定在这一水平几年之后，到2008-2009年间，达到了约50%。[①]国家直接提供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24%增加到2007年的43%，从200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 上升到 2008年的 4.5%。[②]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股市中所占的份额也从2003年3月的24%上升到4年后的40%。[③]根据俄罗斯《专家》杂志的年度大企业调查数据，在俄罗斯400家最大规模企业中，2004年有81家企业及总收入中的34.6%为国家所控制；到2006年，相应的数字分别已经上升到103家企业和总收入的40%。[④]虽然普京本人一再否认自己的政府在领导建立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在俄罗斯经济中的控制地位的全面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通过对于重要产业部门的资产和主要管理层的直接控制。

二、作为新尝试的“国家公司”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家—资本”关系领域内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2006-2007 年间新型“国家公司”的设立。2007 年底，在普京即将结束自己第二任总统任期时，他签署法令创立了八个法律地位特殊的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国家公司”（госкорпорация）。[⑤]这既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性公共投资，也是 90 年代末以来俄罗斯政府对能源出口收入剩余最重要的一次资产再分配。

2006 年末开始，俄罗斯政府先后创设了两类专门的组织形式来协调公共投资，重组国有企业：

一是建立由国家掌握多数股的开放式联合股份公司（Open Joint-Stock Company）。在当时的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的倡议下，

---

① EBRD, *Transition Report*.

② Aslund, Anders, S. M. Guriev, and Andrew Kuchins, eds., *Russia after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p.216.

③ Catherine Belton, “Kremlin Moves to Regain Control of Busines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7, 2008.

④ Ekspert, *Annual survey of Russia's largest companies*, October 1, 2007.该调查的历年数据可以在http://raexpert.ru/ratings/expert400/获得。

⑤ 对于“国家公司”政策的详细分析可参考 Vadim Volkov, “State corporations: another institutional experiment”, *Pro et Contra*, 12 (5-6), 2008.

俄罗斯政府先后将36家造船企业和16家航空企业合并成两家由政府控股的股份公司：联合船舶制造公司（OSK）和联合飞机制造公司（OAK），希望在俄罗斯军工产品出口日益活跃的背景下增加航空和船舶业民用产品在国际市场的销售。谢尔盖·伊万诺夫和伊戈尔·谢钦——当时的两位联邦政府副总理、普京在情报系统时的同僚——被任命为这两个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第二个更具创造力的组织形式则由当时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Rosoboroneksport）的负责人谢尔盖·切梅佐夫（Сергей Чемезов）——另一位与普京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提出：利用非盈利性民间组织的“壳”，通过专门立法成立非盈利性质的公司组织，然后再授权投资基金或者其他企业来委托管理。这个做法在法律上利用了 1999 年俄罗斯《非商业组织法》中有关“国家公司”（госкорпорация）的特殊条款规定——这类企业是由国家拨付资金或者资产建立、用于促进公共利益或者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这个法律条文此后在 2007 年帮助催生了六家资源雄厚的国家公司：发展银行（负责道路、通讯、港口等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负责推进新技术研发）、奥林匹克建设公司（负责准备 2014 年索契冬奥会的基建设施）、住房改革基金（负责更新俄罗斯城市下水道和旧房改造）、俄罗斯技术公司（接管此前归属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国防产业资产以及其他相关的汽车、化工领域的部分企业，负责军用技术研发）以及俄罗斯核能公司（负责接收所有的民用核电站和相关建筑企业以及从事核浓缩技术的企业）。[①]这些企业的目标设定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希望把能源出口积累下的资金导入技术创新，从而帮助实现俄罗斯经济的结构升级和重建俄罗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或者是帮助俄罗斯政府推动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公司的设立是俄政府利用能源出口收入剩余的一个新的制度尝试。此前在2005-2006年间，俄罗斯政府先后尝试过公私合作、联邦投资项目和“全民项目”等不同操作手段，但是效果都不好。在公共投资方面，由哪一个机构来管理公共投资，由谁来监管和指导资金的使用，如何避免低效投资，都没有找到有效的制度解决方案。而围绕着能源出口收入剩余又引发了不同利益集团和精英组织之间的冲突斗争。当外部不同机构、组织之间相互监督、

① 所有国家公司的基本情况见表 1。

信息互换的成本过高时，一个自然的选择就是在组织形式上实行“纵向一体化”——把预算资金和资产转移到通过专门立法设定的特殊非盈利公司，然后由最高领导人在自己信任的团队中任命少数精干可靠的人士组成核心管理团队或者监事会团队，并且负责监督实行具体可见的目标。国家公司的设立，在现有政府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的背景下，给予总统对于这些国家公司管理层和监事会的人事任免权，从而确保了总统在现有政府的行政体系之外对于大规模政府资金的直接控制权。8家国家公司的设立，意味着15名当时联邦政府内副部长以上级别的官员掌握了这些企业的高层位置。比如当时的地区政策部部长德米特里·科扎克（Дмитрий Козак）就担任两家国家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同时还在另外两家的监事会担任职务。[①]

国有公司的特殊法律地位，意味着这些公司由政府创立，而不是私人企业。但是这些企业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因为一旦依法设立，由政府拨付的资金或者资产就成为公司本身的资产。尤其是国家对那六家设定为非盈利组织机构的公司的控制已经不再具有正式的所有权基础，而主要依靠对于管理层的任命。在剩下两家作为开放式联合股份公司的组织里，国家仍然通过股权保持了传统的控股权，但这种控股权在实际操作中也集中体现在最高领导人和自己任命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企业的管理高层直接听命于指派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不受政治体系内部关于财政预算的正式制度和程序的监管、协调和约束。在没有明确利润指标和外部市场竞争约束的条件下，这些公司也没有清晰的公共监管机制，因此政府（或者说总统个人）将以何种指标衡量这些公司的经营有效性也并不清楚。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除了对俄罗斯核能公司之外，连审计署对于这些企业也没有审计权。尤其是俄罗斯技术公司的设立，把之前切梅佐夫对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控制权几乎转变成了直接的现金索取权。所以俄罗斯学界和媒体批评设立这样国

① 这些官员参加国家公司的具体情况可参考 Vadim Volkov, “State corporations: another institutional experiment”, Table 2.对于普京任内参与八家国家公司之外其他重要大型企业管理层的高级官员的名单可参考 Taehwan Kim,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09 PSA Annual Conference, April 7-9, 2009, Manchester University, Table 4.

家公司的实质有可能是变相的私有化。[①]

表1　2006-2007年间成立的国家公司名单[②]

国家公司名称	设立时间	公司性质	财政拨款金额	国家拨付资产	监事会主席
联合飞机制造公司 United Aircraft Corporation	2006 年 11 月 20 日	开放式联合股份公司	2.5 亿美元	39 亿美元	第一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
联合船舶制造公司 United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2007 年 3 月 21 日	开放式联合股份公司	11 亿美元	20 亿美元	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伊戈尔·谢钦
发展银行 Bank of Development	2007 年 5 月 17 日	非盈利组织	75 亿美元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维克托·祖布科夫 (Виктор Зубков，同年 9 月担任总理）
俄罗斯纳米技术司[③] Russian Corporation for Nanotechnologies	2007 年 7 月 19 日	非盈利组织	54 亿美元		教育和科学部部长安德烈·富尔先科（Андрей Фурсенко）
住房改革基金 Communal Services Reform Fund	2007 年 7 月 21 日	非盈利组织	100 亿美元		地区政策部部长德米特里·科扎克
奥林匹克建设公司 Olympstroi	2007 年 9 月 30 日	非盈利组织	130 亿美元		地区政策部部长德米特里·科扎克
俄罗斯技术公司 Russian Technologies	2007 年 11 月 26 日	非盈利组织		300 亿美元	国防部长安纳托利·谢尔久科夫（Анатолий Сердю-ков）
俄罗斯核能公司 Rosatom	2007 年 12 月 1 日	非盈利组织		500 亿美元	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索比亚宁（Сергей Соб-янин）

通过国有公司的设立，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希望绕开低效的官僚层，利用

① 俄罗斯媒体对此常用“天鹅绒私有化”的说法。2007年末俄罗斯一名基金经理人声称自己所控制的一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最终所有人，是包括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在内的俄罗斯强力部门，他们正在收购那些没有履行自己“社会责任”的企业；而且这个基金得到包括内务部、紧急情况部和国防部等部门的支持，一般可以以极其优惠的价格收购到目标企业。这位经理人对此所使用的新名词“天鹅绒私有化”，成为日后描述类似事件的标准词汇（关于此事件可参阅张昕：“‘国有化’需要全民监督”，《东方早报》，2007年12月25日。）

② 表 1 根据 Vadim Volkov, “State corporations: another institutional experiment”提供的信息加工而成。表中各家国家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职务背景，是指他们在公司建立时担任的公职，信息来自俄罗斯联邦政府官方网站和各个公司的官方网站。

③ 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最初作为“国家公司”在 2007 年成立，此后在 2011 年 3 月 11 日重新注册为开放式联合股份公司，公司的新简称为表 3 中出现的“RUSNANO”。

这样的新组织形式更有效地将财政剩余投入国内经济，以提供经济现代化和基本民生所需的基础设施。对于部分高科技产业（军工、核能、飞机制造、船舶制造），国家公司的设立也实现了产业合并集中的目的，重合了经营权和所有权。同时，俄罗斯领导人试图通过这些公司在私有化之外找到独立管理大规模国有资产的新办法。这样的尝试可能的负面后果是，公司的建立可能演变为变相的私有化，把财产转变成为个人化了的国家财产。同时，这些国家公司、尤其是主要管理层的行为目标高度依赖于总统选举周期和政治局势，可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除了这些新成立的国家公司，截至2008年，俄罗斯政府在130家股份公司中拥有控股股份，在其他1500家企业中拥有非控股权的股份。[①] 除了直接控制企业的股权之外，2006-2008年间公营部门也以间接方式在扩张：公共采购规模大幅扩张，对于已经确定的“战略产业”不断提升外资进入的门槛，部分行事高调的外资项目被迫退出（壳牌被迫把自己在萨哈林二期的股份出售给俄气公司，TNK-BP同样把自己在科维克塔项目的份额出让）。

三、第三轮私有化与 2008 年金融危机

和上述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经济内部私有化的持续动力。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先后经历了 1992-1994 年间的“票券私有化”、1995-1997 年间的“现金私有化”两轮大规模私有化。这其中尤其是第一轮私有化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在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类似实践中都是最突出的。[②]1998 年以后，类似 90 年代早期利用私有化达到创造大规模私有阶层、防止共产主义复辟的目的已经不再重要。1998 年以后开始的所谓“第三阶段私有化”，不再重复以前大规模、高速度的操作方式，基本

① “Discreet revolution”, *Vedomosti*, July 4, 2008. 除了上述国家公司之外，俄罗斯政府还成立了一些既不是传统的国有企业也不属于新型“国家公司”的所谓“发展型组织”，比如专门负责俄罗斯“硅谷”斯科尔科沃园区开发的斯科尔科沃基金会。

② 关于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一个批评性的综述，可参阅作者的博士论文 Zhang Xin, *Scramble for Control: Market, Law and Corporate Property Conflicts in Russi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10, Chapter 2.

上按照各个项目单独推进和现金拍卖的方式运作，并一直延续到现在。1998年以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每年都会通过一份准备进入私有化进程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的名单，并组织公开拍卖。经过这三轮私有化，到 2009 年底，一共有超过 94,000 家国有企业和国家组织被私有化，其中包括 22,000 多家工业企业。[①]进入新世纪，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先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私有化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计划中的重点。同时，针对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两轮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俄罗斯政府也尝试了不同的方式，让过程更公开和透明。[②]但是，迄今为止，这第三轮私有化的推进速度，尤其是大型企业的私有化速度非常缓慢，严重滞后于政府的规划。比如，2008 年-2010 年间私有化的总收入不到 10 亿美元，远低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千分之一的比例。2011 年和 2012 年的私有化总收入虽然有明显提高，但是这两年的私有化业绩也仅仅归功于两笔大额交易：2011 年对外贸银行和 2012 年对储蓄银行部分股份的私有化。整体私有化速度仍然远远落后于联邦政府的计划。[③]新私有化计划的“推而不进”导致联邦政府每次调整和公布新私有化名录时，对于之前私有化过程迟缓的批评成为必定会出现的内容。然而，2008 年的金融危机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经济的表现和统治精英的较量算计。2008 年危机之后，同样来自俄罗斯政治最高层推动私有化进程的声音迅速活跃，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冲撞以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为导火索，到 2012 年末伴随着总统权力交接而进一步升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俄罗斯政府最先否认本国将受危机的冲击，认为政府的硬通货储备足以将俄罗斯金融体系隔离在发轫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外。[④]随着原油价格从2008年7月的每桶147美元迅速降到年底的40美元，当年卢布对美元贬值40%，股市跌去72%，俄罗斯政府再也无法保持乐观，甚至被迫搁置了一系列规划中的中长期计划。2009年3月，普京撤换了负责

---

① Dolgopyatova T., Iwasaki I., Yakovlev A.,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Business: A Firm-Level Analysi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22.

② Peter Rutland, “Business Sector in Post-Soviet Russia”, in Gill, Graeme J., and James Young,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288-304.

③ Sergie Guriev, “New Wave of Russian Privatization”, Note form the French-Russian Observatory, No.2, January 2013, p.12.

④ 张昕：“警钟已经敲响”，《东方早报》，2008 年 10 月 10 日。

四个“国民计划”（农业、医保、教育和住房）的内阁成员。危机也导致俄罗斯财政状况迅速恶化：2008年财政盈余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到2010年，财政赤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9%。由于顾忌到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和2012年的总统选举，联邦政府不愿意增税或者缩减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出售国有企业或者政府持有的企业股份，成为缓解危机的自然选择之一。[①]

这场危机对于在过去八年繁荣期中高速成长起来的俄罗斯精英阶层是一个沉重打击，显示出俄罗斯并没有摆脱资源出口经济的脆弱性。当危机急速缩减了俄罗斯经济的总盘子之后，所有主要精英集团都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掌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绝对减少。自由派对于市场的基本信仰受到全面冲击，前寡头控制的公司股份和房地产财富迅速缩水，强力部门赖以生存的国家财政遭到冻结。在位的官僚集团则发现，此前逐渐成形的治理局势已经失控。同时，精英间围绕着如何在缩小了的经济总盘子内保持自己的份额展开了新斗争，并试图把造成经济困境的责任推卸到其他个人或者集团身上。

在应对危机的策略中大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思路。一部分自由派希望坚持经济开放，在维持普京前两个任期内成型的能源出口主导的道路的同时，大大加速私有化进程，尤其是扩大外资可以进入的范围，在借助私有化收入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利用外国资本帮助俄罗斯企业的技术进步。另一些可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精英则希望设立贸易保护壁垒，管制价格，并对破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不愿意放弃国家对于主要产业的直接控制，质疑利用外国资本进行产业升级的可行性。对于处理危机的不同态度构成了危机发生至今俄罗斯精英冲突的主旋律之一，而其中私有化和调整国家—资本关系，也成为精英斗争的核心问题。

2009年，俄罗斯政府通过了由当时的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Алексей Кудрин）倡导的所谓“新私有化动议”，启动了新私有化进程。这个动议允许外资进入十来个有吸引力的战略国有企业，并且部分或者全部出售几千个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第二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就正式公布了第一

① 梅德韦杰夫的主要经济智囊、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校长谢尔盖·古里耶夫多次强调为了缓解危机推行迅速私有化的必要性，参见 Sergei Guriev, “Privatization as a Crisis-Fighting Measure”, *Moscow Times*, June 22, 2012.

批参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名录（见表2）。这个私有化计划是1997年第二轮私有化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时的估计是，在三年内通过私有化，联邦政府将获得290亿美元的收入。此后，私有化的具体细节（具体企业名录、私有化进度、出售方式、竞拍者的资格等）多次修订。2011年7月联邦政府又提出了追加的私有化企业名录（见表3）。①

表2　2010年颁布的私有化企业名录

公司名称	私有化前政府持股比例	私有化目标
外贸银行 VTB	75.5%	2012-2013 年间出售 25.5%－1 股
联合商业船队公司 Sovcomflot	100%	2012-2013 年间出售 50%－1 股，在 2014-2015 年间减少到控股比例以下
联合谷物公司 United Grain Company	100%	2012-2013 年间出售 100%股份
俄罗斯水电公司 RusHydro	57.97%	2017 年前完全退出
联邦电网公司 Federal Grid Company of Unified Energy System	79.11%	2012-2013 年间出售 4.11%－1 股
储蓄银行 Sberbank	57.58%	2012-2013 年间出售 7.58%－1 股
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75.1%	2015 年前出售 25%－1 股
俄农业租赁公司 RosAgroLeasing	99.9%	2013-2015 年间出售 49.9%股权
俄罗斯农业银行 Rosselkhozbank	100%	2015 前出售 25%股权
俄罗斯铁路公司 RZD (Russian Railways)	100%	2013 年出售 25%－1 股

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http://ht.ly/8ECsP。注：根据俄罗斯现行《公司法》，股份公司内部对于重大决策的否决需要25％加一股的“拦截性股权”（blocking stake）。

① 除了表 2、表 3 中列出的大型企业之外，联邦政府的私有化方案中也包括了针对数量更多的中小企业的出售方案。在 2011 年提出的三年私有化方案中，总共有超过 1400 家在过去十年中被称为“国企”的企业将会被私有化，其中约 9 成是中小企业。

表3　2011年颁布的追加私有化企业名录

公司名称	私有化前政府控股比例	私有化目标
俄罗斯航空公司 Aeroflot	51.17%	2017 年前全部撤出
埃罗莎钻石公司 Alrosa	50.9%	2017 年前出售全部 50.9%股份
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Sheremety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	100%	2017 年前全部撤出
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 Inter RAO UES	14.8%	全部撤出
扎鲁别日石油公司 Zarubezhneft	100%	2017 年前全部撤出
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 ①Rusnano	100%	2012-2013 间 出售 10%股份
联合飞机制造公司 United Aircraft Corporation	82.95%	在 2017 年前，俄政府保持控股权
联合船舶制造公司 United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100%	在 2017 年前，俄政府保持控股权
乌拉尔车辆厂 UralVagonZavod	100%	在 2017 年前，俄政府保持 75%+1 股股份
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 Transneft	78.1%	在 2017 年前出售 3.1%－1 股股份

资料来源：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http://ht.ly/8ECsP

四、私有化背后的精英斗争

对于 2010 年方案的推动者来说，方案出台后两年内的推进速度不能令人满意。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 2011 年初带头公开表达了对现有私有化方案实施效率的不满，在即将到来的选举周期前再次明确了 2009 年开始的私有化方案的基本方向不变。梅德韦杰夫和当时的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Игорь Шувалов）都对负责私有化的俄联邦资产管理署的工作效率提出过公开批评。2011 年中，联邦政府内部也对是否需要将该署拥有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职能移交给其他专业机构，是否需要改变由单一联邦政府机构负

① 前身是表 1 中的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Russian Corporation of Nanotechnologies）。

责私有化的做法展开激烈讨论。[①]

在 2011 年重申私有化方案大方向之前，当年 3 月，梅德韦杰夫已经作出一项出人意料、但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要求联邦政府内副总理和部长以上级别的高官必须退出大型企业的董事会。第一批“劝退”名单包括了在 17 家大型企业董事会任职的副总理和部长级官员共 8 人（见表 4）。[②]在预定的截止期（2011 年 7 月 1 日）之前，这 17 家企业中的联邦政府高官都已经离开了各自在董事会里的职位。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被称为“俄罗斯石油沙皇”的副总理伊戈尔 •谢钦卸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表 4　2011 年 3 月被要求退出大型国企管理层的联邦政府高官

官员	需要退出的企业名单	官员	需要退出的企业名单
阿・库德林（副总理、财政部长）	外贸银行（VTB） 埃罗莎钻石公司（Alrosa）	安・谢尔久科夫（国防部长）	国防服务公司（Oboronservis）
维・祖布科夫（第一副总理）	俄罗斯农业银行（Rosselkhoz） 俄罗斯国有酿酒集团（Rosspirtprom） 俄农业租赁公司（RosAgroLeasing）	谢・什马特科（С. Шматко，能源部长）	俄罗斯水电公司（RusHydro）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 扎鲁别日石油公司（Zarubezhneft）
伊・谢钦（副总理）	俄罗斯石油（Rosneft）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Rosneftegaz） 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Inter RAO UES）	伊・列维京（И. Левитин，交通部长）	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Sheremety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 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
伊・谢戈廖夫（И. Щёголев，电信部部长）	电信投资公司（Svyazinvest） 第一频道（1TV）	叶・斯克伦尼科（Е. Скрынник，农业部部长）	联合谷物公司（United Grain Company）

私有化方案“推而不进”的部分原因是纯粹的经济因素。如果视国有企业的主要价值是提供财政收入，那么从纯粹的短期经济利益看，俄政府缺乏私有化的动力。目前俄罗斯主要国有控股企业大都是账面上的盈利企业。对于这些企业，虽然活跃的资产市场可以提供优厚的出售条件，但政府并没有

① 关于这个决定和私有化展开的难度， 可参考张昕：“国家资本主义的终结？”，《东方早报》，2011 年 7 月 7 日。

② 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令原文见 http://news.kremlin.ru/ref_notes/900。该规定实行之后，联邦政府内副部长以及以下级别官员仍然可以留在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会里，但是不能担任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强烈的出售动机。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国家财政出现困难急需额外资金时，低迷的资本市场也意味着出售企业的黄金时机已经错失。2011 年 5 月，俄政府出售摩尔曼斯克港口就曾因没有竞标者而流拍。当然，如果考虑私有化的政治逻辑，则对于私有化进程推进迟缓的解释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国有企业中的职位经常被用来奖赏政治竞争中胜利一方的支持者。新任的政治领导人因此倾向于利用私有化来解除竞争对手在位时安插在国有企业的人员，而且这样的做法通常不需要通过立法程序，可以由行政权力直接决定。这更有利于新任领导人绕开诸如立法机构或者其他政治制度约束来实现打击对手的目的。[①]在俄罗斯政府内部、尤其是联邦政府高层政治精英内部对于私有化意见分歧严重的前提下，私有化本身作为政治工具的价值也进一步升高。此外，有了 90 年代两次大规模私有化的前车之鉴，俄罗斯政府希望这一轮私有化的过程更加透明公正，减少政治上的争议。部分的方案设计者希望通过“人民私有化”的方式来向一系列广泛的投资者出售股份，以达到更加公平公开的目标。但是，曾经考虑过的对外贸银行、储蓄银行和俄罗斯石油进行“人民私有化”的方案，都没能按计划彻底推行。2007 年曾经尝试过以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方式出售部分资产的外贸银行，也在 2012 年被迫回购售出的股份。[②]部分大型企业的主要管理层本身也对国家主导的私有化方案表示反对。[③]同时，俄罗斯公众对于此前私有化经历的负面记忆，也导致了在俄罗斯继续全面私有化的社会基础薄弱。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2012 年公布的民调结果，在 35 个国家（包括 30 个转

---

① 关于发展中国家内大规模私有化作为政治竞争工具的研究可参阅 Barbara Geddes,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Journal of Democracy*, 5 (4), 1994, pp.104-118. 和 Barbara Geddes, “Douglass North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J.Alt, M.Levi and E.Ostrom, ed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nversations with Nobelists abou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1999, pp.200-227.

② 外贸银行 2007 年出售给公众的股票此后价格有大幅下跌。2012 年初在普京的授意下，外贸银行又以 2007 年 IPO 时的价格（相当于当时市场价格的两倍）购回了 833 亿股股票（“VTB completed buy back for 11 bln roubles”, *Russia Today*, April 17, 2012.）

③ 对私有化公开表示过反对的有俄罗斯石油前总裁谢尔盖·博格丹齐科夫（Сергей Богданчиков）、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总裁尼古拉·托卡列夫（Николай Токарев），和储蓄银行监事会主席、俄罗斯央行行长谢尔盖·伊格纳季耶夫（Сергей Игнатьев）等。Stratfor, “Russia’s privatization plan”, November 2, 2010. http://www. kyivpost.com/opinion /op-ed/stratfor-russias-privatization-plan-88547.html

型经济国家和英国、德国、土耳其、法国、瑞典）近 4 万名受访对象中，只有阿塞拜疆的受访者对于私有财产的平均信心低于俄罗斯。[①]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普京个人对于私有化方案的暧昧态度也是导致其推行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普京在原则上支持私有化的大方向，多次在公开场合支持把私有化作为改善俄罗斯对外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比如，在 2012 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刚正式就任第三期总统不久的普京在自己的主题演讲中，就明确重申“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我们的目标”，并承诺国家将从一系列产业中退出。在 2012 年的总统竞选过程中，普京通过多个不同媒体渠道发表了一系列带有竞选纲领色彩的文章。在专门论述经济纲领的文章中，普京指出：国家从俄罗斯经济中逐步有序退出是自己经济纲领的重点之一，今后四年内国家将大幅降低在大企业中的持股份额。[②]另一方面，普京又是 2006-2007 年国家公司计划的积极推动者。在上述经济政策竞选纲领中，他对于私有化提出了明确条件，不会低价出售国有资产：“我们不会只是为了得到额外的现金来增加财政收入而出售，而是主要为了增加经济的竞争水平。”在 2012 年 5 月初第三次就任总统后，普京在正式颁布的总统令《关于政府的长期经济政策》中进一步明确，除了自然垄断和军工行业的企业之外，在 2016 年前国家将从非自然资源领域的企业中退出。[③]这个承诺在私有化对象的范围上相比竞选时提出的口号已经有所收敛。此后，普京又在 5 月 21 日宣布将若干家企业确定为“战略企业”，其中包括此前已经出现在两批私有化名单上的俄罗斯石油、俄罗斯水电公司、联邦电网公司以及尚未列入私有化名录的地区电网控股公司（IDGC Holding），从而使这些企业在原则上可以避免成为私有化的对象。[④]普京还宣布，如果能源类的企业进入私有化程序，他们的股份必须卖给国家控股、已经由谢钦控制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Rosneftegaz）。[⑤]新政府成立之后的另一项新政策，

---

①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2012.
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О наш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ах// Ведомости. 30 января.2012.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Указ «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news.kremlin.ru/acts/15232
④ “Editorial: Kremlin’s share”, Gazeta.ru, May 23, 2012.
⑤ 国有企业 Rosneftegaz 在 2012 年拥有 75.16%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股份和 10.74%俄气公司（Gazprom）股份。

则部分推翻了此前梅德韦杰夫在 2011 年 3 月的决定，重新允许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到大型国企任职 。[①]此外，在关于私有化过程的法律程序上，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内的总统办公厅与梅德韦杰夫作为总理领导的政府（白宫）之间也正在展开权力斗争。克里姆林宫在 2012 年 12 月初已经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修改目前的法规，把管理国家资产的全部权力（包括出售国家资产和私有化）归于总统。[②]而目前俄罗斯内阁的初步反应是，将“婉拒”克里姆林宫提出的要求，坚持内阁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权是宪法确定的，总统只能介入那些被总统令专门确定的战略企业的管理和出售。[③]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已经公开表示，现有关于私有化的法律框架已经足够完善，不需要进行改动。[④]俄罗斯企业界因此不乏对政府发出的信号前后不一的抱怨：联邦政府一方面不断释放出加快私有化进程的信号，另一方面，新总统刚上任颁布的系列政策发出的又是另外一种声音，而且政府内部也不断在释放看似矛盾的信息。[⑤]

颇为反讽的是，2008-2012 年间总统梅德韦杰夫高调设定的私有化目标在总理普京手里没能完成，在 2012 年 5 月新政府成立之后类似的私有化方案又由总统普京交给总理梅德韦杰夫来完成。[⑥]2012 年 5 月成立的梅德韦杰夫为总理的新内阁中主张迅速私有化的派别获得了更多的职位：其中前总统经济顾问阿凯迪・杜沃克维奇（Аркадий Дворкович）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谢

---

① 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 2012 年 12 月 4 日的报道，俄国有资产管理署已经拟定了一份国企董事候选人的初步名单，三分之二的国企董事将由政府官员担任。Госкомпаньоны: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списки чиновников-кандидатов в директора госкомпаний// Коммерсантъ.12.04.2012.

②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 1995 年-1997 年间曾经拥有这样的权力，但是 1997 年开始的大规模企业债务危机和工资拖欠迫使叶利钦主动把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转移到内阁，从而部分推卸了总统在这个领域的责任。此后，普京在 2001 年曾经通过总统令方式明确由内阁负责管理国有资产。

③ Pyotr Netreba, “Supreme Privatizer”, *Kommersant*, December 13, 2012.

④ “No New Legal Acts Needed on Privatization---Shuvalov”, Interfax, December 17, 2012.

⑤ Natasha Doff, “New asset sale plan disappoints investors: The government’s new schedule fails to bring some much-needed detail to the privatization drive”, *Moscow News*, June 9, 2012.

⑥ Editorial, “It Remains To Be Seen: Editorial Examines Putin, Medvedev Attitudes Toward Privatization”, *Vedomosti*, June 09, 2012.

钦的离职，被认为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人事安排。[①]舒瓦洛夫、杜沃克维奇和艾尔维拉·那比乌丽娜（Эльвира Набиуллина，2008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间担任经济发展部部长）等人基本坚持国有企业应该全面私有化，仅特定战略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国家保持“黄金股”的方式保持控制权。对于设立大规模的战略产业名录和规定战略企业不参与私有化的做法，前经济发展部部长、目前担任俄罗斯储蓄银行行长的戈尔曼·格雷夫（Герман Греф）也表示了强烈的反对。[②]这个派别的成员认为和 90 年代相比，俄罗斯目前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市场机制和相应的专业人才储备，在私有化操作上完全可以比 90 年代颇具争议的两轮大规模私有化做得更加透明公正，私有化之后新企业也具备更好的条件招募到合格的高级管理层。同时，虽然目前市场价格确实没有给私有化计划中的企业很高的估价，但这恰恰是市场对于国家控制的这些企业绩效不信任的表现，拖延私有化并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在私有化之后，这些企业的真正价值才能得到全面反映。

以谢钦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在原则上不反对私有化，但是坚持要等外部市场条件更有利之后再实施，以便获得更高的资产回报。 同时他们也强调，像俄罗斯石油这样在能源行业拥有特殊地位的企业，鉴于开发东西伯利亚、远东甚至北冰洋地区能源资源的重要性，不能置于私人资本手中（包括外资）。[③]在其中一些人看来，2009 年以来的私有化新动力的终极推动力是来自美国几轮量化宽松之后的资金，梅德韦杰夫政府的新私有化动力可能最终服务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游资的利益。[④]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弗拉基米尔·亚库宁（Владимир Якунин）也持类似观点。曾经对私有化持积极推动态度的前财长、前副总理库德林则代表了另一种声音：给定俄罗斯目前的政治经济结构，私有化和国家对企业的法律意义上的正式所有权不是最重要

---

① 关于当前内阁主要成员的意识形态背景，可参考“New Russian government gears up for privatization”, *Business New Europe*, May 22, 2012.

② Howard Amos, “Privatization Promised, But Little Understood”, *Moscow Times*, June 25, 2012.

③ 杜沃克维奇和谢钦之间在国家管制经济的基本理念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普京担任总统之后，前者曾经公开向普京提交过信件，强烈批评和反对后者对于改制的计划。关于该信件可参阅 “Dvorkovich-Sechin Rift Documented”, *Moscow Times*, August 27, 2012; Natasha Doff, “Sechin eyes power”, *Moscow News*, September 3, 2012.

④ Oleg Gladunov, “Putin: Privatizer-in-Chief”, *Svobodnaya Pressa*, December 13, 2012.

的，最关键的是国家介入经济的“非正式方式”。鉴于当前的资本市场对于出售国有资产不是最佳时机，库德林认为，应该把调整国家介入经济的重点放在私有化以外的领域。[①]

五、结论与预测

如何解释上述两个趋势的并存，尤其是看似矛盾的“国家公司”政策和2009年以来俄罗斯政府的新私有化动议？

1998 年以后的俄罗斯第三轮私有化的最初情况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私有化不同，和俄罗斯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私有化也不同：第三轮私有化最初是在政府财政逐渐改善的背景下推开的，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本身大多数是账面业绩良好的企业，私有化的推动既没有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外部势力的介入，也没有周边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在普京本人的基本政治偏好的推动下，2000 年至 2008 年前后，俄罗斯国家逐渐扩大了自己在俄罗斯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包括直接控制越来越多企业的资产，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高度个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而 2006-2007 年间的“国家公司”的建立，则是在国家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的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绕开官僚体系，依赖自己可以信任和直接控制的一个紧密同僚网络，试图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出口积累下的财富。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国家缺少全面推进第三轮私有化的动力，尤其对于大型国企的私有化方案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但是 2008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政府的目标，私有化成为应对危机、尤其是填补财政缺口的一个自然选择。梅德韦杰夫、舒瓦洛夫和杜沃克维奇等人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希望加速私有化进程，客观上也作为遏制和打击以谢钦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集团的手段。俄罗斯政府内力挺私有化的派别 2011 年的“集体发声”，更是希望在年底的议会选举和第二年的总统选举前，通过积极造势争取锁定他们经济政策体系中最重要的私有化政

① Douglas Busvine, “Analysis: Putin disavows, but won’t ditch, state capitalism”, *Reuters*, June 23, 2012. 库德林本人因为在宏观经济上与梅德韦杰夫的分歧在 2011 年 9 月辞去副总理兼财长的职务。

策，为今后逐步打破过去 10 年来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奠定基础。而普京本人的暧昧态度和2012年10月俄罗斯石油公司购入英国石油公司所持有的秋明 BP（TNK-BP）50%股权的巨额交易都显示，俄罗斯精英集团内部围绕私有化的意见分歧和政治斗争还远未结束。

在企业产权和“国家—资本”关系问题上，俄罗斯不同精英派系之间掺和着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还会继续，而且在现有俄罗斯政治体系内经常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公开展示，这似乎和普京体系所谓的“威权”特征不符。但是，统治精英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在公开场合的爆发，恰恰起到了一个信息披露的作用，让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普京得以有效观察，从而可以发挥自己最终协调者和裁决者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构成了俄罗斯当下精英政治体系稳定的基础，也是普京这样的领导人个人权威的重要来源。国家在这样的体系里的作用被缩减到精英斗争、展示各自利益和立场的一个平台，而最高领导人（普京）最后来决定如何协调不同的立场。[①]同时，因为俄罗斯政治体系高度依赖于这样的“人工调控”来协调精英之间的斗争，决策体系经常是缓慢而且动荡的。

按照目前的态势判断，2017 年前后俄罗斯政府按计划完成已经公布的私有化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从基本战略上，俄罗斯政府会努力让市场相信自己对于实施私有化方案的决心，但是在实践上会尽可能拖延时间。每一个进入私有化过程的大型企业都将经历单独的政治博弈过程，而且这个博弈过程会非常冗长复杂；每个主要的国有企业可能都需要专门法律来界定私有化的过程和细节。作为政治妥协，俄罗斯国家可能不会在现有的私有化名录上删除任何一家企业——不管这些企业是否被定性为“战略企业”——而是会以控制重要股份的方式与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合作。“黄金股”可能是会被广泛采用的手段，同时对人事的控制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控制渠道。即便是私有化的部分，也不纯粹以出售资产获得财政收

① 对于普京作为精英冲突协调者的角色，可参考 John Lough, “Russian Energy: Struggle for Control”, Chatham House, July 18, 2012; 张昕：“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背后的意义”，《东方早报》，2012 年 2 月 28 日。关于国家作为政治斗争的平台和国家作为独立行动者之间区别的经典论述，参阅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25 (2), 1984, pp.185-213.

入为主要目标，而是与私人和外国企业换取特定资产，利用资本市场和公司制度来完成私人资本单独无法完成的任务。[①]私有化在这样的妥协方案里就不再是单纯的金融交易或者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工具。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化今后可能具备的特征，其实也已经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诸多新兴经济体广泛采用的手段和工具。[②]对于俄罗斯而言，围绕国家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的冲突还将继续。2008 年开始的危机既意味着精英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但也可能促发精英集团之间对于集体脆弱性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抑制精英集团内部冲突的规模。今后国家资本主义和私有化这两个趋势是否能够达成上述的妥协，维持政治统治团队的内部稳定，是对俄罗斯政治精英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

【Abstract】 After two rounds of large-scale privatization in the 1990s, there have been two conflicting trends in “state-capital” relation in Russia over the past decade. On the one h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until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state capitalism” system has reached its climax.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inuous “third wave of privatization” has also gained momentum by Russian government’s new privatization initiative since 2009.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motives behind these two seemingly conflicting trends, and then examines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beca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trends. Behind these two sets of policy choices are Russian political elites’ different agendas in achiev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Russian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ied elite conflict,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complete the new privatization initiative before 2017.

【Key Words】State Capitalism, National Company, Property, Privatization, Elite Conflict

---

① 最近几年内俄罗斯政府已经有类似的尝试，希望以自己设定的条件来吸引外部投资者。其中最突出的是谢钦领导下的俄罗斯石油主导的北冰洋开发计划。

②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 2012 年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专辑中作出过类似的描述，参见“Special report: state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 2012.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двух раундов масштабной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в конце 1990-х, в последние более, чем десять лет в России возникли дв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вопрос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капитал».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систе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достигла своего пика с начала нового века и до кризиса до 2008 г.;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прерывная волна «третьей волны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особенно в 2009 г. после нового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и.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мотивации этих двух, казалось бы,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х тенденций, а затем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как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2008 г. стал важным поворотным пунктом в изменении форм конфликта этих двух тенденций. За выбором этих дву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олитики стоит выбор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двух различных путей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еструктуризации в стране, в рамках эт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элит завершение новой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по графику в 2017 г. является крайне маловероятны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права на частную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борьба элит

（责任编辑 姜睿）

俄罗斯宏观经济地域空间格局的演变*

冯春萍**

【内容提要】经济地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具有特定功能、结构和类型的有机体，并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发展水平。经济地域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由此构成了国民经济的统一经济空间。俄罗斯作为世界上横跨欧亚两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区域发展千差万别，根据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划分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域，并依据发挥地区优势的原则合理开发和管理区域经济，是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的一贯做法，并形成了其本土化的特色。从经济地理的视角对俄罗斯境内客观存在的宏观经济地域的空间格局演变进行梳理，可以看到，基本经济区、经济地带和联邦区三大经济地域是俄罗斯组成统一经济空间的基本架构。通过对其形成背景、基本功能及其发展演变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基本经济区作为苏联时期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但正走向式微；经济地带作为二战后崛起的国家最宏观的东西地带关系，西重东轻的格局在悄然发生变化；联邦区作为新世纪诞生的新生事物，也从成立之初以政治为重的基础上，拓展了经济功能。研究三大经济地域在构建俄统一经济空间中的不同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俄经济发展的基本地域特征，进而认识其经济全貌。

【关键词】俄罗斯　经济地域　空间格局　基本经济区　经济地带　联邦区
【中图分类号】F119.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6-0106-(18)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现状与变动趋势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02）的阶段性成果。
** 冯春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经济地域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与具体时空条件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地理空间。它是区域经济地理学科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认识区域和研究区域的根本出发点。[①]俄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地理学家斯米尔诺夫认为，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是国家经济、政治和法律活动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必然要求在地区间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协调发展。劳动地域分工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固有现象，分工的不断深化，促使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使产业地域结构不断复杂化和高级化，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空间格局，两者均处于不断运动和演变之中，相辅相成。可见，经济地域作为一国经济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结构、功能、规模、等级等形成要素始终的发展变化，不仅映射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点，而且构建着整体经济的格局，促进或制约着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幅员辽阔，各地区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差别巨大，经济发展的地区多元特征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对其国土进行分类划区，并按区域进行组织管理，始终是俄罗斯行之有效的传统，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1985 年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指定用英文出版了《经济区划：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概念、方法和实践》，专门介绍经济区划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②]从苏联时期到现今的俄罗斯，在其经济、地理文献中，跨行政区的宏观经济地域研究对象主要有经济区、经济地带和联邦区，它们形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发展的背景不同，所赋予的功能和特征也不尽相同。

一、基本经济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基本经济区是俄罗斯渊源最为久远、发展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地域，也是国家一级经济区划的基本地域单元。基本经济区是以经济原则为出发点，对各种经济要素进行分析后，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及地区平衡的方法，将客观存在的不同经济地域进行划分的区域单元。俄罗斯基本经济区的发展

① 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83 页。
② Сдасюк Г.В. Опасность регионаьные дезинтеграции России// Изв.РГО. 1999. №.1.

经历了帝俄时期的萌芽阶段、苏联时期的强化阶段和转型时期的式微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苏联的基本经济区及其经济区划，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被视为经济区域的标准形式和经济区域研究与实证的最高成果。[①]

（一）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

俄罗斯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错综复杂。如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管理这样复杂的国家，始终是统治者十分关心的问题。早在沙俄时代，执政者就已尝试将国土按区域划分进行组织管理，先后有过50多种区划方案。但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区划方案往往只是以自然区划为基础，很难反映区域真正的客观实际，不可能用来组织管理生产。[②]

18世纪初，俄国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通往欧洲之门，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出现了采煤、冶金、石油开采以及加工等现代工业，进而促进了铁路修建和移民的高潮，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渐形成。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区雏形，如以纺织、食品、金属加工为主的中央工业区、以机电、修造船为主的波罗的海工业区、以石油及其加工为主的高加索工业区等。与此同时，为工业区提供粮食和原料的资本主义农业区也开始出现。对此，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对当时俄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地域分工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并第一次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地域分工的理论，论证了经济区形成发展的基本要素，对当时正在形成的中央工业区、草原农业区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十月革命后，苏俄国民经济百废待兴。但是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政区划与客观形成的经济区域之间不相协调，严重阻碍了苏俄经济的恢复和国家政权的巩固。于是，从1921年到1930年，苏联对行政区划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形成了新的三、四级并存的区划体系。同时，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恢复经济着手，制定和实施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其指导思想是以区域电站为核心，将俄欧洲部分划分为8个区域，并规定了

---

① 丁四保、王荣成编著：《区域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② 陈才：《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理论与实践》，第53页。

每个区域的特点、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应该说，这一按“动力原则”划分的经济区域，是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后首开先河的经济区划，它把经济区与计划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到 20 年代末，全苏共划分成为 21 个经济区，其中欧洲部分有 12 个，亚洲部分有 9 个，并逐步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原则，对以后的经济区划工作具有指导意义。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济区划工作已由国家计委直接领导，并按照基本经济区设立了相应的地区局和综合局，指导各大基本经济区的经济活动。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各基本经济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地域分工，而且促进了区域经济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了全苏统一的经济区划网络空间。后来 21 个基本经济区调整为 13 个，其中欧洲部分为 7 个，亚洲部分为 6 个。经济区划在全苏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肯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1957 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把“部门原则”改变为“区域原则”，成立了区域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把企业管理权由中央各部下放给了各地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并将全国划分为 105 个经济行政区。但政区作为国家权力再分配的空间投影，表现为纵向的结构体系，其主要职能是实行行政管理的工具和手段，而经济活动则更多表现为各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横向自由流动，故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从 1960 年起，苏联又恢复了程度更甚的重新集权，导致基本经济区的发展不断强化，而经济行政区则为后来的经济区划网所代替。到 1963 年，国家计委开始以 18 个基本经济区的方案取代了原来的 13 个基本经济区的做法，其中欧洲部分有 12 个，亚洲部分有 6 个，另附摩尔达维亚区。基本经济区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独特特点的、经济上相对完整的地区。这一基本经济区划网一直沿用到苏联解体。[①]

（二）空间结构基本特征与演变

1920 年代，经济区划委员会给基本经济区下的定义是：经济区划应该是国家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各区域由于那些在当地能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部门而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专业化，而各区域间的交

①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编著：《苏联经济地理》（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78-86 页。

换，则限于真正必要数量的合理流向的商品。因此，区域就可能使自然资源、居民技能、过去的文化积累和新技术间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有可能获得最完善的生产综合体，一方面使各州间实行分工，另一方面把每一个州组织到巨大的综合体经济体系中去，因此就显然会得到最良好的经济效果”。[①]这一定义为以后的苏联经济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虽然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经济和地理学者都对这一概念赋予了自己的观点，但经济原则、民族原则以及尽可能保持行政区界线完整性的原则一直是划分基本经济区时遵循原则。苏联的基本经济区要求每个区都要拥有三类部门：具有全国意义的专门化部门、为专门化部门服务的辅助部门和满足地方消费品需求的自给性部门。由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地区分工相对合理、各具专门化特色和具有一定自给能力的综合经济区组合成了国家统一的地域经济空间。

俄罗斯现行的 11 个基本经济区仍保持了苏联时期基本经济区的骨架，每个基本经济区由若干个联邦主体组成的，并不打破行政区域的界线（见图 1）。另外，加里宁格勒州作为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在统计上也自成一体。经济区的分布特点是西多东少，西部地区有 8 个，它们是北方区、西北区、中央区、伏尔加—维亚特卡区、中央黑土区、北高加索区、伏尔加流域区和乌拉尔区；东部地区 3 个，即西西伯利亚区、东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经济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西部的 8 个经济区，面积占全国的 25.3%，人口和产值却分别占全国的 78.5%和 70.9%；而东部的 3 个经济区，面积占全国的 74.5%，人口和产值却仅占全国的 21.5%和 29.1%，其他的经济社会指标也客观反映了俄罗斯东西之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见表 1）。[②]

从表象上看，俄罗斯的 11 个基本经济区仍沿袭着苏联时期的格局，但实际上基本经济区已随国家经济转轨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中央政府从原先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对地区经济进行直接管理转为由市场主导的间接

---

① [俄]G・M・克尔日查诺夫斯基编：“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俄罗斯经济区划问题委员会拟定的提纲”，《苏联经济区划问题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42-5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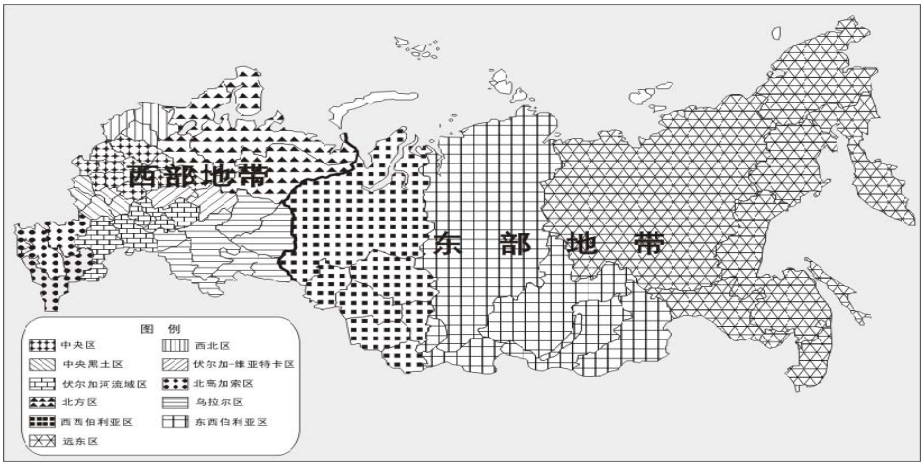
② 冯春萍：“过渡时期俄罗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新特点”，《世界地理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40-47 页；潘德礼主编：《俄罗斯》，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2 版），2011 年，第 202-206 页。

调控，使得依托计划经济而生的基本经济区失去了运行的平台。尽管迄今为止，经济区并未被废除，但它的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暴露无遗。如原先各经济区之间进行的专业化分工只是强调专业分工，而忽视了区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导致在市场经济下依靠本区域财力无法维持，因而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以远东经济区为例，在劳动地域分工中被确定为全国的原料基地和国防工业基地，因此重点发展采掘业和国防工业，农业和轻工业较为落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必须依靠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经济转轨后，联邦中央已无力提供以往的财政援助，使得这些地区在经济危机之中难以自拔。而且，越是处于边缘的经济区，危机就越是严重，暴露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基本经济区与正在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之间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了基本经济区的作用日渐式微。

表 1　俄罗斯 11 个基本经济区在全国的比重（%）

经济区	面积	人口	总产值	工业产值	农业产值	商品零售额	国家预算	联邦预算	基本投资	出口额	进口额
北　方	8.6	3.9	4.1	5.9	3.2	3.6	3.5	2.2	3.2	5.8	1.9
西　北	1.2	5.4	4.7	5.1	3.1	5.3	5.8	5.8	5.6	5.2	10.6
中　央	2.8	20.1	24.3	16.0	16.3	37.3	33.9	47.7	26.2	34.2	47.7
伏尔加—维亚特卡	1.6	5.7	4.3	5.1	6.6	3.5	3.7	3.2	3.6	1.5	1.7
中央黑土	1.0	5.3	3.7	4.9	8.0	3.7	2.9	2.3	3.7	2.9	2.9
伏尔加河流域	3.1	11.5	10.7	12.6	12.2	10.0	8.9	7.0	10.1	5.7	6.2
北高加索	2.1	12.0	5.6	4.4	13.5	7.0	4.7	4.3	5.9	2.2	5.5
乌拉尔	4.8	13.9	13.1	17.2	13.6	10.3	11.7	8.4	11.9	13.0	6.1
西西伯利亚	14.2	10.3	16.2	15.3	11.0	9.8	15.0	12.3	17.1	16.3	5.9
东西伯利亚	24.1	6.2	6.7	7.4	7.2	4.9	5.1	3.5	4.4	8.4	4.3
远　东	36.4	5.0	6.2	5.8	4.7	4.3	4.3	4.4	4.9	4.4	6.9
加里宁格勒	0.1	0.7	0.4	0.3	0.6	0.5	0.4	0.3	0.3	0.5	2.8
全　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 1999.



资料来源：根据Корнекова С. Ю.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2001.作者绘制。

图1 俄罗斯东西经济地带和基本经济区略图

二、经济地带：生产力向东跃进的成果

经济地带是俄罗斯宏观经济地域规模最大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传统上分为东西两大经济地带。[①]对于东西经济地带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俄区域经济学家斯捷潘诺夫曾指出："这两个大区在自然资源和人口条件上差别非常大，原则上已经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地区。"[②]东西经济地带关系确立后就成为俄罗斯国民经济计划和宏观地域组织上的地带关系，也是国家进行生产力布局和区域规划、协调地区关系、安排重大经济建设项目乃至发展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依据。

（一）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崛起的重心在其国土西部欧洲部分，东部地区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是被遗忘的落后地区。尽管被誉为"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的罗蒙诺索夫早就认为，只有俄罗斯东

① 在苏联时期，有提出将全国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经济地带之说；目前在俄罗斯有提出将全国划分为西部、东部、南部和北部四个经济地带之说，但学界大量沿用的是东部和西部两大经济地带。

② 郭新蓉著：《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7 页。

部地区能“增加国家的财富”，但直到 18 世纪沙俄实施开拓西伯利亚、并以此为跳板走向太平洋的战略后，东部地区的开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沙俄时期对东部的开发主要是军事占领，进而开发矿产和农业，逐渐形成了一些采矿工业区和城镇。1891 年横贯东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东部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但总体上，直到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对东部地区推行的掠夺式经济政策，给当地留下的只是贫穷和落后。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把加速东部开发和建设看做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宏伟目标和促进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开始有计划地把经济的重心向东部推进，并为此制订了多个“五年计划”。在每个“五年计划”中，主要采取组建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开发模式，[①]注重对东部地带能源基地、原材料基地和农业、林业基地的建设，使生产力分布不断东移。继西西伯利亚油气田大规模开发后，又修建了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加速开发沿线地区的资源。这就是名噪一时的“生产力向东跃进”的举措使东部地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此，苏联的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逐渐演变为具有全苏意义的两大经济地带。其中，西部经济地带承担着向东部地带提供资金、技术、市场、设备等要素的任务，而东部地带则成为向西部地带输送能源和资源的基地，两大地带的密切联系为全苏统一的经济空间创造了宏观层面的保障。

（二）空间结构基本特征与演变。西部经济地带是指包括乌拉尔山以西的俄罗斯欧洲部分，面积占全国的 1/4，集中了全国人口的 79%，人口密度是东部地带的 11 倍多。这一地带紧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是俄罗斯现代经济的发祥地。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俄罗斯经济建设的重心在西部，并根据西部各地区的资源、产业优势建立了区域内的地区分工体系，现包括全国 11 个基本经济区中的 8 个。与东部经济地带相比，西部经济地带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科技力量雄厚，工农业生产占全俄的 4/5，其作为国家核心的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但由于多年的开发，西部地区已出现资源严重匮乏的状况，需要东部地区的支持才有可能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

① 20 世纪 50 年代起，苏联在开发东部时实施的区域综合开发模式，即在一定地域内，依据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有目的组建起来的部门协调的地域单元。

东部经济地带是指乌拉尔山以东的俄罗斯亚洲部分，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 4/5 和 1/5 左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包括 3 个基本经济区。与西部地带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源宝库”，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及多种金属等地下矿藏，还有无边无际的森林资源和水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经过几十年的开发建设，东部地区已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和区域特色，基本实现了苏联时期东部开发“三个基地”的目标，即全国最大的燃料动力基地、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基地和粮食生产基地。东部的经济开发呈现出以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轴的东西向走廊式经济地带。在这一地带内，集中了东部地区主要的工农业和人口。尽管东部地带目前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仍不高，但东部地带的资源潜力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其必将成为国家建设的重点和西部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保证。[①]

表 2　东西两大经济地带的基本经济指标（%）

	西部	东部
面积	25	75
人口	79	21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27	2.4
工业产值	80	20
农业产值	80	20
科技力量	95	5
能源资源	10	90
矿产资源	30	70
森林资源	20	80
淡水资源	6	94
水力资源	5	95
农业用地	90	10

资料来源：Корнекова С. Ю.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

苏联解体后，在全球一体化的态势下，俄罗斯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西部地带面临的是欧洲经济一体化不断拓展的态势，如何融入欧洲一体化以及应对欧盟东扩的直接挑战是其当务之急。而东部地带面对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迅速上升，俄对该地区重要性的认知也经历了由模糊到清

① 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64-266 页。

晰、由抽象到具体、由局部到全面的过程。[①]东部地带作为国家的后发基地和对外通道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普京在 2012 年 5 月再次就任总统后签署的总统令中，就要求政府研究加快远东地区开发。目前，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东部地带颠覆了原来的开发模式，变依赖国家投资为依靠自我发展，变自我封闭为积极主动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可见，俄罗斯东西经济地带的关系不仅是构筑俄统一经济空间的大区关系，其意义甚至跃出了国界，具有与世界经济地域一体化的意义。

三、联邦区：中央与地方垂直关系的重构

联邦区是俄罗斯进入新世纪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联邦区虽也是一种地域组织，但不同于基本经济区和经济地带。联邦区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强化总统对地方的垂直控制，以巩固联邦体制，实现经济空间和法律空间的统一，从而保持国家政局稳定，为俄罗斯复兴奠定基础，因而政治意义更甚于经济意义。但随着联邦区的发展，其经济意义正在不断上升。

（一）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多年改革失误，酿成了国家政权软弱、社会混乱、“诸侯”割据的局面，中央控制在制度结构上出现衰退。普京执政后，面对地方势力坐大、国家政权弱化的现状，不得不承认：“在俄罗斯，联邦关系尚未建成和成熟。地方的独立通常被视作国家的分裂。我们始终在讲联邦及其巩固，已经讲了多年。但必须承认，我们还不是真正的联邦国家”。[②]2000 年 5 月普京签发第 849 号总统令，决定按地域原则将全部联邦主体组成 7 个联邦区，同时发布了关于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的条例，把国家元首在地区的全权代表制改为国家元首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制，正式拉开了普京总统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序幕。这 7 个联邦区是中央联邦区、西北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1 个月后更名为南方联邦区）、伏尔加联邦区、乌拉尔联邦区、西伯利亚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2011 年 1

---

① 王郦久：“俄罗斯的亚太战略新调整与中俄亚太安全合作”，《俄罗斯学刊》，2011 年第 2 期，第 37-43 页。

② Кутилин П.А. Изменение рол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цетров РФ в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своих регионов в 90-е годы// Вестник МГУ. 2002. No.3.

月 19 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设立新的北高加索联邦区，[①]这是俄第 8 个联邦区。北高加索联邦区的设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地经济工作进展缓慢，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经济领域犯罪和行贿受贿等问题严重。总统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肩负着四项主要任务和六项基本职能。四项任务是：组织执行总统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确保总统在联邦区的干部政策得到贯彻；定期向总统通报区内国家安全、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监督俄宪法和联邦法律、总统命令、俄政府决议等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六项职能是：协调联邦和地方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命令和联邦政府决议的工作；协调护法机关的工作，对其评估并提出适当建议；监督遵守俄宪法以及有关自由和人权的联邦法律；参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构的工作；协商联邦权力机构驻地方代表主要干部的任命；参与拟订地区发展纲领。[②]从其承担的职能看，主要是行使政治意义上的功能，其核心是总统集权，消除中央与地方行政体系严重脱节的现象，实现全国政治法律空间的统一。

（二）空间结构基本特征与演变。就 7 个联邦区的空间划分来看，与俄罗斯现行的经济区划虽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但并不一致，其界线更接近于 1990 年代后期俄境内出现的跨地区经济互助协会的界线。[③]因此，联邦区并不是一级行政单位，也不打破原有的行政区界线。对此普京指出："这一决定的实质——并不是扩大区域的规模，而是总统在地域上的垂直结构的扩大；不是改变行政—区域界线结构，而是提高效率；不是削弱地方政权，而是为巩固联邦创造条件"。联邦区建立之初，由于总统任命的 7 位总统代表中，有 5 人来自军队或联邦安全局高级将领，这一被媒体诟病为"警察治国"

---

① 北高加索联邦区是从南方联邦区中分离出来建立的，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7 个联邦主体。联邦区中心设在皮亚季戈尔斯克。

② 参见刘向文："谈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全权代表制度"，《东欧中亚研究》，2001 年第 6 期。

③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联邦主体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了 8 个地区经济互助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分别是西北地区经济互助协会、中部州区经济互助协会、黑土地区经济互助协会、大伏尔加地区经济互助协会、北高加索地区经济互助协会、大乌拉尔地区经济互助协会、西伯利亚地区经济互助协会和远东，以及外贝加尔地区经济互助协会。

的模式曾引起人们的普遍忧虑，担心这样会加深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①] 但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模式对于稳定俄政局和经济发展还是行之有效的。7 个联邦区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中央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区和西北区，与核心基本经济区的分布大致相一致。这 4 个联邦区包括 49 个联邦主体，面积仅占全国的 30.37%，人口却占全国的 65.54%，区域产值超过全国的 70%，吸引外资约占全国的 70%，工业产值和进出口额更高达全国的 80%以上。尤其是中央区，各项指标更是遥遥领先，在仅占全国面积 3.8%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 1/4 以上的人口、1/3 以上的区域产值、1/4 的外资和一半以上的进出口额。西伯利亚联邦区、远东联邦区位于俄传统的东部地区，南方联邦区位于高加索地区，这 3 个联邦区共包括 34 个联邦主体，面积占全国的 70%，人口占全国的近 35%，而区域产值只占 23%，工业产值不到 20%，吸引外资和进出口额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均略超过 10%。这一格局同样显示了俄经济重心偏倚西部的特征。

表 3　俄罗斯七大联邦区主要指标占全国比重*

联邦区	联邦主体个	面积%	人口%	区域产值%	工业产值%	农业产值%	吸引外资%	出口额%	进口额%
中央区	18	3.80	26.16	36.47	31.5	22.5	23.6	44.5	60.2
西北区	11	9.87	9.47	9.87	12.0	4.8	11.5	11.2	18.2
伏尔加河沿岸区	14	6.06	21.22	15.54	23.0	25.2	15.8	11.4	5.4
南方区	13	3.46	16.18	7.70	7.3	22.2	11.9	3.3	4.9
乌拉尔区	6	10.64	8.65	15.13	13.7	7.1	16.1	16.4	4.6
西伯利亚区	12	30.09	13.78	10.72	11.1	14.7	10.5	9.0	3.6
远东区	9	36.08	4.54	4.57	1.4	3.5	10.6	4.2	3.1
全国	8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Регионны России.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2010.
*面积、人口为 2010 年数据、区域产值为 2008 年数据，其他均为 2009 年数据。

① 参见李鸿谷：《普京政治 俄罗斯：民主与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48 页。

资料来源：根据Регионны России.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2010.作者绘制

图2　俄罗斯联邦区分布略图

现阶段，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除行使政治职能外，其经济职能也不断拓展，表现为与跨地区经济互助协会一起，组建了各种会议性机构，根据本联邦区的特点，共同商讨地区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并出面解决影响本联邦区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联邦区的发展，这一新型权力结构的经济功能正在进一步强化，尤其在建立俄罗斯统一经济空间的旗帜下，与跨地区经济互助协会共同拟订本联邦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成为其主要任务之一。联邦区在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指导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不断上升。

四、三大宏观经济地域在构建俄国家统一经济空间中的作用

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地理空间，一个独特的世界。新世纪伊始，普京总统执政之初提出的强国战略中，就十分强调建立国家统一经济空间的重要意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统一的经济空间是以四种方式存在的，一是生产的有效布局；二是劳动力的合理分工；三是向边远地区倾斜，使其达到中

心地区的水平；四是通过强制的手段进行管理。[①]俄经济地理学派创始人H.H.巴朗斯基提出，任何经济地域的现状都是其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他首先将“地理分工”这一概念运用到经济地理之中，确立了地理分工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形式。[②]历史发展有其继承和内在联系，从苏联到俄罗斯，基本经济区、经济地带和联邦区这三大宏观经济地域兴起的时间不同，职能也不尽相同，但在空间上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其中东西经济地带是最大型的经济区域，其划分的依据是由多年形成的自然基础、人文经济发展历史以及生产力布局的历史演变等因素决定的；基本经济区则是建立在地区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地区经济具有相对完整性的跨行政区的经济体系；联邦区作为一个新生的地域组织，其划分也并未改变行政、区域界线结构，更多的是考虑为巩固联邦创造条件。这三大地域虽在地域空间上有一定的重合，但无行政隶属关系，各司其职，并行不悖。

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在联邦和地区两个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保证和发展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在这一过程中，现有的三大宏观经济地域将如何发挥相应的作用，正是俄能否实施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所在。按地域空间等级而言，经济地带是最宏观的经济地域，俄罗斯要构筑全国统一的经济空间，首先就要实现东西经济地带的一体化发展。从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后的动态发展看，俄进一步加快了对东部地带的开发进程。尽管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西重东轻的巨大落差尚未改观，甚至还在拉大，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东部地带发展潜力巨大，不仅是俄罗斯实现强国梦的保障，也是俄罗斯实施亚太战略的实力保障。因此，东西经济地带的一体化发展必然会纳入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之中。基本经济区曾经是苏联时期统一经济空间架构中的中流砥柱，但近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雄风不再，无法担当构建俄罗斯市场经济体制下统一经济空间的重任。代之而起的，是由联邦主体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而成的地区经济互助会。目前，俄境内共建立了 8 个这样的地区经济互助会，几乎覆盖俄罗斯全境，反映了

① 项国兰：《亲历俄罗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第 66 页。
② H・H・巴朗斯基：《经济地理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第 82-98 页。

在区域市场要求下地区经济合作的新变化。[①]普京总统也曾表示，区域合作协会应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主要方向之一。从目前的趋势看，地区经济互助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原来基本经济区的作用。联邦区则不同于基本经济区和经济地带。其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联邦对地方的垂直控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法律空间的重要举措。但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联邦区的职能中增强了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逐步向反映俄罗斯政治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地域组织演变。联邦区除了在构建全俄统一政治空间中发挥其强力作用外，在建设统一经济空间方面的意义也不能小觑。

五、小结

从俄罗斯经济地域空间结构发展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到，经济地域作为国家经济空间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总量和结构关系在地区上直观反映，是生产力发展和劳动地域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反过来又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一个背景，就是人文社科界的空间转向，强调时空的特定和不确定性、时空的碎裂等。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的特点正在于它的多重面向。[②]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经济地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对资源开发、产业配置、人口分布、新区建设的需要而不断演变和重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结合地区特点实施国民经济目标的基本经济区是国家最重要的地域生产组织形式，并显示出很高的效率，其理论和实践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进步意义。俄罗斯经济转型以来，计划经济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中央集权制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分散、分权的联邦制度，与集权、垂直的中央控制制度，究竟孰优孰劣，在俄罗斯现实条件下难以简单定论。市场经济客观要求分散决策，而政府却存在着很强的集中偏好，尤其在国家正处于市场关系逐步发展与政府职能逐步转变的互动的转轨阶段，诸多的矛盾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

---

① Владимир Климано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тниче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ы Карнеги 2001.С.124-129.

② 叶超："人文地理学空间思想的几次重大转折"，《人文地理》，2012 年第 5 期，第 1-5 页。

致。俄经济转轨的进程决定了其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复杂机制，即市场发展的经典理论在俄罗斯的作用十分有限，俄罗斯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命令的落后性，面对市场体系的改革，应对能力捉襟见肘。[①]当前，俄罗斯构建统一经济空间的最大的难点，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苏联统一经济空间骨架的基本经济区作用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市场经济表征的经济地域可以取而代之。俄罗斯学者认为，新的经济区体系须在国家经济转型过程完成后才有可能形成，即在市场经济要素发展比较成熟的基础上才能催生稳定的地域经济结构。这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的经济功能和改革的进程，还取决于新的地方政权结构的职能以及国内区域一体化的推进等因素。有关这一问题在俄罗斯有不少讨论，但至今没有形成具有科学意义的结论。[②]2012 年 5 月，普京再度当选俄罗斯总统，在其发表的第三个总统任期的首个国情咨文中，誓言继续实践其“振兴俄罗斯”的构想，普京指出，将根据新层级、新质量和新规模制定任务，称当前任务是“建立富裕、没有麻烦的俄罗斯”。可以预见，在俄罗斯进入“新普京时代”后，如何强化政府职能转变，让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基础作用，推进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不仅是俄罗斯提振经济的重要举措，而且也是决定其能否建成统一经济空间的关键。

【**Abstract**】Economic territories are the result of development in commodity economy. Economic territories have special functions, structures and types, as well 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levels.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territories constructs a uniformed economic space for national economy. As the big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situated across Asia and Europe, Russia has various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Russia has formed its localized characteristics in dividing different types of economic territories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society

① 参见 Бугаев В. Г. Основ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в 90-е годы// Изв.РГО. 2000.No.1.

② Гребцова В.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России. М. Изд-во Феникс. 2000. С.178-179.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s well as in rationally exploiting and managing regional economy in accordance with advantages in locality. By categorizing macro-economic territories that exist in Russia from a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article raises an idea that the three big economic territories - basic economic regions, economic belts and federal districts - form the basic structure of Russia's single economic space. By analysing its background, basic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 evolution, the autho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basic economic regions as the result of Soviet Union planned economy has its historical positive meaning but is going outdated gradually; economic belts as the macro east-west regional relation of this grown-up country after WWII are changing quietly to be more focused on the west than the east; federal districts as a new cre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expanded to economic function based on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n this paper elaborates different roles of each region under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 uniformed economic. The analysis attempts to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Russia's basic territo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n have a clearer overview.

【**Key Words**】Russia, Economic Territories, Spatial Pattern, Basic Economic Region, Economic Belt, Federal District

【**Аннотация**】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зоны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развития товар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а также организмом с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и функциями, структурой и типом, обладающим различ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и уровнем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ду различным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зонам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взаимный контак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ющ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еди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я---крупнейшая в мире страна, простирающаяся на просторах Европы и Азии, развитие различных её регионов сильно различается, раздел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районов по природным, социальным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условиям на различные типы, разум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по принципам 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реимуществ---это обыч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веков, в которой уже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сь мест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зучая объектив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модели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что базов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еди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и состоит из трё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он: базов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о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оясов и федераль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он.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анализ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фона, основных функций и эволю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следующий вывод: базов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зоны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пла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и имеют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однако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эта тенденция движется в сторону сниж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яса являются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восточными и западными поясами возрождающейс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ран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картина придания наибольшего значения западу и пренебрежения востоком меняется; федераль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зоны являются продуктом нового века, с момента своего зарождения с опорой на политику они расширили сво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функции. Изучение различный ролей трёх основ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он в создании еди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России помогает нам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 понять основны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и благодаря этому понять картин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в целом.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зоны, структур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базов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зон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ояса, федераль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зоны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外交

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

于 滨*

【内容提要】普京 2012 年 5 月再次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其外交政策表现为先近后远，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对西方则厚欧薄美，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积极进取，打造欧亚经济联盟，同时利用 WTO、APEC 和 G20 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是“普京 3.0”外交重点之一。尽管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双边关系的结构和中俄对此的认知，都存有若干“瓶颈”问题。此外，中俄在协调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关系、应对西方对两国周边和利益的挤压、维护国际战略和经济稳定方面，都有进一步协调的必要和空间。

【关键词】外交　独联体　上合组织　重启　反导　亚太倾斜
【中图分类号】D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6-0124-(27)

“给我 20 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是普京当年的誓言。2012 年 3 月 4 日，普京以 63.6%的高票再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此前的八年总统任期内，把一个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俄罗斯带入了稳步复兴的轨道。[①]四年总理任期之后，花甲之年的普京又站在历史的拐点，立志在未来 6

*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美国战略与国际关系中心（CSIS)太平洋论坛中俄关系特约研究员，北京《外交观察》季刊策划。

① 1998 年俄金融危机之后GDP 仅为 3710 亿美元，只有荷兰的 67%；如今是 1.9 万亿美元，达到中等强国的标准。此间，俄经济年均增幅近 7%。参见世界银行，http://search.worldbank.org/data?qterm=Russia+2011+GDP&language=EN&format=

至 12 年里[①]，把一个告别了“后苏联时期”(post-Soviet period)的俄罗斯，带入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确保今后数十年的繁荣昌盛。[②]

2005 年，笔者曾戏称刚刚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这位前克格勃中校为“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③]七年之后，普京距离这个“封号”似又前进了一步。[④]然而“普京 3.0 版”起步艰难，挑战重重。除了梅—普“二人转”再度组合的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反对势力、尤其是西方和美国的强烈质疑之外，“王者归来”的普京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应对俄罗斯国内中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二是促成粗放、能源生产型经济体制向深度加工型和高科技的转型；三是面对西方操控的阿拉伯之春和反导体系的步步进逼，维护俄国在欧亚大陆及毗邻地区的利益。普京政府面临的挑战既是结构性的，也是观念上的。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互联网时代，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日益模糊[⑤]，外交中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亦相互交织，彼此互动、掣肘，甚至捆绑在一起。

面对众多挑战，普京第三任期的外交政策呈三个趋向：外交上近交远防，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采取攻势，积极打造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同时利用 WTO、APEC 和 G20 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简言之，“普京 3.0”外交是先近后远，厚欧薄美，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

---

① 2008 年12 月 30 日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的宪法修正案，将俄总统每届任期由四年延长为六年，可连任两届。如果普京在 2018 年再度连任，他担任总统正好 20 年。

② 见普京 2012 年 4 月 11 日在俄国杜马的施政报告，http://government.ru/eng/docs/18671/

③ Yu Bin, “Moscow, Beijing and Washington in the Era of Preempti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ummer 2005, p.5.

④ 俄罗斯政体虽然近似于法国第五共和国（1958 年至今）的双首长制，但在实际操作上，俄总统的权限更相当于 1958 年的戴高乐，而非后来的所谓的“共治”机制（cohabitation）。

⑤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俄杜马和总统选举时期，西方对俄境内各类“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组织予以积极的财政支持，其中最活跃的是美国国会下属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它对俄国各类基层社团提供各类资金，详见：www.ned.org/where-we-work/eurasia/russia

一、求近而舍远？

普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的外交重点是近邻，即独联体国家、中国和欧洲。2012 年 5 月 15 日，即普京就职一周后，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集安条约组织峰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俄总统普京宣誓就职以后，在俄举行的首场重大国际活动。2012 年是集安条约签署 20 周年和集安组织成立 10 周年。普京以集安组织轮值主席国领导人身份，与其他 6 位集安组织成员国首脑（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讨论。相比集安组织的正式年会，独联体首脑聚集克里姆林宫，是临时安排的非正式会晤，参加者除集安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外，还增加了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的领导人。会谈不设议题，但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主要话题。此外，普京还把俄与独联体各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为“最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closest strategic partners）；在其眼中，凝聚各国的不仅是“坚实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且是它们的共同历史，包括它们共同赢得的“伟大的卫国战争”。[①]

独联体和集安组织一直是普京外交的重点。对俄罗斯来说，被定义为“近外”(near abroad)的独联体各国，也维系着俄罗斯已经失去的帝国版图与俄现实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却又难以割舍的“帝国情结”。在俄罗斯精英的心目中，“近外”地区与俄国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前者应是后者的“属地”。而俄罗斯的帝国意识，从来就是超党派、跨主义的“普世价值”，不管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概如此。在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后期俄经济刚刚开始好转之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丘拜斯，就在 2003 年提出了继沙皇帝国和苏联帝国后的“第三帝国”，即“自由帝国”的思想。主张在不破坏现有边界的前提下，以文化、经济、人权和民主制度为工具，对邻国施加影响甚至提供“保护”。[②]亲身经历了前苏联的崛起和衰败

① 参见俄罗斯总统网页， 2012 年 5 月 15 日，http://eng.kremlin.ru/news?date=May+15%2C+2012

②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 年，第 268-271 页。

的普京，正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撞中的这一帝国情结的载体。他在 2005 年的国情咨文中，把苏联解体定性为“20 世纪最惨痛的地缘政治灾难”（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catastrophe of the century）。[①]同时普京也理智地认为，谁如果还想恢复苏联，那他就是没有脑子。[②]有鉴于此，维系俄与“近外”各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之间的纽带，藉此维护俄利益并扩展其影响，是普京所代表的精英阶层的基本意向。普京就任总统后的密集出访首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又有特殊的紧迫性。前两国（白、哈）与俄罗斯共同组成的统一经济空间，直接关系到普京的强国战略（见后）；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和集安组织若即若离，是普京挥之不去的心病（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终止”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

继出访白俄罗斯之后，普京一天之内（6 月 1 日）对德、法两国进行了闪电般的“工作访问”。这虽然与普京此后的对华三天正式访问（6 月 5–7 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比较普京的对美政策，仍然凸显了普京对“老欧洲”的“偏爱”。普京对德、法两国的“工作访问”是受两国之邀。德、法发出邀请的目的之一，是为在 6 月 3–4 日在圣彼得堡召开第 29 届俄欧峰会之前，与俄罗斯新任总统作事先沟通，同时为马上召开的峰会定调。峰会期间，双方基本上回避了一些主要分歧，如叙利亚问题、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所谓公平问题、人权问题等，开了一个“和谐”之会。[③]事实证明，俄法德三国首脑在俄欧峰会前的“热身”相当重要。德、法两国是欧盟的支柱，也是欧盟成员中与俄贸易量和对俄投资额最大的国家，而俄与欧盟的贸易额占前者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而且，欧盟与俄国在经济上的高度互补性以致不可替代性，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今天尤为重要（如俄境内有六千家德国公司）。从欧洲方面讲，无论是德、法还是一个统一的欧洲，都必须在以后 6 年面对普京的俄国。同时，欧盟为金融危机所困，美国又向亚太倾斜，与强势的俄罗斯维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对欧盟极为重要。至少，欧盟对刚刚重返克里姆

---

① BBC, “Putin deplores collapse of USSR”, April 25, 2005, http://news.bbc.co.uk/2/hi/4480745.stm

②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第 273 页。

③ Roman Goncharenko, “EU-Russia summit steers clear of controversy”, DW, June 5, 2012, www.dw.de/eu-russia-summit-steers-clear-of-controversy/a-15998552

林宫的普京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从策略角度也须先礼后兵，一些棘手的问题可以在以后提出。事实也是如此。例如，直到 11 月 19 日俄德的年度“彼得堡对话”和年底的布鲁塞尔俄欧峰会上，欧洲才对俄内部的政治问题提出质疑。[①]从长计议，欧盟期待通过逐步实现 2005 年与俄方签署的四个“共同空间”的“路线图”，即共同经济、自由安全和法制、外部安全、科教文化等“空间”，使俄罗斯逐渐与欧洲“同步”。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普京的俄国早已告别了叶利钦时期对美国一厢情愿的年代。与欧洲发展正常关系，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二、普京北京行：继往开来的潜力与限制

普京首轮密集出访的最后一站是北京（6 月 5-7 日），同时还出席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国主持的第 12 届元首会议。不管是以总统身份还是总理身份，这是普京第十次正式访华。如果算上多边场合，普京与中国领导人的正式会晤达 30 余次，超过同期普京与任何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次数。此次北京峰会，既是普京第三任期的首次访华，也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最后任期。尽管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此前都已访问过俄国，然而俄方新任“老总统”与中国两代领导人近距离交往，在 2012 年这个“国际选举、换届年”更有其特殊意义。

此次峰会期间，除签署了 17 项文件之外，双方还规划在 2015 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至 1000 亿美元，到 2020 年提高到 2000 亿美元；与此同时，加强在投资、能源、高科技、航空航天、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重点推动两国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扩大地方合作与企业交流，等等。双方还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其中包括在联合国、20 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上合组织等多边场合的政策协调；对国际重大问题，如战

① 德总理默克尔在 2012 年“彼得堡对话”上强烈质疑普京对反对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默克尔似怀念与梅德韦杰夫四年的交往，尤其是与梅德韦杰夫签订的、现在又被普京冷落的“现代化协议”，参见“Putin and Merkel Trade Barbs in Kremlin Talks”, *The Moscow Times Online*, November 19, 2012, 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putin-and-merkel-trade-barbs-in-kremlin-talks/471617.html

略稳定、反导、裁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以及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等问题的政策；还有如何应对朝鲜半岛、中东局势以及伊核等地区热点的挑战等。[①]

北京峰会举行之时，中俄在国际上正面临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压力和挑战。2010 年以来，美国在外交上高调介入中国周边，在军事上启动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在经济上加速建构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体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藉此“重返”亚太。中美这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似在由“战略互疑”[②]和战略竞争滑向战略防范以致战略对峙，而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和冲动的成分都在增长。伴随着中国实力增强的是外部环境的显著恶化。而中俄关系（含上合组织）事实上是中国周边关系中唯一的亮点。有鉴于此，中国民间和学界部分人士建议中俄结盟或“准结盟”的呼声骤然升高[③]。当然，中国国内也不乏对中俄关系的复杂性和合作底线更为清醒的认知。[④]2012 年 4 月下旬中俄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重点在反潜、防空，技术含量之重，前所未有。11 月 20-21 日，俄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大将访华，并主持第 17 次俄中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同时，俄方有意在对华军售的技术层面有所突破（如苏-35 战机、S-400 防空系统、最新型阿穆尔级 1650 型AIP潜艇等）。[⑤]温家宝总理 12 月初赴俄参加中俄第 17 次定期会晤后，又飞往 1,358 公里以外的海滨城市索契，与普京总统进行

---

①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2012 年 06 月 0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6/c_112137977.htm

② 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 年 3 月。

③ “中国人复杂的‘俄罗斯情结’”，环球网，2012 年 6 月 6 日，http://opinion.huanqiu.com/picture/2012-06/2819534.html

④ “社评：中俄关系要珍惜普京执政这些年”，《环球时报》，2012 年 5 月 8 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5/2697265.html

⑤ “俄称售华 24 架苏—35 达成协议 自信中方难仿制”，环球网，2012 年 11 月 21 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2-11/3297147.html；“俄称有望恢复售华先进防空系统包括S400 导弹”，《环球时报》，2012 年 09 月 07 日， http://news.qq.com/a/20120907/001170.htm；На китайских берегах Амуры. 20.12.2012, http://www.kommersant.ru/doc-y/2094362；“俄媒称中国将购 4 艘俄阿穆尔级 1650 型AIP潜艇”，环球网，2012 年 12 月 20 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2-12/3401680.html

了“长时间亲切、深入的交谈”。[①]习近平 2012 年 12 月 19 日接见俄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率领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团，是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见的第一个外国政党团体。[②]2013 年 1 月 8 日又破例会见来华进行中俄第八轮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③]俄中战略、军事关系似在向更深层次推进。

诚然，中俄之间“平等互信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与任何国家关系中定语最长、级别最高的描述，很难想象还可以添加更多的形容词。1989 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关系，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俄关系最稳定的阶段，也是中俄三百年交往史上最平等、最互利、最正常的阶段。[④]至少在中方看来是如此。而普京在任的 13 年（总统 9 年，总理 4 年），中俄双方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政治互信日益深化，经济合作不断发展。2001 年 7 月 16 日普京与江泽民主席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中俄关系规范为全新的国与国关系。可以说，在所有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领袖人物中，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最持久、起伏最小、效果最明显的唯普京莫属。

然而，正是在呈现此种“最佳”状态之时，中俄关系也面临着一系列瓶颈。例如双方政府多年来所致力的经贸关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尽如人意。其中有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不乏认知上的差距。比如俄方一直耿耿于怀的“贸易结构”问题，首先是一个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俄对华出口中制成品比例愈来愈低，原材料比重不断增加，这本来是一个经济互补、体现比较优势的正常现象。在一个主要以市场支配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中国政府很难强迫企业和消费者去购买质差价高的俄国制成品。而在俄方看来，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国是不可

---

① “温家宝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新华网，2012 年 12 月 07 日，http://news.com/ world/1207/c_124059577.htm

② “习近平会见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率领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团”，新华社，2012 年 12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9/c_114087973.htm；“多年之后人们将认清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大意义”，环球网，原载 2012 年 1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原题：“世界需要中俄战略协作”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2-12/3416324.html

③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2013 年 01 月 09 日，人民网， http://pic.people.com.cn/n/2013/0109/c1016-20135874.html

④ 1689 年 9 月 7 日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应是近代中俄之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起点。

接受的，尽管俄国/苏联早就成为、并认同作为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国，而中国的制成品早已进入并日益支配欧美市场。中俄之间在经济能力、期望值和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是中俄经济关系难有长足和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俄罗斯在经贸问题上的这种不对等心态和歧视性观念（也许俄国人自己并未意识到，或是意识到了但不愿承认），恰恰是中俄在一系列大型能源项目上久拖不决、一波三折的深层原因。对此，中方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也许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俄方要求（如核电、大飞机项目等），适时让利，着眼于中俄战略关系和总体利益。俄罗斯的对外经济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按经济规律办事，而非屈从于非经济的政治、地缘政治、甚至文化或种族因素，还要进一步观察。

撇开历史上中苏/俄结盟所导致的双边关系大起大落不谈，中俄结盟论者应该对现阶段中俄关系的复杂性和上下限有更清醒的认识。俄罗斯心灵中强烈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帝国思想，虽与欧洲天主教文明的另一个分支、新教的载体美国所具有的“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却有一种介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欧亚文明”所特有的不对称秉性，以此衍生出来的对西方自卑和对东方自大的“俄罗斯情结”，是任何形式的中俄结盟的心理障碍。它也许可大可小，可伸可缩，但难以根除。中俄两国关系正常化多年来两国人民感情上的渐行渐远，“俄罗斯情结”中难以接受被东方人超越的特有气质，是重要原因。

数次访华的普京，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中，是敢于与西方和美国叫板的强人，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他在俄罗斯的人气。[①]然而作为典型的俄罗斯人，普京的“俄罗斯情结”至少不亚于任何俄罗斯精英；其外交政策中明显的“欧亚”性（Eurasianism）虽有别于很多西化的俄罗斯精英，但更是普京执政以来与西方交往中屡屡受挫所导致的。2000 年初，普京从叶利钦手中刚刚接棒时，就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表示，他虽然酷爱日本柔道和中餐佳肴，但却具有不折不扣的“欧洲内涵”（European essence）。在政策层面，普京当时的首要任务居然是“纠正”科索沃战争以后叶利钦的“亲

① “揭秘！为何中国人竟比俄罗斯民众更爱普京？”，环球论坛，2012 年 6 月 13 日，http://mil.huanqiu.com/Forum/2012-06/2817073_3.html

中”“偏向”。[①]

尽管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和外长唐家璇，都向普京提出尽快访华的邀请，普京却以种种借口回避，其中包括不能以临时总统和总理的双重身份出访；但随后却于 4 月出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英国。不仅如此，普京 2000 年 7 月 17-18 日对北京的首次访问，被俄方描绘成前往冲绳参加G8 的“顺访”，且要注意防止被中方的热情“冲昏头脑”。[②]其实普京直到 2001 年 10 月以前，都一直希望北约能够以平等原则接纳俄国。[③]直到“9·11”以后的一个月，普京在全力配合美国反恐、再次试探俄国加入北约的可能被拒后，才真正感觉到俄国在西方眼中的“弃子”地位，开始回归“欧亚主义”。[④]

普京一代的俄罗斯精英，在感情上“西向”加失望，理智上“东望”但不情愿，而现实中回归欧亚的复杂情结，往往导致俄对外政策中的摇摆和投机。俄对华虽然看重、借重，但也时时怀疑并防范。普京第三个任期的对华政策，也不会严重偏离这一框架。

---

① 叶利钦 1999 年突然离职前，曾在北京提醒美国不要忘记俄国的核武库。BBC，“叶利钦警告美国勿干预车臣”，1999 年 12 月 9 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550000/newsid_557000/ 557008.stm

② Yu Bin, “New Century, New Face, and China’s `Putin Puzzle’”,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2, no.1 (Pacific Forum, CSIS, 1st Quarter), April 2000,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001qchina_russia.pdf; Yu Bin, “Strategic Distancing...Or Else? Sino-Russian Relations, April to June 2000”,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2, no.2 (Pacific Forum, CSIS, 2nd Quarter), July 2000,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002qchina_ russia.pdf; Yu Bin, “Putin’s ‘Ostpolitik’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2, no.3 (Pacific Forum, CSIS, 3rd Quarter), October 2000.

③ 普京 2000 年 3 月 5 日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如果北约把俄国作为一个平等伙伴，俄愿意就与北约的深度结合进行探讨（We believe we can talk about more profound integration with NATO, but only if Russia is regarded as an equal partner）”。在被问及俄国是否有朝一日加入北约时，普京答道：“为什么不会呢（I do not see why not）”, “Chechen resistance broke, says Putin”, BBC, March 5, 2000,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 666501.stm

④ 普京在 2001 年 10 月会见北约秘书长罗宾逊时，提出俄加入北约的请求，罗宾逊以间接方式回绝了普京，理由是俄国不是西方认定的民主国家。见 Andrey Polunin, “Vladimir Putin’s ‘Candy Strategy’--- How Russia’s Foreign Policy Will Change and What the European Union Expects from Us”, *Svobodnaya Pressa*, April 11, 2012, FBI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为美国官方所办，相当于中国的《大参考》，现名为 World News Connection。为方便起见，本文仍沿用 FBIS）。

三、对美政策：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普京就职以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并接受访德邀请的当天（5 月 10 日），也告知美方，他将不出席 5 月 18-19 日在戴维营举行的八国峰会，原因是组阁事务繁忙，难以脱身，G8 由总理梅德韦杰夫代为出席。而普京与奥巴马的首度会晤，将被推迟至 6 月 18 日在墨西哥召开的G20 峰会上。普京的决定引发众多猜测，多数人认为普京是故意冷落，或有意示强，并借此对美国在俄大选中支持反对派表示不满。[①]然而普京不参加G8，也不排除理性因素。首先，俄美关系不适宜普京就职后立刻赴美。一段时间以来，维系俄美关系的“重启”，形式强于内容。尤其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后期，“重启”缺乏具体政策的支撑，已是强弩之末。[②]美方处理对俄关系的主流派中，甚至有人认为“重启”已经寿终正寝。[③]美新任驻俄大使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甚至认为，美俄之间的分歧是“不可弥合”的（insurmountable problems）。[④]然而“重启”不是没有成果，过于乐观或悲观的论点都有失偏颇。美国不提旧事（2008 年的俄—格战争），与俄在 2010 年 4 月达成限制和减少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New START），俄国 2011 年 11 月完成入世谈判，以及俄允许北约通过俄领土向阿富汗转运物资[⑤]，都是佐证。然而与“重启”蜜月期相比， 俄美关系 2011 年以来一路走低。先是西方对利比亚的干涉，后是叙利亚问题升温，反导问题止步。[⑥]年底的杜马选举在西方尤其是

---

① Steve Gutterman, “Putin flexes his muscle in shunning U.S.-hosted G8 talks”, Reuters, May 10, 2012, 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10/us-russia-putin-usa-idUSBRE8491DY20120510

② 笔者与俄学者特列宁（Dmitri Trenin）2012 年 3 月 5 日的电子邮件。另见Georgy Bovt, “The Reset Has Run Out of Gas”, *The Moscow Times*, November 8, 2012, www.themoscowtimes .com /opinion/article/the-reset-has-run-out-of-gas/471130.html

③ Andrew Kuchins, “The End of the ‘Reset’. Why Putin’s Re-Election Means Turbulence Ahead”, *Foreign Affairs*, March 1, 2012,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308/andrew-c-kuchins/the-end-of-the-reset?page=show

④ Yelena Borovskaya, “Russia and US Have Reached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Osobaya Bukva Online, *Osobaya Bukva*，March 27, 2012, FBIS.

⑤ Henry Meyer, “Russia Opens Transit Base for NATO Afghan Supply, Interfax Says”, Bloomberg.com, September 24, 2012, www.bloomberg.com/news/2012-09-24/russia-opens-transit-base-for-nato-afghan-supply-interfax-says.html

⑥ “Russian deputy PM reiterates Moscow’s stance on US missile defence in Europe”, *Ekho Moskvy Radio*, January 19, 2012, FBIS.

美国看来，“既不自由也不公正”（“neither free nor fair”，希拉里语）。[①]普京 2012 年 3 月当选后，西方更有“失去俄国”的感觉，以致美国国务院对普京的当选顾左右而言他，居然恭贺“俄国人民”，有意无意地冷落普京；而奥巴马直到五天以后才打电话向普京表示祝贺。[②]普京在这种气氛中赴美，至少是十分尴尬的。

普京不去G8，更重要的原因是时机欠佳。此刻美国选战处于白热化状态，意识形态色彩极浓，奥巴马的对俄政策也因此受到制约。尤其在初选阶段（8 月 31 日共和党党代会之前），主导共和党的右翼和极右翼（茶党），在内外政策上竞相走偏。一些共和党头面人物有意无意地把俄罗斯称为“苏联”。[③]美国主流精英在感情上和理智上，也难以接受俄国“不伦不类”的转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言）。[④]左右为难的奥巴马 2012 年 3 月 26 日在首尔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悄悄对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他只能在大选连任后才能在反导问题上有更多的灵活性。[⑤]然而奥巴马对梅德韦杰夫的“肺腑之言”，被共和党揪住不放，认定为出卖美国利益，以致相对温和的罗姆尼也把俄国认定为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敌手”（No.1 geopolitical foe）。[⑥]尽管罗姆尼事后把“敌手”（foe）解说为“对手”（opponent）而非“敌人”（enemy），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网络战专家约翰 •阿奎拉（John

---

① Arshad Mohammed and Nerijus Adomaitis, “Clinton criticizes Russia vote, Germany urges improvement”, Reuters, December 6, 2011, www.reuters.com/article/2011/12/06/us-russia-election-usa-idUSTRE7B50IE20111206

② Dino Grandoni, “Obama Took His Sweet Time to Congratulate Putin”, www.theatlanticwire.com, March 9, 2012.

③ Aliyah Shahid, “Why do some Republicans keep calling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MSNNBC, July 28, 2012, http://leanforward.msnbc.com/_news/2012/07/26/12974740-why-do-some-republicans-keep-calling-russia-the-soviet-union?lite

④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德曼把普京的俄国描述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国家（a “sort-of-but-not-really-country”）。见Thomas Friedman, “Russia: Sort of, but Not Reall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2012, www.nytimes.com/2012/02/05/opinion/sunday/friedman-russia-sort-of-but-not-really.html?_r=1&ref=opinion

⑤ Obama to Medvedev, “After my election I have more flexibility”, March 26, 2012, http://rt.com/usa/news/obama-caught-medvedev-president-502/

⑥ “Putin’s Turn to Press the reset”, *The Moscow Times*, April 9, 2012; Arthur Bright, “In Debate, Romney reiterates Russia is ‘geopolitical foe’ of U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23, 2012, www.csmonitor.com/World/Global-News/2012/1023/In-debate-Romney-reiterates-Russia-is-geopolitical-foe-of-US

Arquilla)，2012 年 9 月 17 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以“俄国就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敌人”为题，认定俄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①]阿奎拉的“实话实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为竞选造势，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客观上，妖魔化俄国符合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普京如果就职后匆匆赴美，面对的不只是无心亦无力推进美俄关系、甚至连任都成问题的奥巴马，还会进一步成为美国右翼的把柄，实在得不偿失。

美国对俄主流派有人认为，普京对美强硬是内外交困所致[②]，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困兽犹斗的奥巴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已经高票当选的普京，普京对奥巴马的“不敬”，还是有相当的“本钱”的。无论是中期（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的表现都好于G8 中的其他西方成员。（见图 1）

未来五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不会超过 1%，美国为 2.3%，而俄国可达到 4%。四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几乎都负债累累，但俄罗斯的国家负债仅占GDP 的 10%，其中外债为 2.5%；俄家庭负责率仅为 8%，而西方家庭平均负债率在 90%左右。2012 年 1-10 月，俄外贸顺差 1640 亿美元（2011 年为 1982 亿美元）。俄罗斯还是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5270 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③]俄经济的最大软肋，是产业结构中初级产品和原材料比例过大，尤其是油气产值在俄经济中的比重过大（占俄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二、联邦预算的一半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20%）。尽管政府努力改变这一状况，但俄经济中制造业和高科技产品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④]然而事

---

① John Arquilla, “Yes, Russia Is Our Top Geopolitical Foe: Why Mitt Romney is right about Moscow”,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7, 2012, 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9/17/yes_russia_is_our_top_geopolitical_f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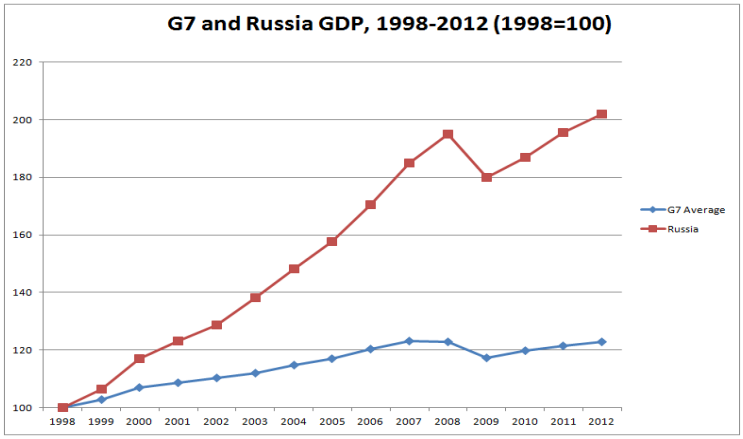
② Kuchins, March 1, 2012, 同上。

③ 上述经济指标引自“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December 20, 2012, Moscow, http://eng.kremlin.ru/news/4779; Daniel Thorniley, “12 Reasons Why Russia Is a Great Investment”, *The Moscow Times*, December 5, 2012, 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12-reasons-why-russia-is-a-great-investment/472501.html; Pepe Escobar, “Why Putin is driving Washington nuts”, *Asia Times online*, March 9, 2012, www.atimes.com/atimes/Central_Asia/NC09Ag01.html; Interfax, “Russian foreign trade surplus grows 5% to $159.9 Billion in nine months – customs”, November 8, 2012, FBIS.

④ “Russian economy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on commodities---EBRD”, Interfax, Decem-ber 14, 201, FBIS.

情的另一面是，近年来中东乱局使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作为世界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受益匪浅。2009 年底又开通了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科兹米诺港口的石油管线，使俄罗斯真正成为一只能源双头鹰。在面向欧洲和亚太的出口博弈中，可进可退。普京第三个任期开始后，俄罗斯正式入世，同时积极创建欧亚经济联盟，其经济上的实惠，甚至独联体中最“西化”的乌克兰也为之动心。

“近外”以外，俄国还是金砖五国的积极推手，在与北约的关系上也有筹码。2012 年 8 月 1 日，北约开始经俄国乌里亚诺夫斯克空军基地向阿富汗运送非杀伤性供给和进行人员中转。俄国不必在阿富汗流血，却享受北约在阿富汗反恐的红利。在不远的将来，北约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也将十分依赖这一通道。普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就对奥巴马说“不”，还是有不菲的经济和战略资本的。



引自：*Forbes*, July 26, 2012, www.forbes.com/sites/markadomanis/2012/07/26/russias economic-growth-in-comparison-with-the-g7/

图 1 俄罗斯与西方七国经济增长对比：1998–2012 年

尽管如此，普京并不是不要改善俄美关系。普京一当选，俄外长就表示与美国进行反导谈判的大门仍然敞开，期待与美方进行“专业性的和坦诚的”（professionally and honestly）沟通，以便了解美方意图。[①]稳定并发展对美关系，是俄罗斯主流精英的共识。关键是以何种方式、什么时机，以及在

① “Russia Still Open To Missile Defence Negotiations With US - Minister”, Interfax, March 20, 2012, FBIS.

多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普京回避 5 月 18-19 日G8 期间在美国会晤奥巴马，但没有放过一个月以后在墨西哥召开的G20 峰会。在这一个月里，普京的外交路线图是，先联络“近外”，再顺访德法，然后出访北京，并出席上合峰会，最后在第三国的多边场合与奥巴马会晤。普京与奥巴马两个小时的会谈，双方虽未就叙利亚问题取得共识，但会晤的气氛是“坦诚、周到和全面的”（“candid, thoughtful and thorough”）。[①]在美国大选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俄美双方都不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普京与奥巴马的会见，只能是互相摸底和试探，奥巴马 3 月底与梅德韦杰夫会晤时已对此交底。

美国大选期间对俄关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美中关系也是如此），其实是普京和奥巴马都希望避免但又难以避免的。而美俄总统选举在同一年举行，尤其是俄在先美在后，也为双方的选战平添变数。其实，美国大选中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和对特定国家妖魔化的现象，是一个常态。与上次大选不同的是，本年度的大选是共和党一党“发飙”，极力诋毁现任总统奥巴马过去四年的对俄政策。相比之下，2008 年美大选初选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人（希拉里和麦凯恩）都拿“普京的眼睛”说事，说是从普京眼中看不到“灵魂”（soul），只有KGB三个字母（克格勃的英文简写）。2008 年奥巴马初选胜出后，相当多的俄罗斯精英仍然认为麦凯恩更可预测，而奥巴马在对外政策上却无迹可寻，难以把握。如果说奥巴马在反导问题上还可能有一定灵活性的话，一个被极右翼裹挟的罗姆尼，极不可能就此对俄罗斯网开一面。有鉴于此，普京等在 2012 年 9 月底似已形成共识，认定奥巴马连任有利于俄的利益和俄美关系。因此，他在接受采访时把奥巴马形容为：“一个正直的人，确实希望造福世界”。[②]

普京从回避到公开支持奥巴马，再次表明他对美政策的现实性和灵活性，也说明以“亲美”或“反美”来断定普京，至少是幼稚的。其实，普京的俄国是一个亲美反美共存的社会，普京亦不例外。尽管俄国精英对俄反美

---

① Helene Cooper, “Face to Face, Obama Tries to Persuade Putin on Syria”, *New York Times*, June 18, 2012, www.nytimes.com/2012/06/19/world/syria-dominates-as-obama-and-putin-meet.html?_r=0

② Andrei Tsygankov, “Why Putin Wants Obama to Win”, *The Moscow Times*, September 27, 2012, 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why-putin-wants-obama-to-win/468837.html#ixzz27hxj8SNk

主义有极为不同的分析和价值判断[①]，俄国反美主义几乎都是针对特定的美国对俄政策或美国的对外政策，绝少无缘无故、笼统地针对美国或美国人的反美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反美主义与法国的反美主义极为相似。问题出在政策层面，即关系到俄罗斯生存的反导问题[②]，以及与俄罗斯利益息息相关的叙利亚问题和伊朗问题。[③]普京电视挺奥一天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就向记者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仍有机会就欧洲反导系统达成一致，而关键是俄美双方就美国提供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的法律保障达成协议。[④]在此基础上，俄方希望能够与美国就共同操作欧洲反导系统建立一个“框架”（framework），从而使美俄关系从“半对抗”性质，逐步向合作方向发展。[⑤]安全和地区问题以外，普京政府还会在美俄经济关系上寻求新进展，如争取获得永久性正常（最惠国）贸易待遇等，使目前低层次的俄美经济关系有质和量的提升。[⑥]不排除普京最终希望俄美关系超越“重启”，而具有某种“战略”性质。[⑦]为实现上述目标，俄方对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还是有相当期待的。为此，普京迅速对刚刚连任的奥巴马发出在

---

① “Russian pundits discuss relationship with USA in TV show”, Russian Channel One TV, April 4, 2012, FBIS.

② 俄罗斯主流很难接受美方所说反导是针对伊朗等“无赖国家”的说辞，而是认为反导是美国最终获得绝对安全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美俄之间的博弈是无解的，也是不可调和的。然而俄罗斯如果放弃任何反制手段也是不可接受的。见《莫斯科防务简报》(Moscow Defense Brief) 出版人、莫斯科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主任（Center for Analysis of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普科夫（Ruslan Pukhov），2012 年 4 月 27 日发表在《莫斯科时报》的文章“The U.S. Obsession With Absolute Security”, 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the-us-obsession-with-absolute-security/457650.html

③ 与反导问题相比，俄在伊朗和叙利亚问题上，与西方妥协的可能更大，见 “Pundit Says Disagreement Over Iran Between Israel, US ‘Serious’ but ‘Not Unbridgeable’”, Commentary by Herb Keinon, “Iran for Dummies”, *The Jerusalem Post Online*, September 7, 2012, FBIS.

④ “俄称与美仍有机会就欧洲反导系统达成一致”，《环球时报》，2012 年 9 月 29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09/3157608.html

⑤ Dmitri Trenin and James Collins, “The Game Changer: Cooperative Missile Defense”, The Carnegie Endowment, November 29, 2012,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globalten/?Fa=50173

⑥ 2011 年俄美贸易额（429 亿美元），仅是中俄贸易（835 亿美元）的一半，不到中美贸易额（4467 亿美元）的十分之一。

⑦ 见 Dmitri Trenin, “Obama’s Chance to Earn His Nobel Prize”, *The Moscow Times*, November 9, 2012; Polina Yeremenko, “‘Reset’ Cannot Go on for Years”, Interview with Russian Federatio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Ryabkov, *Public Post*, FBIS, November 10, 2012.

2013 年度正式访问俄国的“特别邀请”（special invitation）。[①]美方对普京的善意也积极响应，表示在反导问题上有意妥协。[②]也许正是因为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期待过高，美国国会 11 月下旬通过歧视性的“马格尼茨基法案”（the Magnitsky Act）之后，俄方反应迅速、激烈，甚至连亲西方的《莫斯科时报》也强烈谴责美国。[③]俄杜马（下院）则以牙还牙，迅速取消美俄在领养问题上的协议。对俄美双方来说，该事件给未来四年推进双边关系有利但短暂的契机，蒙上了一层阴影。

四、普京外交的经济杠杆与欧亚经济联盟

对外经济战略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外交蓝图中，具有特殊的核心地位。普京 5 月 7 日就任总统的当天，即签署了 14 项总统指令。其中“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实施指令”的第一条明文指定，俄罗斯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应该为俄罗斯联邦的长期发展、经济现代化，以及加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作为一个平等伙伴的地位，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④]

普京把经济作为俄罗斯外交的首要目标，强调外交服务于经济，主要目的是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一个坚实的经济支柱。普京就职当天，就对其第三个任期内的经济发展，规定了一系列刚性指标：政府部门在 8 年内创造 2500 万个高生产率的就业机会，对内投资额 3 年内达到GDP的 25%，6 年内达到 27%；6 年内生产率提高 1.5 倍，GDP 中高科技含量增加 1.3 倍，俄国在世界银行的“商业友善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排名，要从 2011 年的第 120 位提高到第 50 位，居民实际工资提高 1.4 至 1.5 倍； 降低疾病死亡率，保障药品供应；加强中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增加科研经费；增加住房按揭贷款，8 年内为 60%的俄罗斯家庭提供经济舒适的住房；俄武

① “Date for Obama’s Russia visit could be agreed upon soon---Lavrov”, Interfax, November 20, 2012, FBIS.
② “Clinton assures Lavrov U.S. president wants compromise with Russia on missile defense”, Interfax, November 20, 2012, FBIS.
③ Mark Nuckols, “The Magnitsky Act Is Wrong”, *The Moscow Times*, November 26, 2012,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the-magnitsky-act-is-wrong/471905.html
④ “Executive Order on measures to implement foreign policy”, May 7, 2012, President of Russia, May 9, 2012, http://eng.kremlin.ru/acts/3764

装力量及军事机构装备现代化达到 70%，等等。[①]

鉴于迄今为止普京执政的业绩，没有理由怀疑他在第三个任期内不能有所斩获。然而要实现普京为俄罗斯人编织的“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梦”，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大为改善，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垄断所导致的经济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治理。加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上扬，俄罗斯得以扭转苏联解体后十年间经济“自由落体”的状况，从非正常的低点稳步回升，也在意料之中。然而普京的“维稳”政策，实际上是把俄经济从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垄断转向了政府主导，虽然纠正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扭曲和不公正，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俄经济和投资环境，俄整体经济效益并未提高。加工业持续萎缩，高科技裹足不前，国家财政日益受制于国际能源价格的起伏。加上传统的官僚主义和叶利钦时代开始的大面积腐败现象，严重制约了俄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有鉴于此，普京再次当选总统时对民众的种种承诺，都需要俄现有的经济体制和效率有突破和提升。而这不仅需要内部整合，也必须借助外力。普京在三任伊始提出俄外交服务于经济的思路，已是必然。

其实普京在担任总理期间，就已着手为俄罗斯经济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创造条件。2011 年 11 月 10 日，俄国完成了加入WTO的谈判。2012 年 8 月 22 日，俄罗斯在经过近 19 年的漫长谈判之后，终于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结束了其在 20 国集团中唯一不是WTO成员的尴尬境地。加入WTO在多大程度上是沿袭了中国发展的道路[②]，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当年中国在考量入

---

① 见俄罗斯总统网站：2012 年 5 月 7 日，http://eng.kremlin.ru/acts?date=May+7%2C+2012；“国际观察：新总统普京 6 小时的‘13 把火’”，中国新闻网，2012 年 5 月 8 日。

② 2001 年中国为加入WTO，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做出广泛和深入的承诺。十年内，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 15.3%下降到 9.8%，开放了一百多个服务贸易部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清理法律法规工作，涉及三千多个法律法规。与此同时，中国学习和运用市场规则、公平竞争等原则，使市场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等观念逐步融入中国经济制度。十年里，中国出口规模增长 4.9 倍，进口规模增长 4.7 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2 倍多，2001 年中国对外投资不到 10 亿美元，而 2010 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已近 600 亿美元。从 2010 年到 2013 年，中方将给 41 个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免除 95%以上的关税，并已经成为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见陈德铭：“以加入WTO十周年为起点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网，2011 年 1 月 28 日，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1/28/content_21835890.htm

世利弊多年以后，毅然选择了接受多边贸易规则，加入WTO，使中国得以整合国内欠规范的经济行为，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跃居为世界贸易大国。密切关注中国的俄罗斯精英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中国为达目标不惜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以出口原材料为主的俄罗斯经济，实际上比入世之初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多的制约和挑战。虽然加入WTO能够为俄国企业和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利，但同时也为外国产品敞开了国门，而竞争力较弱的俄国企业很难与外国同行竞争。事实上，俄官方为保护本国企业，入世后仍以各种方式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对此，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在 2012 年底（俄国入世还不足三个月），就对俄国各种背离WTO的“倒行逆施”“异常震惊”（very disturbing），甚至威胁要对俄国“绳之以法”（“the clock is ticking before EU legal action”）。[①]

俄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还会继续下去。其实，俄高层对入世的机会与挑战，既有心理上的准备，也不乏政策上的配套措施。如，加快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以此为入世以后的俄罗斯经济、也为应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扩展，提供一个俄罗斯可以依托并操控的区域经济机制；并通过向亚太（中国、日本、韩国等）倾斜，实现西伯利亚的现代化。

在普京就任总统后首轮密集出访的六个国家中，有三个是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对此，媒体一般解读为维系与独联体各国的传统关系，在俄罗斯周边营造一个稳定的缓冲地带。然而普京的此次出访，也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色彩。在白俄罗斯（5 月 31 日到 6 月 1 日）和哈萨克斯坦（6 月 7 日），普京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俄与白、哈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问题。早在 2007 年 10 月，俄、白、哈三国就宣布建设关税同盟；2011 年 7 月 1 日，三国完成了统一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的组建过程；其他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先后开始入盟谈判，关税同盟开始逐步覆盖中亚地区。2011 年 11 月 18 日，俄、白、哈三

① Joshua Chaffin, “Europe cools on Russia’s WTO accession”,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5, 2012.

国元首签订了三项协议，使三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①]2012 年 1 月 1 日，关税同盟提升为“共同经济区”（Common Economic Space)。按计划，三国将在 2015 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从而实现资金、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此外，还将逐步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调节各成员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逐步过渡到拥有统一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共同能源市场的庞大的欧亚经济体。白、哈两国是俄罗斯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者和依托，它们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普京在第三个任期的首轮出访中，与两国元首的会谈集中探讨如何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问题。[②]在乌兹别克斯坦（2012 年 6 月 4 日)，普京与卡里莫夫总统的会谈也聚焦经济问题。卡里莫夫与普京虽未就欧亚经济联盟问题达成任何共识，但就乌加入 2011 年 10 月成立的较为松散的“独联体自由贸易区”(CISFTA)问题交换了意见。[③]

其实，无论是欧亚经济联盟还是独联体自由贸易区，都不是普京的发明。前者系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2001 年提出[④]，后者则在叶利钦时代（1994 年）就已启动。然而这两个围绕前苏联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平台，却在普京担任总理期间重新启动和加速，其中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俄对独联体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情结。近年来，俄对各前苏联共和国的影响日渐式微，2003—2005 年间，三个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由更为独立、更为亲西方的人士掌控。2008 年俄—格战争后，格于次年退出独联体。2009 年 5 月，六个独联体成员（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东方伙伴”项目；同年 10 月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

① 三项协议为：“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Declaration on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欧亚经济理事会条约”(Treaty 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以及“欧亚经济理事会规则”(Resolution 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Regulations)。

② 见俄罗斯总统网站 “Press statements following Russian-Belarusian talks”, May 31, 2012, http://eng.news.kremlin.ru/transcripts/3942; “Press statement following Russian-Kazakhstani talks”, June 7, 2012, http://eng.news.kremlin.ru/transcripts/3991

③见俄罗斯总统网站 “Answers to journalists’ questions following visit to Uzbekistan”, June 4, 2012, 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3958

④ Yuri Kochetkov, “News Analysis: Proposed Eurasian Union Mixes Nostalgia and Need”, *The Moscow Times Online*, December 28, 2011, FBIS.

和土库曼斯坦均未出席独联体年会。2012 年 6 月 20 日，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终止”与集体安全组织的正式关系，原因是对集体安全组织过于密切的军事合作感到“不适（uncomfortable）”。[①]如果说 1991—1995 年间俄对中亚的“卸包袱”政策（leave and forget）[②]是出于无奈，“康复”以后的俄罗斯，反而面临着“近外”地区（near abroad）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而美国为准备从阿富汗撤军而在中亚国家寻求基地和“处置”美军剩余装备的举动，更加强了中亚国家的这种离心倾向[③]。这对于一直把独联体作为其外交优先方向的普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可以说，独联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支柱，前两项已处于惨淡经营状态，只有经济杠杆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普京第三个任期上任伊始就走访中亚和独联体国家，以此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原因。[④]

二是 2008 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2009 年底和 2010 年初开始在欧盟国家发酵，严重影响了欧盟的进一步扩展和整合。一些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开始重新“向东看”，把注意力转向其传统的经济伙伴。俄罗斯债务水平和外汇储备均无近忧。莫斯科此时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不仅对一些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同时，一个以俄罗斯主导的经济联盟，对俄入世后面临骤然增强的外国竞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缓冲区。而对于竞争力相对低下的俄国及其“近外”国家（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很多民众）而言，加入共同经济区的“益处”之一，是保护相对落后的民族经济，

---

① Vladimir Radyuhin, “Indian Commentary Says Uzbekistan’s Move To Withdraw From CSTO ‘Big Gain’ for US”, *The Hindu* Online, July 11, 2012, FBIS.

② 见 Dmitri Tren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Interests, Policies, Prospects”, in *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 eds., by Eugene Rumes, 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 (M.E. Sharpe, 2007), pp.75-136.

③ Aleksandr Sitnikov, “United States of Central Asia---Americans Luring Away Russia’s Allies”, *Svobodnaya Pressa,* September 15, 2012, FBIS.

④ 当然，俄并未放弃从安全和战略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见 Vladimir Mukhin, “Defense Insufficiency. Moscow’s Military-Political Plans in the Post-Soviet Area Are Being Subjected to Review on the Allies’ Part”, *Nezavisimaya Gazeta Online*, September 4, 2012; Kabay Karabekov, Yelena Chernenko, Ivan Safronov and Sergey Strok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Will Be Armed with Russian Money. They Will Receive $1.5 Billion for Military Expenditure”, *Kommersant Online*, November 7, 2012, FBIS.

使其免遭来自欧洲和美国乃至中国的冲击。[①]比如，机械设备在关税同盟国之间贸易中占总贸易额的 20%，而在与同盟以外的国家中仅占 2%。[②]

第三，莫斯科主导的这一经济联合体，也是对中国近年来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攻势”的回应和防范。[③]中国入世十年，也是上合组织起步和发展的十年。首先感受到中国对外经济飞跃性发展的，是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十年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增长近 20 倍，而同期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额仅增加 3 倍。中国对中亚出口额增加近 30 倍，而俄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仅增加 4.3 倍。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在 2008 年达到顶峰，此后不升反降，2010 年刚刚恢复到 2007 年的水平。中国对中亚的进口额在 2006 年还低于俄国，但在 2010 年已经超过俄进口额的一倍（135.82 亿美元对 67.81 亿美元）。不仅如此，中亚国家至中国的输油、气管道的投产，事实上打破了俄罗斯对中亚能源产销的垄断。

表 1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单位：百万美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贸易额	**1578.5**	**2388.3**	**3103.2**	**5933.4**	**8726.8**	**12057.9**	**19662.0**	**30822.7**	**23546.5**	**30112.6**
出口	561.3	943.9	1091.7	3105.3	5228.6	7737.8	12692.6	22596.0	16669.5	16530.6
进口	1017.2	1444.4	2011.5	2828.1	3498.2	4320.1	6969.5	8226.7	6877.0	13582.0

表 2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贸易（单位：百万美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贸易额	**6312.7**	**5565.3**	**7463.3**	**10435.1**	**12694.2**	**16754.1**	**22135.1**	**26730**	**18492.2**	**21891.6**
出口	3479.7	3103	4302	6124	8247	11222	15519	18247	13322.2	15110.3
进口	2833	2462.3	3161.3	4311.1	4447.2	5532.1	6616.1	8483	5170.0	6781.3

表 1，表 2 的数据来自：李新：“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经济利益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 年第 10 期，http://www.siis.org.cn/Lunwen_View.aspx?lid=10000526

诚然，俄在中亚面临的不仅仅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关系。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存在、难以根除的毒品生产和贩卖管道，以及与此有着密

① “Over 80 per cent of Kazakhs back idea of integration with Russia---advisor”, Central Asian News online, November 9, 2012, FBIS.

② “News conference of Vladimir Putin”, December 20, 2012, Moscow, http://eng.kremlinru/news/4779

③ 李新：“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十年：成就、挑战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9 期，第 9-15 页。

切关联的跨国犯罪活动，都在侵蚀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和利益。然而，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上合组织）渠道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往来，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客观上降低了俄罗斯在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很多习惯从地缘经济视角考量经济和商业问题的俄国精英来说，中俄在中亚的经济角力更是一场非赢即输的零和游戏。有鉴于此，俄对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举措不甚热情，甚至有意迟滞的做法，也就不奇怪了。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官方和媒体均正面评价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成果，但上合组织的发展却明显低于中方的期望值。比如上合组织 2003 年通过的以中国草案为蓝本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提出了上合组织的短、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其中短期目标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建立经贸投资信息空间，确定优先合作领域；中期目标是制订规则和程序，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展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长期目标是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然而上述目标进展缓慢，落后于预期，中国所设想的自贸区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于 2011 年再次提出自贸区的建议，至今仍未被其他成员国接受。[①]

另一件上合组织可以做、但未能做到的事情，是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SCODB）。早在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前一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提出建立上合开发银行。2008 年以后，建立该银行更具迫切性，而且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上合组织第十次总理会晤中，获得多数政府首脑的支持。[②]然而普京却对开发银行兴趣不大，反而支持建立低水平的“上合组织专门账户”（亦称上合组织发展基金），理由是 2005 年建立的上合组织银联体（SCO interbank consortium, SCOIC）仍面临众多问题。由于普京的态度，各国总理只能在会议公报中表示，“总理们重申支持建立上合组织专门账户和开发银

① 赵华胜：“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评估与展望”，《外交观察》，2012 年秋季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11 月，第 193-194 页。

② “上合组织总理会议发布联合公报(全文)”，新华网，2011 年 11 月 8 日，http://gb.cri.cn/27824/2011/11/08/3245s3428608.htm

行的原则立场”。[①]与普京对上合开发银行的消极态度相对应的，是他对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热情。普京早在 2007 年就首先提出此倡议。在以后的几年中，大部分有关讨论都是在中亚能源生产国的“三驾马车”（俄、哈、土）之间进行的。2011 年 9 月在西安举行的中俄吉塔四国能源部长会议上，中方提出建立一个开放型的、包括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能源俱乐部”。[②]对此，普京在 2011 年 11 月 7 日的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上，提出确立“能源俱乐部的法律基础”问题[③]，显然不情愿接受中方的建议，而此次会议的公报中也根本未提及此事。俄方对建立上合能源俱乐部的诚意到底如何仍须观察。从时间上看，不排除普京 2007 年的建议是为了制约中方当时提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议，甚至不排除以“能源俱乐部”与中方的开发银行构想做交易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俄国主导的关税同盟在中亚的直接效果，是使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多边和双边经济活动面临更高的关税门槛，从而抵消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效率和成本优势。

五、结束语：俄罗斯未来：向亚太倾斜？

“俄罗斯也要向亚太倾斜”，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Dmitri Trenin）在 2012 年APEC年会开幕两天前写道。[④]特列宁的用词（pivot）显然是呼应美国自 2010 年以来“重返”亚太的政策。然而这位前苏联红军情

---

① 俄罗斯总理网站“Russia’s Putin addresses Shanghai group meeting---transcript Prime Minist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vember 8, 2011”; “SCO member-states to set up the Development Bank and Energy club. China offers soft loans”, Fergan News, November 9, 2011, http://enews.fergananews.com/news.php?id=2132; “SCO Countries to Speed Up Projects With Special Account – Putin”, Interfax, November 7, 2011, FBIS.

② “Russia’s Putin addresses Shanghai group meeting---transcript Prime Minist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terfax, November 8, 2011; “Economic Problems to Dominate Agenda of SCO Heads of Government”, Interfax, November 7, 2011; “Russia’s Putin Promotes Idea Of ‘Energy Club’ Within Shanghai Group RIA-Novosti”, Interfax, November 7, 2011; SCO member-states to set up the Development Bank and Energy club. China offers soft loans”, http://enews.fergananews.com/news.php?id=2132

③ Interfax, “SCO Countries to Speed Up Projects With Special Account - Putin”, November 7, 2011, FBIS.

④ Dmitri Trenin, “Russia Can Pivot to the Pacific, Too”, *The Globalist*, September 7, 2012, www.theglobalist.com/storyid.aspx?storyid=9738

报官和首先使用“向亚太倾斜”概念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①]，都似乎忘记了，早在 19 世纪中叶，俄美这两个欧洲文明向东西延伸的部分，不但已经向亚太“倾斜”[②]，而且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对亚洲进行各自理想中的“西化”进程。[③]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结（美军仍驻扎在日本）。如果说 19 世纪的“倾斜”是基于亚洲国家的贫弱，21 世纪的“倾斜”则是由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美俄现一轮对亚太地区的倾斜手段十分不同：美国侧重军事和军事外交，而俄国则侧重经济。至于哪一种倾斜对亚洲和中国更有利或更无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④]

2012 年被定为俄罗斯的“历史年”。普京在就职前后，不断提醒国人勿忘俄罗斯历史，热爱俄罗斯文化，忠于俄罗斯政体，完成俄罗斯的千年使命。[⑤]然而俄罗斯文明延伸到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却只是近三四百年的事情。尽管如此，乌拉尔山脉以东广袤的西伯利亚—远东平原(占俄领土总面积三分之二)，不仅构成俄罗斯欧亚文明的象征，也是从沙皇到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它出产了俄国 76%的石油、78%的煤、87%的天然气、几乎所有的宝石和绝大部分有色金属。2011 年俄国出口收入的 62%（3000 亿美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而在过去 20 年里，该地区的人口却减少了 220 万，人均收入只有俄欧洲地区的一半。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也远远落后于俄其他地区。[⑥]而俄国最东部的远东地区，面积为俄国土面积的 36%，人口却不足俄总人口的 4.5%（660 万）。排除地理和气候的因素，俄西伯利

---

① 见希拉里·克林顿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2011 年 11 月号的文章“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该文正式启用“向亚太倾斜”的概念，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 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② 美国 1853 年强力打开日本国门，而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也在 19 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如 1858 年的《爱辉条约》和 1860 年的《北京条约》。

③ 即美俄两国以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共产主义对亚洲国家的直接和间接的“改造”。

④ 见 Yu Bin, “A tale of two pivots to Asia-Pacific”, *China Daily*, September 15, 2012, 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2-09/15/content_15760046_2.htm

⑤ Putin,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December 12, 2012, http://eng.Kremlin.ru/news/4739; Ellen Barry, “Russia’s History Should Guide Its Future, Puti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2, www.nytimes.com/2012/12/13/world/europe/putin-tells-russia-to-seek-clues-from-its-past.html?_r=0

⑥ Vladislav Inozemtsev, “Desecrated Part of Russia. What Siberia Needs Is Not State Corporations But Decolonization”, *Moskovskiy Komsomolets Online*, May 2, 2012, FBIS.

亚/远东地区的发展滞后，在多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心理上的欧洲中心主义造成的，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然而，如果俄罗斯的欧、亚部分难以整合，俄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方案就很难实现。这种极不同步甚至分裂型的地区发展状态，不仅是俄国扭曲的现代化的象征，也是俄国人日益增强的不安全感的源头之一，不管这种不安全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当然，促成俄国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还有若干其他因素，如中国的崛起[①]、亚洲经济取代欧美成为国际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主要增长点、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热点升温等。俄与欧美关系的困境，也使俄转向东方寻找出路。[②]

普京在当选前后，多次强调远东和中国对俄国未来发展的意义。[③]普京宣誓就职后立即下令成立远东发展部，设在与中国一江之隔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旨在对接崛起的亚太经济，加大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力度。同年 9 月，俄罗斯在远东城市海参崴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此前五年内俄罗斯对海参崴的基础设施投资为 210 亿美元，甚至比 2012 年伦敦奥运会还多 60 亿美元，希望藉此提升俄在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俄罗斯由“欧洲大国”向“欧亚大国”和“太平洋大国”的转型。APEC会议期间，几乎所有议题都围绕着深化俄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一主题。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甚至说，“如果彼得大帝今天还活着，他会迁都海参崴而不是圣彼得堡。”[④]

2012 年 9 月海参崴APEC会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俄罗斯这一历史性东向战略造势。会议基本上达到了目的，然而会议的后续行动对实现这一战略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在俄国的“历史年”创造历史的普京（三任总统）拥有的时间既多又少。多是因为六年的第三任期，普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

---

① 中俄之间重大经济合作项目，包括两国元首 2009 年 9 月 23 日批准的为期 10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2011 年 1 月 1 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通油等。

② “Russia Should Turn To Asia, Not Europe Or USA In Foreign Policy - Senior MP”, *Interfax*, September 18, 2012; “Russian Way to EU, NATO Blocked - State Duma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Head”, Interfax, September 20, 2012, FBIS.

③ Prime Minister Vladimir Putin: “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 *Moscow News*, February 27, 2012, FBIS.

④ Dmitri Trenin, “Russia Can Pivot to the Pacific, Too”, *The Globalist*, September 7, 2012, http://www.theglobalist.com/storyid.aspx?storyid=9738

精力实现其抱负，少是因为一个超级国家的现代化难以一蹴而就。在远东，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步走来，已 30 年有余；韩国的现代化亦历经了半个世纪；而日本经济从战后废墟起步，至今已近 70 载。在 2012 年底，有关普京健康问题的传闻不断。就算普京能够顺利主政 6 年或 12 年，俄罗斯现代化的道路仍然漫长、艰辛，且充满不确定性。20 世纪以来，经历了强盛和衰败的俄罗斯，是否会满足于作为一个“正常的”（normal）或“普通的”(ordinary)俄罗斯，还不得而知。然而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普京近来特别爱谈历史）[①]，普鲁士王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对俄国有一句名言：“俄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或软弱（Russia is not strong or weak as it appears)”，略微变通一下，或许也同样适用于普京的俄国，和普京本人（不管是普京大帝，普京总统，还是普京同志）。

【**Abstract**】Since his inauguration as Russia's 4th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kicked off his foreign policy in three different strikes: focusing on Russia's "near abroad" areas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China and SCO; embracing Europe while distancing from, but not abandoning, the US; prioritizing economics as the anchor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by promoting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 by joining the WTO, and by being actively involved in multilateral forums of APEC and G20. Russian "pivot" to the Asian-Pacific, too, is part of this economic drive. One of Putin's imperatives is to maintain and promote relations with China. Despite the "best-ever" status in bilateral relations claimed by both sides, several structural and conceptual "bottlenecks" have emerged between Moscow and Beijing. Beyond this, there are both needs and potentials for Moscow and Beijing to coordinate their policies toward the SCO and EEU, to coordinate their policies toward the West' activities in their respective peripheries, and to maintain strategic and economic stability in the world.

【**Key Words**】Diplomacy, CIS, SCO, Reset, Missile Defense, "Pivot" to

---

① Ellen Barry, "Russia's History Should Guide Its Future, Puti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2, www.nytimes.com/2012/12/13/world/europe/putin-tells-russia-to-seek-clues-from-its-past.html?_r=0

Asia-Pacific

【**Аннотация**】Начиная с мая 2012 г., когда Путин стал четвёрт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Ф, его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ыглядела как, «сначала близкое, затем далёкое», опираясь на СНГ, он развивал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и ШОС; придавалось большее значение Европе и меньшее США, временно «обходил» США, но не упускал случая улучшения с ними отношен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был мотивирован на создан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пользуясь ВТО, АТЭС, G20 и другим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м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платформами, расширял влияния России и стремился к получени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ыгоды, основной уклон делается на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и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приоритетов системы «Путин 3.0». Хот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ходятся в наилучшем периоде в истории, структура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понимание её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проблему т.н. «сосуда с узким горлышком». Кроме того, для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ШОС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союзом,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правляться с давлени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на обе страны, соседствующие с н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их интересы,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у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существу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действ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Дипломатия, СНГ, ШОС, начинания, ПРО,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уклон

（责任编辑 陈大维）

普京欧亚联盟评析*

李　兴**

【内容提要】普京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了欧亚联盟的思想，引起俄国内外学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设计中的欧亚联盟，将更有效益地使用成员国总体自然、经济和人力资源，是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是拥有超国家机构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它将被打造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强大的、独立的一极力量，从而摆脱欧亚中心地区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边缘地位，实现俄“欧亚强国”的梦想。欧亚联盟的思想可以说既是普京的总统竞选大纲，也是普京当选总统后的国家大战略。欧亚联盟的提出具有自身的背景、机遇、历史和现实基础。普京已经规划了该联盟实施的路线图，并为实现该联盟做出了实际的努力。欧亚联盟的最终建成取决于许多因素，其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主要成员毕竟是中国的近邻，中国理所当然应予以关注。

【关键词】普京　俄罗斯　欧亚联盟
【中图分类号】D092(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6-0151-(24)

在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中，很难找到一种比欧亚主义更复杂、更具有广泛影响和生命力、更具有争议性的思潮、理论或概念。它如此紧密地联结欧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民族与地理，等等。欧亚主义具有深厚而持久的历史和思想基础、广泛而深入的现实和政治影响。欧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专项项目“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研究”、“东亚一体化国际比较研究”等阶段性成果。
** 李兴，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专家委员。

亚主义有古典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之分。在俄当代思想界，新欧亚主义又可分为民主（温和）新欧亚主义和斯拉夫（极端）新欧亚主义。[①]普京在前两个总统任期里，新欧亚主义对其外交政策制定及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与新欧亚主义相关联，在第三次竞选总统期间，普京又提出了欧亚联盟的思想，并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和演绎，增添了新的内容。虽然时间不长，却引起了俄国内外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至今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②]

一、欧亚联盟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2011 年 10 月 3 日, 俄罗斯《消息报》刊登了俄罗斯总统候选人普京的文章:“欧亚新的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天” 。[③]文章提出了在前苏联地区建立欧亚联盟，把欧洲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亚太地区联系起来的设想。根据此文，新欧亚联盟不是要恢复苏联，也不是要搞欧亚帝国主义，而是要更深程度、更高层次地实现独联体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普京认为，欧亚联盟与

---

① Паин Э.А. Идеология «особого пути» в России и Германии: исток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последствие. М.: «Три квадрата», 2010. С.162-163

② Дуги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М.: Евразия, 2004; Зевин Л.З. Особеннности консолидационных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2012. №.2; Мансуров Т.А. На пути к Евразийском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Союзу//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2012. №.1; Пилько 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почему он нужен и как его строить?// Вестник Аналитики. 2012. №.3; Лаумулин М. Вирту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2. №.4; Васильева Н.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опы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СПб.: изд-во СПбГУ, 2012; Васильева Н.А., Лагутина М.Л. К вопросу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политика. 2011. №.10;Назарбаев Н.А.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Известия. 25 октября 2011; Винокуров Е.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Пб.: Центра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ЕАБР, 2012;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ЕЭП: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Алматы, 2012 и др. 中国学者如李新：“普京欧亚联盟设想：背景、目标及其可能性”，《现代国际关系》，2011 年第 11 期。刘古昌：“普京组建欧亚联盟与上合组织不冲突，两者可并行发展”，2012 年 6 月 5 日，人民网-国际频道；王郦久：“俄‘欧亚联盟’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2 年第 4 期；欧阳向英：“欧亚联盟—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发展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 年第 4 期；王树春，万青松：“试论欧亚联盟的未来前景”，《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2 期。

③ Путин В.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3 октября 2011 г., http://izvestia.ru/news/502761

独联体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欧亚联盟是开放的，欢迎其他伙伴参与，优先欢迎独联体内的国家参加。目前欧亚联盟的核心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另外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也考虑参加。欧亚联盟成员国在宏观经济、竞争规则、农业、交通、关税、签证、移民政策，以及取消边境检查等方面将采取统一的政策。在普京欧亚联盟原先的设想中，还包括乌克兰，而且乌克兰占有很重的分量。这是由乌克兰的面积、人口、经济规模、技术水平、总体实力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普京认为，欧亚联盟与某些成员国的“欧洲倾向”并不矛盾，因为欧亚联盟极具包容性，是不可分割的“大欧洲”的组成部分。欧亚联盟可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APEC、东盟等鼎足而立。普京预计欧亚经济联盟将于 2015 年启动。

欧亚联盟将更有效益地使用各成员国总体的自然、经济和人力资源，是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是拥有超国家机构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它将被打造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强大的、独立的一极力量，从而摆脱欧亚中心地区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边缘地位，实现俄“欧亚强国”的梦想。这可以说既是普京的总统竞选纲领，也是普京当选总统后的国家大战略。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是欧亚联盟思想的大力倡导者和支持者。2011 年 10 月普京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欧亚新的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天”后，纳扎尔巴耶夫和卢卡申科分别在《消息报》发表了“欧亚联盟：从思想到未来的历史”和“关于我们的一体化的命运”的署名文章，热情洋溢地予以支持和称赞。[①]

纳扎尔巴耶夫早在 1994 年就倡议建立“欧亚国家联盟”。[②]1997 年他出版著作《欧亚联盟：观念、实践和前景（1994–1997）》[③]，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欧亚联盟思想。这次他又与普京的文章相呼应，在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表达了对欧亚联盟的乐观和力挺的态度。在文章中，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了建

---

① Назарбаев Н.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Известия. 25 октября 2011 г. http://izvestia.ru/news/504908; Лукашенко А. О судьбах наше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звестия. 17 октября 2011 г. http://izvestia.ru/news/504081

② Назарбаев Н.Б.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государств.见 Н.А.Назарбаев и евразийство: сборник избранных статей и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Под ред. Е.Б. Сыдыкова. Аст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НУ им. Л.Н. Гумилева, 2012.С.222.

③ Назарбаев Н.Б.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иде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спектива (1994-1997). М., 1997.

设新欧亚联盟的四项原则：（1）推行欧亚一体化进程应以实现成员国经济利益为首要；（2）参加欧亚一体化进程应以国家及社会自愿为原则；（3）新欧亚联盟作为国家联合体应以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互不侵犯领土等为原则；（4）需成立欧亚联盟框架内的超国家机构，以相互协商妥协为决策方式，不主张国家政治主权让渡。关于新欧亚联盟的发展前景，他提出了五点建议：（1）新欧亚联盟首先应在世界经济中成为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2）新欧亚联盟应成为连接欧洲—大西洋及亚洲两大地区之间的纽带；（3）新欧亚联盟应成为有影响的地区金融体，成为未来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需走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反对一切人为加速；（5）未来欧亚联盟需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是开放的组织，是以追求成员国共同发展为目的的组织，绝非苏联的修复或复辟。

卢卡申科在其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俄白联盟在欧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俄白联盟为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和操作经验。他表示，白俄罗斯将积极参与新欧亚联盟的建设。卢卡申科认为，当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水平时，三国需要构建稳固的政治社会上层建筑——共同价值观、统一司法体系、生活标准和发展方向等，甚至有必要发行新的统一货币。卢卡申科指出，不逐步建立某些超国家机制，包括政治机制，是不行的。新欧亚联盟也需重视与欧洲及亚太国家的关系，实行“东西并重”的外交战略。在卢卡申科的思想里，新欧亚联盟应成为欧亚地区的一个成熟的政治经济体。向西发展，新欧亚联盟是大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盟可靠的伙伴；向东，新欧亚联盟需加强与亚太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联系。

外界将这三篇文章视为三个独联体国家率先在“欧亚联盟”框架内紧密合作的开始，同时也称之为是“欧亚联盟”大发展的起点。在普京的蓝图中，以现有的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为基础，在 2013 年启动欧亚经济联盟后，将于 2015 年走向更高水平的一体化，启动政治一体化进程，建成欧亚联盟。俄罗斯主流政治家和学者表示，欧亚联盟除了经济联盟之外，还要实现政治联盟、军事联盟等，也就是要建立一种强大的超国家联合体[①]。

①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назвал условия для успех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звестия.24 ноября 2011 г. http://izvestia.ru/news/507752; Нарышкин С.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й вектор// Известия. 4 октября 2012 г. http://izvestia.ru/news/536755

二、背景、动机和基础

（一）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实践为欧亚联盟积累了经验和基础

欧亚联盟的设想并非空中楼阁。此前，俄罗斯一直在力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如独联体自由贸易区，以及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的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正如普京所说，建设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就是为欧亚经济联盟的形成开辟道路。

欧亚经济共同体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前身是关税同盟，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 年-2000 年），关税同盟时期，即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前身。1995 年 1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成立关税同盟，1996 年吉尔吉斯斯坦加入，1998 年塔吉克斯坦也正式加入。第二阶段（2000 年-2005 年），是欧亚经济共同体作为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成立和初步运作的时期。2000 年 10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总统签署《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宣告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2002 年 5 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获得观察员地位。2003 年 5 月亚美尼亚获得观察员地位。第三阶段（2006 年至今），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快速发展的时期。2006 年，伴随着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合并，乌兹别克斯坦也正式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2008 年 10 月又申请终止在该组织的成员国资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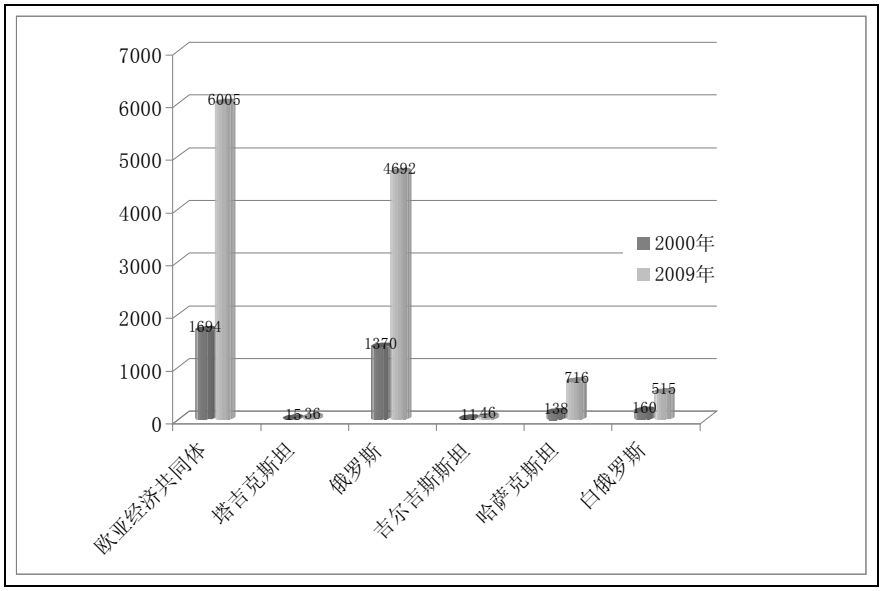
欧亚经济共同体主要由四个机构组成：跨国委员会、一体化委员会、跨国议会大会和共同体法院。跨国委员会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最高机构，由各缔约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负责确定一体化发展战略、方向和前景。一体化委员会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常设机构，由各缔约方的政府副总理组成，负责保证共同体各机构间的相互协作。

由于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尚未达成共同对外关税，并不涉及主权让渡，因此欧亚经济共同体只是发挥着政府间合作性质的协调机构的作用，不能像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那样的超国家机构一样独立决策，并硬性地贯彻其决策。

欧亚经济共同体作为独联体经济一体化的“领头兵”，对独联体各成员

国之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欧亚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在对外经济政策和关税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贸易、生产、投资、交通、能源和金融等领域，推进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合作。

在 2012 年 12 月 19 日举行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峰会上，普京指出，欧亚经济共同体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成立关税同盟，到推动统一经济空间，再到建立欧亚经济委员会。为了深化一体化进程，是时候把欧亚经济共同体部分工作转移至欧亚经济委员会——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①]在同日举行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会议上，俄白哈三国领导人致力于在 2015 年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为此制定了 2013 年欧亚经济委员会财政预算并做出了撤销关税同盟委员会的决定。[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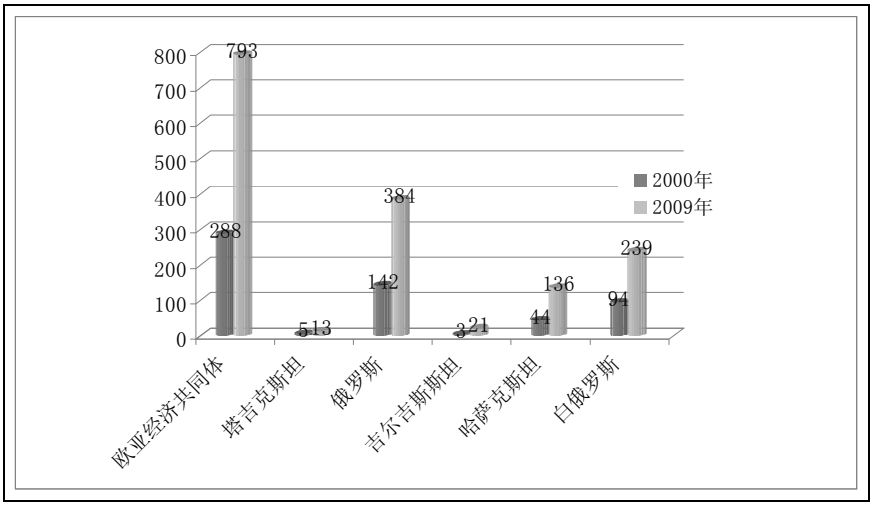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ЕврАзЭС сегодня-2011, http://www.evrazes.com/i/other/evrazes-segodnya-web.pdf

图 1　2000、2009 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亿美元）

① Саммит ЕврАзЭС. 19 декабря 2012, http://kremlin.ru/news/17166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Высшего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та.19 декабря 2012, http://kremlin.ru/news/17167



资料来源 ЕврАзЭС сегодня-2011

图 2　2000、2009 年欧亚经济共同体内部贸易额（亿美元）

表 1　俄罗斯向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出口额统计（单位：亿美元）

	2000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白俄罗斯	55.68	101.18	172.05	235.07	167.26	180.81	248.23
哈萨克斯坦	22.47	65.24	119.20	132.99	91.47	106.90	129.07
吉尔吉斯斯坦	1.03	3.98	8.79	13.08	9.16	9.91	11.60
塔吉克斯坦	0.559	2.40	6.07	7.94	5.73	6.73	7.20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http://www.gks.ru/bgd/regl/b12_11/IssWWW.exe/Stg/d2/26-06.htm

表 2　俄罗斯从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进口额统计（单位：亿美元）

	2000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白俄罗斯	37.10	57.16	88.79	105.52	67.19	99.54	136.85
哈萨克斯坦	22.00	32.25	46.23	63.80	36.97	44.49	68.59
吉尔吉斯斯坦	0.886	1.46	2.91	4.91	3.67	3.93	2.93
塔吉克斯坦	2.37	0.95	1.62	2.13	2.13	2.14	0.90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http://www.gks.ru/bgd/regl/b12_11/IssWWW.exe/Stg/d2/26-06.htm

（二）冷战后俄罗斯外交战略经历了从大西洋主义到新欧亚主义的演变，目前正从新欧亚主义向新欧亚联盟演进。

作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大国，俄罗斯的外交活动是引人注目的。独立以来，俄罗斯外交战略经历了从大西洋主义到新欧亚主义的转变。其外交方针实现了从“一边倒”亲西方向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方针的转变，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

立国之初，西方派在俄外交思潮中占主导地位。他们认为“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体系和文明形态上来看，俄罗斯民族是欧洲民族”，是传统的欧洲国家。“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第三世界都属于“东方”，“西方是西方，东方是东方，他们永远不会相遇” 。[①]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利益不会有根本的矛盾，不存在对俄罗斯战略利益构成威胁的实力，如果说有什么威胁的话，那就是俄罗斯本身。这一思潮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是，俄罗斯最优先的方面不是同前苏联各共和国重新联合，而是尽快加入西方“文明国家大家庭”，使俄罗斯同西方结成“伙伴”和“盟友”，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②]另外，当时的俄领导人坚决表示，要与苏联时期的外交政策划清界限。因此，这一阶段俄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其发展方向是西方和大西洋，而不是独联体地区，更不是东方和太平洋。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唯西方马首是瞻，奉行亲西方的对外政策，在众多国际问题上作出让步，却带来了俄国家利益屡受损害、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的后果。在国内方面，随着经济“休克疗法”的失败，西方对俄罗斯的援助大多口惠而实不至，雷声大雨点小。俄罗斯经济社会形势每况愈下，身陷重重危机，对西方的浪漫幻想破灭了。俄认识到，自己与美国、西方的战略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不能做美国、西方的“跟班”，必须找回自我，重振大国雄风。鉴于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新欧亚主义思潮呼之而出，并成为影响俄罗斯外交战略的主流思潮之一。新欧亚主义不赞成大西洋主义，反对俄罗斯全盘西化和照搬西方文明。强调俄罗斯的欧亚文化的独特性，

---

① Гайдар 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эволюция, М.: Евразия, 1995 г.

② Тиммерман Х.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поиски нов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ЭМО.1994. №2.

把俄罗斯定位为“多民族的欧亚国家”。在地缘战略上，新欧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反联盟，形成某种欧亚反美联盟，以抵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①]在外交上，认为俄应东西方并重，既面向大西洋，又面向太平洋；既面向欧洲，又面向亚洲，实行双头鹰外交；主张在原苏联的领土上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共同体，强调独联体的团结和统一，并以此为依托，恢复自己的大国地位。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对独联体实行的是“甩包袱”政策。普京—普梅时期的特点则是，争夺独联体，视独联体为“特殊利益地区”。在外交战略排序中，将独联体列为优先中的优先。对独联体政策体现为：“外交中的内政，内政中的外交”。2012 年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由于美欧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俄罗斯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俄罗斯在这一时期致力于“整合”独联体，从“手动挡”到“自动挡”，从“硬着陆”到“软着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承担”。普京外交的理论基础是新欧亚主义。俄不再强求独联体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化和一体化，而是区别对待，加强与独联体内友好国家的关系，打消友好国家的离心和疑心倾向，大力推进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地区一体化。以普京为代表的俄领导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当前世界形成了多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俄罗斯欲成为强大而独立的一极，与欧盟、中国、美国等世界主要力量中心鼎足而立，建立欧亚联盟就成了其外交战略的必然选择。

（三）普京提出欧亚联盟设想的背景恰逢世界处于剧烈变化之际

普京提出欧亚联盟的构想恰逢其时。21 世纪头十几年是俄罗斯本身及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该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2000–2004 年）。普京在政治上着重整顿内务，建立垂直权力体系，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掀起国有化浪潮，实现国家对战略经济部门的有力控制。在外交上，俄罗斯面临西方的进攻态势，无奈地坐看北约欧盟双东扩，战略空间急剧压缩，外部环境日趋恶化。虽然当时普京已经重视

① Zibgniew Brze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Basic Books, 1998, p.99.

与独联体国家发展关系，如 2000 年改组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2002 年成立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但由于该阶段俄罗斯政治经济百废待兴，实力不济，以及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尚处于幼年时期，所以缺乏建立新欧亚联盟的物质条件和机制平台。

第二阶段，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2004-2008 年）。该阶段俄罗斯在普京治下，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步入新兴国家行列。但西方试图使俄罗斯“边缘化”、“无能化”的目标没有变，对独联体地区的和平演变也没有停止过。2003 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 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都导致了这些国家的政权更替，“去俄罗斯化”运动盛行。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受到严重打击。在此形势下，普京积极应对，与西方展开了争夺独联体的“拉锯战”，如 2006 年俄乌“斗气”事件。这一阶段俄罗斯国内形势虽有起色，但外部环境仍然严峻，这时提出建立新欧亚联盟的条件显然也不成熟。

第三个阶段，梅普组合至普京重归以来（2008 年至今）。这一阶段，外部世界的发展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08 年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不足，深陷流动性紧缺和通货紧缩困境。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一体化发展面临倒退的危险。相反，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虽然在金融危机开始时遭受重创，但总体发展稳定。此外，以中俄印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客观上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甚至有人预测，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将于 2030 年终结[①]。其次，俄罗斯周边环境改善，迎来了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期。2008 年俄格战争是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态势转变的分水岭，是俄罗斯在独联体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承担”的拐点。俄格战争后，北约暂停了东扩步伐，放缓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行动，俄美关系得到“重启”。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重返东亚”，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从东欧—高加索—

①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 “USA: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ds”, 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2030.pdf

中亚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从欧亚大陆中心向边缘地带转移，从挤压俄罗斯向制衡中国转移。2012 年，奥巴马再次当选总统后，提出亚太 “再平衡”战略。从客观上说，美国的战略转移缓解了对俄罗斯在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压力。

鉴于此，俄罗斯试图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做出了“强化西方、进军东方、稳定南方、坐定北方”[①]的外交战略部署。其中，南线外交被认为是维护俄罗斯国家稳定与安全的重中之重。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反被动为主动，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联系，努力拉拢一些友好国家重塑“向心力”，重新整合。因此，俄罗斯提出建立新欧亚联盟的构想恰逢其时。2011 年 11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总统在克里姆林宫共同签署了《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在普京的主持下，独联体 8 个国家还于 2011 年 10 月在圣彼得堡签署了《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定》。2012 年 9 月 20 日，乌克兰议会继俄罗斯、白俄罗斯之后批准了该协定。亚美尼亚则于 9 月 11 日批准了该协定。2012 年俄罗斯又成为WTO正式成员。这些都为新欧亚联盟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前期基础。

三、欧亚联盟实施及其关键环节

（一）普京等已经制定了欧亚联盟路线图，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在俄白联盟、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同时汲取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甚至“古阿姆”一体化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推动新欧亚联盟的“三驾马车”——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其中，由于面积、人口、经济、技术、资源、人力、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明显优势，各国普遍承认俄罗斯是欧亚一体化的领袖角色。大体上，根据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同阶段，普京的路线图为：欧亚经济共同体（2000 年成立）——关税同盟（2010 年元旦启动）——统一经济空间（2012 年元旦启动）——欧亚经济联盟（2015 年）——欧亚联盟。

其基本思路是：新欧亚联盟以俄罗斯为主导，以独联体为平台，以关税

① 西方指欧美发达国家，东方指亚太地区，南方指中亚—高加索地区，北方指北极地区。

同盟为开端，以欧亚经济共同体为基础，以经济一体化为纽带，以经济、政治、人文为手段，以俄大国地位为依托，以俄罗斯为核心，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为主力，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辅助，推动实行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构建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立而强大的世界一极和力量中心。

2011 年 11 月，俄白哈三国总统签署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宣言》、《欧亚经济委员会条约》、《欧亚经济委员会章程》等一系列文件。欧亚经济委员会是一个超国家常设管理机构。内设“委员会理事会”和“委员会全体会议”。理事会由成员国各派一名副总理及两名官员组成，按“协商一致”原则，负责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内的一体化进程。委员会全体会议则为执行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委员会”是统一经济空间的最高机构，由各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欧亚经济委员会执行最高委员会的决定。

（二）俄与拟议中的欧亚联盟国家高层来往密切，互动频繁，努力推进建立联盟的进程。各国学界和政界开始讨论和推动欧亚联盟建立。

普京、梅德韦杰夫等俄罗斯领导人多次谈到俄罗斯是“欧亚国家”、“欧亚大国”。2011 年 11 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称，希望独联体其他国家加入俄白哈建立的新经济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①]2012 年 5 月 7 日，普京签署了其再次担任总统后的第一批命令，其中就包括《关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方针的实施措施》。该文件明确写道：“把发展独联体空间的多边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关键方向，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税联盟和统一经济空间范围内，加深欧亚一体化，并在 2015 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

在 2012 年 5 月 15 日举行的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见期间，俄罗斯新任总统普京收到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访问邀请。普京上任后，拒绝去美国参加G8 峰会，却把首次出访的国家定为独联体内的白俄罗斯。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两国总统在明斯克着

① “俄罗斯总统：欧亚联盟的建立将决定俄白哈三国的未来”，俄罗斯之声，2011 年 11 月 18 日，http://chinese.ruvr.ru/2011/11/18/60637058.html

重讨论了两国经济关系。俄罗斯决定向白俄罗斯提供第三批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贷款，并启动关于提供第四批贷款的谈判。向白俄罗斯贷款的数额为 3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俄罗斯提供。白俄罗斯获得贷款的条件是：在三年内拿出 75 亿美元来推动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①]最近，普京因锻炼身体而背部受伤的消息就是由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透露出来的，说明他们是私交甚笃，往来频繁。

2012 年俄大选结束，政权平稳过渡后，俄高层随即对中亚国家展开了密集访问。5 月 28 日梅德韦杰夫以新总理身份首访哈萨克斯坦，强调俄哈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6 月初新总统普京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前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峰会结束后，普京在回国途中访问哈萨克斯坦。

普京于 2012 年 9 月 19-20 日又分别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访问内容包括：（1）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会晤，为纪念俄哈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0 周年、加深两国地区间经贸联系等问题，定下基调。（2）与哈国总统共同参加主题为“创新合作”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跨地区合作论坛”。在论坛中，双方总结了近年来双边经贸合作的成就，对未来发展绿色经济、创新产业、科技合作作出了积极展望。（3）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会晤。在此次访问中，普京与吉方主要谈双边军事合作（驻军问题、玛纳斯基地等），也涉及经贸合作问题。

同年 10 月 4—5 日普京访问塔吉克斯坦。访问过程中，普京与拉赫蒙总统就军事、经贸和人文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俄塔达成协议：俄驻塔第 201 基地租期延长 30 年。访问期间，普京和拉赫蒙总统还慰问了俄驻塔吉克斯坦第 201 部队。另外，俄准备向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供 15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以此来增强本国在中亚地区与美国抗衡的能力[②]。

原定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独联体峰会将推迟举行。峰会是应独联体执委会请求推迟的。执委会认为，此次会议需要进行更仔细的准备，其中包括起草将在峰会中讨论的文件。此次峰会将讨论约 20 个旨

---

① Борищполец К., Чернявский С. Российско-Бел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Угрозы реальные и мнимые// Вестник аналитики. 2012. №.3. С.63.

② Киргизию 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ооружат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деньгам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209 (4994).06.11.2012.

在深化独联体国家在经济、人文和安全领域合作的文件。

尽管有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有关各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开始讨论和推动建立欧亚联盟。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年度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主张继续推进欧亚一体化进程，共同应对 21 世纪的全球性挑战。我国已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成立统一经济空间，并积极筹建欧亚经济同盟。这些举措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提高本地区各国的竞争力。我们支持其他独联体国家加入欧亚一体化进程的意愿。”[①]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说：“统一经济空间——这是极大向前推进的联合。我们在这里不是竞争者，也不发生冲突，我们的经济是互补的”。[②]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议会联盟出版了一本杂志《欧亚一体化：经济、法律、政治》，欧亚发展银行也建立了一体化研究中心并出版杂志，专门研究和探讨欧亚区域一体化问题。2012 年 11 月，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召开主题为“欧亚空间一体化进程与当今世界”的国际学术会议。学术专著《欧亚联合体》一书的作者写道：“欧亚联盟能够帮助复活包容的欧亚传统——正在形成中的欧亚理念（精神），主张文明地解决民族间以及国家间的问题与矛盾”。[③]

（三）欧亚联盟中对乌克兰的设计和俄争取乌克兰的努力

在普京关于欧亚联盟的设想中，乌克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民族的摇篮。在俄罗斯的心目中，如果说莫斯科是心，圣彼得堡是头，基辅就是腿。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一个强盛的欧亚大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综合实力，乌克兰都位居独联体中的第二位。乌克兰的面积在欧洲也仅次于俄罗斯居第二位。俄罗斯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经济合作，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社会经济空间里具有头等的地位——两国合作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相互理解，没有任何语言障碍。[④]

---

①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Назарбаева народу Казахстана.27 января 2012 г.

② Мансуров Т.А. На пути к Европейском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союзу//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2012. №.2. С.200.

③ Назарбаев Н.А. Стратеги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бщества 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М.:, 2000. С.328.

④ Институт науч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Наукам Росс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Научн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Механизмы реализации. М.: 2012. С.29.

2003 年 9 月，在独联体雅尔塔首脑会议期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四国元首签署了成立统一经济空间协定，规定：四国将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最终实现区域内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普京可以说具有乌克兰情结，多次访问乌克兰，并派曾任俄罗斯总理的重量级人物切尔诺梅尔金担任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2011 年 4 月再次访问乌克兰期间，普京再次呼吁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普京列举了加入关税同盟将给乌克兰带来的好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将增长 1.5%-2%，各经济部门将从中获得 65-90 亿美元的收益，仅降低天然气价格一项每年就可节省 80 亿美元。

但是，乌克兰在东（关税同盟）西（欧盟）两大经济一体化进程间选择时，更倾向于后者①。主要原因有下：首先，从经济角度看，乌是WTO成员，若加入关税同盟，乌需要将进口关税提高一倍以上，并需要与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统一经济空间的成员，尤其是其中已经加入WTO的成员国进行谈判，协调贸易补偿等问题。关税同盟平均进口关税为 10.25%，而当时乌克兰平均进口关税为 4.5%，二者差别很大。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是关税同盟的坚定反对者。她认为，关税同盟的市场容量只有 1 万亿欧元，而欧盟市场的容量有 16 万亿欧元。只有选择与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乌克兰才能恢复经济。其次，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乌克兰国家发展战略的既定方针。所谓“亲俄”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当选后首访目的地是布鲁塞尔，而不是莫斯科。乌克兰一些知识精英也坚决反对乌克兰成为“欧亚国家”，因为这与乌克兰发展的欧洲方向是不相容的。②但近几年乌克兰与欧盟的贸易情况不容乐观。2004-2010 年，欧盟在乌克兰外贸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约为 25%，不及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 35%。欧盟委员会领导人会见亚努科维奇总统时要求，乌克兰必须在关税同盟和欧盟自由贸易区之间作出选择。再三权衡后，乌克兰表

---

① 2012 年 12 月 18 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单方面宣布推迟访问俄罗斯。按计划俄乌两国将讨论双边能源和经贸领域的合作，并制定乌克兰与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协调机制。Встреч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ны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еренесена. Пресс-служб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Виктора Януковича, 18 декабря, http://www.president.gov.ua/ru/news/26414.html

② Винокуров Е., Либма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Пб.: Центра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исследвоаний ЕАБР. 2012. С.17.

示，与欧洲的一体化是乌克兰外交的优先方向，乌不打算加入关税同盟，而将以 1+3 的方式与关税同盟成员国进行合作。[①]

对于乌克兰的表态，俄罗斯反应强烈。时任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称："我们真的希望乌克兰这个与我们有着兄弟般友好关系的欧洲大国加入关税同盟"，不能接受乌克兰提出的"1+3"方式。他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是关税同盟正式成员国，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必须对乌克兰实行关税制度。如果乌克兰改变态度，俄愿意给出口到乌克兰的天然气打"一体化"折扣。有些乌克兰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在威胁乌克兰。[②]但冷静下来，还是理性占了上风，考虑到乌克兰加入欧洲的决心、乌民众的感受，以及乌克兰在军事上既不加入北约也不加入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中立立场，俄罗斯还是于 2011 年 9 月最终放弃了坚持要求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的立场。普京指出，俄罗斯一些邻国不愿进行融合，理由是它们害怕伤害与欧盟的关系，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普京认为，无论是当前的关税同盟还是将来的"欧亚联盟"，都将成为欧盟的合作伙伴，是广义的"大欧洲"的组成部分，并将在未来成立欧洲统一经济体时发出更有影响力的声音。"除了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外，欧亚联盟还将帮助成员国更快地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并能更好地维护成员国立场。"普京表示，只有通过"区域一体化"才能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等。

乌克兰外交部于 2012 年 3 月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在布鲁塞尔草签准成员国协定。这则新闻似乎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俄罗斯政治家们是不满意的。普京等人清楚，这是欧盟在打压俄罗斯关于欧亚联盟的远大理想。今后，不排除俄罗斯领导人在有利条件下还会对乌克兰进行争取的可能性。吸收乌克兰加入俄白哈一体化进程进而组建欧亚联盟，是普京的热切期待。乌克兰一直被俄罗斯精英视为俄再次崛起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美欧对此显然心知肚明。欧盟原本不会很快与乌克兰签署相关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普京的欧亚联盟设想，促进和加快了乌克兰与欧盟接近的进程。

但 2012 年 10 月份以来，乌克兰在加入关税同盟的问题上，态度开始发

---

①"乌克兰拒绝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参考消息》，2011 年 4 月 26 日。
② "俄总统逼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参考消息》，2011 年 8 月 27 日。

生变化。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表示，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符合其国家利益。2013 年 1 月初，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访问乌克兰，并将就关税同盟问题与乌克兰加快谈判进程，承诺将用优惠的能源价格换取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

四、欧亚联盟：分析及评论

新欧亚主义既有历史的、理论的基础，也有社会、文化的底蕴。与此相关的新欧亚联盟，也反映了当前国际新的力量格局和形势，是普京新任期的国家大战略，体现了普京等人的雄心壮志。从新欧亚主义到新欧亚联盟，说明俄不再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而是特立独行地“东倾西向”。

其实欧亚联盟的提法早已有之，不是普京的发明。但普京新近提出欧亚联盟，并在新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含义，因此我们有时也称之为普京的新欧亚联盟。普京欧亚联盟思想中的“欧亚”概念是不明晰的，“欧亚”界线也是模糊的、不清楚的，具有某种伸缩性、包容性和灵活性。当然，太具体、太清晰，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一般来说，“欧亚”概念有三个含义：第一，广义地说，是指欧洲和亚洲；第二，指“后苏联空间”；第三，是指“欧亚思想的基础”。很显然，普京的欧亚联盟至少目前是排除西欧和东亚的，不可能是第一种含义。其真正含义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即以欧亚区域中心独特的地理、自然、文化、历史等为基础，发展欧亚独特的经济、政治道路，既不同于欧洲（大西洋主义），也不同于东方（如泛斯拉夫主义）。在这里，欧亚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地缘政治概念。即使不是反西方的，也是独立于西方的。[①]其实，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在很多场合定位自己为“欧亚国家”。只有乌克兰比较矛盾，左右为难，其身份定位在“欧洲国家”和“欧亚国家”之间徘徊。

普京的“欧亚”其实是指欧亚区域（包括欧亚大陆中心和周边）的中心地带。主要包括独联体内的俄罗斯、中亚、东欧等地。也大体相当于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麦金德的基本观点是：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欧

① Винокуров Е., Либма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С.12-23.

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①]普京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新欧亚联盟首先的目标，是实现经济联盟，将来可能发展为政治联盟。实现欧亚联盟的思想有历史传统、现实基础、实践需要。俄罗斯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得到了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一些独联体国家，以及蒙古、越南等一些非独联体国家的支持和认同。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反映、地区一体化的表现，也是独联体地区经济政治符合逻辑的发展。正如普京在反驳希拉里对欧亚联盟的批评时所说的，“这是自然过程”。

新欧亚联盟的出台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首先，独联体国家经济潜能尚未完全挖掘，发展空间很大。独联体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其拥有量在世界总储量中的比重为：石油占 20%，煤 25%，天然气 40%，水资源 11%，森林 25%，耕地 13%；独联体国家的面积是世界的 16.4%，人口为世界的 4%。独联体内部有 2.8 亿人，但内部需求严重不足，内部市场未得到充分开发。以 2009 年为例，欧洲内需与外需之比为 2.77，亚洲为 1.03，北美为 0.92，南美和拉丁美洲为 0.35，而独联体只有 0.23，只高于贫穷落后的非洲（0.02）和战乱的近东(0.18)[②]，发展的空间还很大。此外，很显然，只有抱团实行经济一体化，才能提高内外需之比例关系。欧盟是目前世界上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但也是 20 世纪下半叶从法德煤钢联营这个“低级阶段”开始的。期间挫折不断，最终有所成，但至今仍处在欧债危机的煎熬之中。纳扎尔巴耶夫就说：“俄白哈是五年前决定成立关税同盟的，而欧盟的这一进程则持续了 40 年。关税同盟运作一年多来，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 40%，哈与俄贸易额增长了 57%，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③]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为WTO的正式成员，以俄罗斯为核心，把欧亚联盟成员的发展结合起来并加以整合、互补，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其次，新欧亚联盟与其他地区一体化机制不同的是，它并不直接建立在各成员国基础上，而是一环套一环的模式。它以俄白联盟加哈萨克斯坦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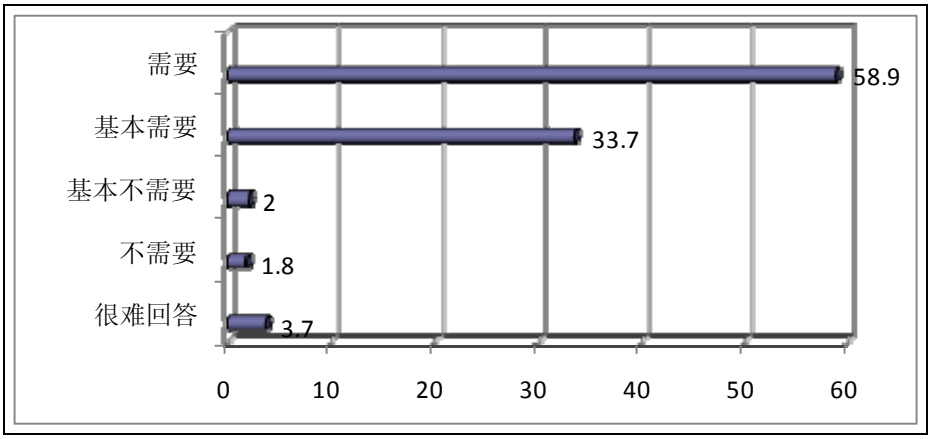
---

①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and Company,1942, p.62.

② Зевин Л.З. Особеннности консолидационных 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в Евразии//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2012. №.2. С.76.

③ Встреча президентов Росси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орусь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http://kremlin.ru/news/13581(18.11.2011)

因此已经具有一定的机制规模。我们看出，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的地位和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它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跟俄罗斯一体化的进程。正如纳扎尔巴耶夫所说："俄哈是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火车头"。[①]哈萨克斯坦主要从经济角度来思考欧亚一体化进程问题。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外交与国际安全研究室主任阿乌尔巴耶夫认为："首先，哈积极参与关税同盟，有助于进一步取消多边经贸技术性壁垒，减少贸易成本，如降低交通运输税、建设统一通信网络平台、共同建设油气管道等。这都可为哈萨克斯坦实现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其次，中小企业是哈萨克斯坦税收的主要来源，加入关税同盟有助于哈国中小企业发展。2013年哈萨克斯坦将加入WTO，这对哈萨克斯坦大型跨国企业来说是个发展机遇，但对本国中小企业来讲，将会是一场残酷的竞争。国家应该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关税同盟无疑是哈国中小企业的一把重要保护伞"。[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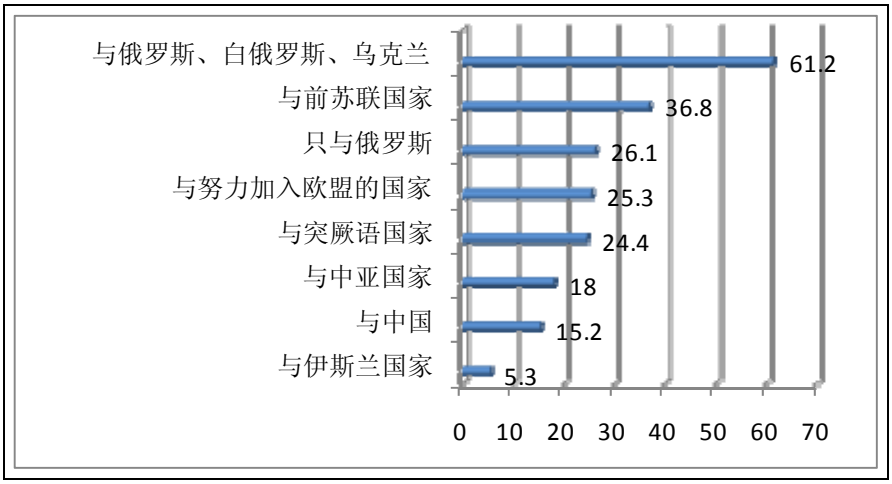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Черных И.А. Ценностны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траны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азличных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ИСИ, г. Алматы, 2012. С.4.

图 3　哈萨克斯坦是否应该参与一体化进程？（%）

① Назарбаев Н.Б.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от идеи к истории будущего// Известия. 25 октября 2011.

② 笔者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参加哈萨克斯坦战略研究所举办的"欧亚空间一体化进程与当今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对该所外交与国际安全研究室主任阿乌尔巴耶夫博士的访谈。



资料来源：Черных И.А.Ценностные ориентации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траны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азличных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евразий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8.

图 4　哈萨克斯坦可以和哪些国家结盟？（%）

除了积极面，我们还应看到，新欧亚联盟任重道远，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首先，俄罗斯民族性格爱理论，喜思辨。虽然每个人按自己的希望去理解，但还是体现了俄恋恋不舍独联体的帝国情结。新欧亚联盟有普京当时在总统大选中争取选票和支持的权宜之虑，但确能满足俄罗斯各阶层民众广泛的、不同的心态和利益诉求，得到了相当的支持和拥护。新欧亚联盟的概念和内容均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即使是加入欧亚联盟的各国，对欧亚联盟的理解也不尽相同。部分独联体国家对俄保持警惕，担心丧失部分国家主权。

其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的外交取向不尽相同，将可能导致新欧亚联盟进展缓慢。俄罗斯强调政治与经济联合起来考虑。在俄看来，独联体是前苏联国家“文明离婚”的产物，是前苏联国家间对话的平台，但是缺乏有效凝聚力，这不符合新时期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需求，因此要谋求建立更紧密、更高效的一体化机制，来支撑俄罗斯的强国梦。此外，新欧亚联盟也是俄罗斯未来对外战略再平衡的后盾。20 世纪 90 年代，叶利钦和普里马科夫提议构建莫斯科—柏林—巴黎、莫斯科—新德里—北京轴心关系。普京当权后，在各个层次上都实行平衡外交。在全球范围内，欧亚、东西平衡；

在西方国家中，欧盟与美国平衡；在东方国家中，中国、日本、印度平衡。在发展与美、德、法、英等西方大国关系的同时，平行发展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大国的关系。在梅普组合时期，俄进一步发展平衡外交，呈现出“东倾西向”的特点，左右逢源，大搞实用主义。[①]今天，美国战略东移，欧盟身陷金融危机，中国等新兴大国异军突起，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东西、欧亚、俄美、中俄间的再平衡，是普京所面临的新课题。如果新欧亚联盟能最终形成，它将巩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缘政治地位，给俄罗斯外交“再平衡”战略提供坚实的后盾。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不同，它更多强调的是经济一体化。[②]哈萨克斯坦奉行多元外交策略，与世界大国均保持平稳的关系。哈萨克斯坦并不希望因为过多参与欧亚一体化进程而缩小自己的外交和国际经贸合作空间，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政治主权让渡。哈萨克斯坦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维诺库罗夫认为，欧亚主义在俄罗斯是一种哲学、思潮，而在哈萨克斯坦更是一种对外政治经济的思想、国际合作的取向。[③]白俄罗斯多年来奉行靠向独联体、靠向俄罗斯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但由于其本身经济实力有限，很难在未来欧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力量。因此，哈萨克和白俄罗斯不肯走得太快。

最后，新欧亚联盟国家实力和贸易结构极不平衡，俄罗斯在各个方面远高于其他国家。俄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格林别尔格指出，欧亚经济一体化的先天条件远差于欧洲，要想实现一体化，俄罗斯在短期内应为一体化进程“埋单”。而从长期看，一体化将惠及所有国家，自然也包括俄罗斯。[④]因此，新欧亚联盟建立的过程是艰难的，前途尚不明朗。

新欧亚联盟也是独联体内众多的一体化组织之一，不针对谁，包括中美，但它起始阶段是排斥中美的。三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竞合关系。俄国内外一些人（包括政界和知识界精英），并不看好欧亚联盟前景。中、美、欧政治

---

① 李兴：“俄罗斯梅普组合的‘东倾西向’外交”，《新视野》，2011 年第 3 期。

② Мухамеджанова Д.Ш. Казахстан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Алматы, 2011.

③ Винокуров Е., Либма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С.18.

④ Гринберг Р. Не вижу никакой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щедр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и создании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звестия. 24 ноября. 2011.

精英也没有明确表态。[①]其实，中国谨慎理解，西方表示警惕。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认为，普京将前苏联国家整合为欧亚联盟和关税同盟的计划，是对该地区“再苏联化”，美国将予以阻止。[②]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地区在美国当今的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他力主要加强俄罗斯的民主机制，继续把俄纳入西方体系。他建议俄罗斯应放弃欧亚联盟这种“奇怪的想法”。[③]

从一体化的程度而言，起步阶段的欧亚联盟当然不如欧盟水平高，路径上也可借鉴欧盟。但与严重受挫的东亚一体化（中日韩）相比，欧亚联盟似乎又略胜一筹，因为它毕竟在一步一步地做，因此还有希望，甚至很有希望。

笔者认为，首先，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俄美两国围绕欧亚大陆开始了新一轮的谋篇布局。俄罗斯借助欧亚联盟谋“欧亚中心局”；美国通过战略再平衡谋“欧亚周边局”。但有一点不同的是，TPP 是伴随和配合美国军事上“重返”亚太而来的，是直接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的，欧亚联盟则不具备这些特点。

其次，欧亚联盟客观上对中俄关系会产生影响。与中国相比，俄具有更多影响和控制中亚的手段，在军事安全、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外交方面都占优，唯在经济领域处于劣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一体化程度加深，在稳定的安全和经济环境的基础上，采取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利于规范法律、秩序和提高效率，降低手续成本，对中国也是有利的，而未必孤立中国、架空上合。不过，虽然欧亚联盟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但其主要成员毕竟是中国的近邻，中国理所当然会予以关注。

最后，未来欧亚联盟（现阶段的关税同盟）与其他国际及欧亚地区一体化机制之间（如欧盟、上合，等等）的关系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从与对欧盟关系来看，俄罗斯认为，欧盟是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范本，欧亚联盟将是大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被视作欧盟的对手，而是欧盟的伙伴。欧亚联盟还将帮助成员国更快地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欧亚联

---

① Васильева Н.А. Глобальны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регион: опыт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С.219.

② “普京抨击希拉里‘胡说八道’”，《环球时报》，第 2903 期，2012 年 12 月 12 日。

③ Brzezinski Z,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U.S Grand Strategy in an age of upheaval”,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

盟成员国，除白俄罗斯是上合对话伙伴国外，其余均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经济议题也同为两大地区性组织的中心内容之一。因此，欧亚联盟与上合是平行的互补关系。俄罗斯不是不积极推动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而是不期望在上合框架内或主要在上合框架内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因为在欧亚地区经济竞争中俄罗斯并不占优势。因此，也有观点认为，目前欧亚联盟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攻方向①。

【**Abstract**】During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Mr. Putin proposed the idea of a Eurasian Union,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and discussion among Russian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roposed Eurasian Union will be more effective in using its members' overall natural, economic and human resources. It will be a union for sovereignty states with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embodying integration at a higher level. It is to be constructed as such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p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that the center of Eurasian region will no longer be marginalized. This union will help Russia to realize its dream in becoming the Eurasian power. It is said that the idea of the Eurasia Union is not only the campaign platform but also Russia's grand strategy after Putin is elected. For the proposal of the Eurasian Union, we can analyze it from its background, opportunities, historic and realistic basis. Putin has already designed the roadmap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on and made real efforts to achieve it. The final realization of the Eurasian Union will depend on many factors. Its outlook is uncertain. China, of course, should pay attention but probably does not need to interpret too much.

【**Key Words**】Putin, Russia, the Eurasian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В ходе прошедш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выбора Путин выдвинул идею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что вызвало широкую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сред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учёных и политико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общих

---

①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даст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 чем слишком прагматичный ШОС, http://ria.ru/analytics/20120614/673087125.html

природ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ресурсов стран-участниц,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ий уровень интеграции, является союзом сувере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 над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нового мощного и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миров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люса,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для избавления от маргиналь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политик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ечты «евразийской державы».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иде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 — это и план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кампании Путина, и основ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после избрания Пути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озда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меет под собой основани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и реалистичную базы. Путин уже очертил карту создания союза и предпринял реальные усилия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заверш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висит от многих факторов, прогноз остаетс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ым, и Китай, конечно, должен обращать внимание на да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но, вероятно, не стоит слишком глубоко в него вникат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Евроазиатский союз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年终专稿

2012 年俄罗斯国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若干特点

王宪举*

【内容提要】2012 年是普京“王者归来”的第一年，俄罗斯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进行适当变革，但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对外关系波澜不惊，与美欧关系基本停滞，在亚太、欧亚地区稳中有进，同时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关键词】稳定　改革　亚太年　外交关系
【中图分类号】D0923(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2)06-0175-(23)

一、稳定和变革是俄国内形势的主旋律

（一）保持稳定

保持和加强国家稳定是普京执政的重要理念。普京在竞选总统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要保障稳定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停滞毫不相干。因为在现代世界上，只有对发生的变化表现出公开性，准备进行业已成熟的、深思熟虑的改革，并通过顽强的努力，才能实现稳定……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俄罗斯问题是：一部分精英总是企图搞跃进和革命，而不是渐进地发展。”①

* 王宪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ется---вызовы, на которые мы должны ответить// Известия. 16 января 2012.

普京所表示的意思非常明确：第一，要稳定，要渐进地发展；第二，稳定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不是不搞改革。在支持普京的群众集会上，有一条标语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支持有普京的稳定和变化!”这条标语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支持普京保持稳定，实行变革。二是无论稳定还是变革，没有普京都不行。正是“稳定”的纲领使普京在 2012 年 3 月 4 日的总统选举中以 63.60%的得票率一举获胜，赢得了他自己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因此，当选后的普京兑现承诺，坚决实施稳定政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加强总统权力系统。普京改组了联邦安全会议、调整了总统驻联邦区的代表以及部分州长。把自己的亲密战友、前政府副总理伊万诺夫调任总统办公厅主任，负责调整机构和人事；同时任命了 4 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10 名总统助理和 9 名总统顾问，这些职务大多由他当总理时的部长担任。调整后的总统办公厅有 160 多个局，3100 名工作人员，是俄罗斯行政权力最大、官员人数最多的机构。为了加强总统垂直领导，总统直辖的各种委员会又增加近 20 个，其中包括全国备用干部委员会、监督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完成情况委员会、燃料能源综合体战略发展和生态安全委员会、民族关系委员会、哥萨克委员会等，普京还亲自担任其中一些委员会的主任。通过这些调整，总统麾下的克里姆林宫势力明显加强，梅德韦杰夫的白宫政府班子被削弱，“梅普组合”不复存在。

二是加强依法治国。2011 年 12 月 4 日国家杜马选举后，俄罗斯体制外反对派利用选民对政治竞争性缺乏、选举制度不完善、选票舞弊、官员腐败等问题的不满情绪，组织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造成了俄国内政局和社会的动荡。体制外反对派的目的是要推翻普京政权，而且从西方国家获得了政治支持和经费资助。俄罗斯国家杜马针锋相对，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成立同“颜色革命”作斗争的专家委员会，专门分析西方国家威胁俄国家利益以及俄如何应对“颜色革命”的问题。国家杜马制订或修改法律，加强对政治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其中 5 个相关法律是：

1、通过了行政违法法典和集会修正案，提高了游行集会违规处罚力度。违法参加集会游行者将被处以 30 万卢布（约合 1 万美元）的罚款。普京强

调，“社会在允许举行集会和游行时应谨防激进主义”[①]。2、通过了《非营利组织法》修正案，规定非政府组织只要“受到境外资助”和“从事政治活动”，都将被列入“外国代理者”类别，每半年须向司法部提交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报告并接受检查。目前俄有 1000 多个非政府组织，70%的预算依靠外国资助，其中大量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发展署。仅过去几年这个美国机构就向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提供了 4 亿美元资金，支持它们的反政府活动。因此，2012 年 9 月 9 日俄政府下令关闭美国国际发展署驻莫斯科代表处。3、修订了刑法中的“诽谤罪”条款，提高了对传播虚假信息、损害他人名誉和尊严、诽谤他人行为的罚款和处罚力度。4、通过了关于监管网站传播违法信息的网络黑名单法，有传播儿童色情、毒品和诱导自戕等对儿童有害内容的网站将被列入黑名单并被关闭。对煽动战争、制造民族纠纷等内容的网站也将进行监控。11 月 1 日，官方已将首批 6 个含有儿童色情内容的网站列入“黑名单”。5、通过了《叛国罪修正案》，扩大了对“叛国罪”、“间谍罪”、“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的界定范围，以便更有力地打击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利用各种幌子在俄从事间谍活动和企图颠覆俄罗斯政权的活动。

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73%的俄罗斯公民支持制订并实施《网络黑名单法》等法律。集会修正案公布后，俄罗斯反对派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有所收敛。组织集会的次数和参加集会的人数都明显减少。《非营利组织法》生效后，很多非营利组织面临倒闭的窘境。

（二）适当改革

2011 年 12 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后的形势表明，经过苏联解体以来 20 多年的改革，特别是 2010 年普京执政以来 10 多年的调整和治理，俄罗斯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精神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现在俄罗斯社会结构里，中产阶级已接近全国人口的 20%左右[②]，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他们对普京的“威权型”统治、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统

---

① “普京签署集会法修正案，称新法律并不过于严厉”，俄新网 RUSNEWS.CN 圣彼得堡 2012 年 6 月 8 日电，http://commerce.dbw.cn

② “俄罗斯的居民经济与中产阶级”，俄罗斯中文旅游网，2012 年 2 月 20 日，http://www.russia–online.cn/Overview/detail_9_1046.shtml

一俄罗斯党控制国家杜马、在议会选举中的舞弊行为非常不满，要求俄政治和社会朝着更加宽松、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面对这一新的形势，2011 年 12 月 15 日普京与电视观众进行了 4 个多小时的直接对话，许诺将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2012 年俄出台的改革举措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修改了政党法，放宽了对建党的限制，减少了政党登记注册所需的人数。从 4 月 4 日新政党法生效之日起，凡拥有 500 人以上的政党即可在司法部登记注册，而过去则需要 4 万人以上才能登记。截至 2012 年 11 月，已有 37 个新政党在司法部登记注册。在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三的亿万富翁普罗霍洛夫领导的“公民纲领党”也于 7 月 31 日登记注册。还有 200 多个政党正在排队等候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二是修改了选举法，恢复国家杜马的“混合选举制”。除 225 名国家议员按政党比例选出外，另外 225 人将在单一选区选出，以增强议员的地区代表性。政党进入议会的门槛（得票率）从原来的 7%降低到 5%。从 2012 年 10 月起，恢复 2004 年取消的州长直接选举制。凡年满 30 岁的俄罗斯公民，只要得到一定数额的地方议员的支持，就可参加州长竞选。11 月 20 日，国家杜马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选举办法。根据新的法律，上院不是在政党基础上组成，在上院不能建立议员团或党团。83 个联邦主体中，每个联邦主体选出两名上院议员（联邦参议员），一名从地方议会中产生，由地方议会议长、议员团或五分之一以上的议员提名选举；另一名在选举州长的同时产生，在三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中得票最多者当选。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的是，无论州长还是地方议会都无权撤换本州的联邦参议员。普京还表示，将来时机成熟时，所有联邦参议员都将通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三是扩大民众的参政权利。普京建议，凡是有 10 万网民提出的提案，议会必须付诸讨论。为了加强群众对媒体的监督和使用权利，7 月 18 日，普京下令成立一个新的公共电视台，任命了一个由广泛社会阶层代表组成的理事会，由资深电视人雷森科担任电视台总经理。该电视台初创阶段经费由政府拨款，将来改由社会捐助。12 月 12 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要保障所有政党平等地利用新闻媒体，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公开和富有竞争性”。四是制订新的法律，加强反腐败斗争。已经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不容许政府官员在海外拥有财产、银行账号

和有价证券的法律草案。12 月 12 日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呼吁议会支持这项法案。他指出，公务员在国外购置不动产应当申报，官员应解释购买不动产的资金来源。所有俄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和总理、总统办公厅官员及其亲属都必须这样做。议员们对他的这番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普京还颁布总统令，规定政府官员使用的公务用车一律不得购买外国轿车，须购买和乘坐国产汽车，以支持民族汽车工业。总统批准的《关于俄罗斯政府法》修正案规定，政府成员应该申报自己、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收入。政府关于礼品的条例草案规定，官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对执行公务时收到的礼品上报。11 月 6 日，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因国防部腐败案而被解除职务，由前紧急情况部部长、担任莫斯科州州长刚两个多月的绍伊古接任。三天后，总参谋长马卡罗夫、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苏霍鲁科夫也被革职。这是 2012 年 5 月新政府组成以来普京进行的最大一次人事调整。

这些举措扩大了公民自由结社和参政的权利，改进了选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反对派和有抗议情绪选民的愿望，有助于打击腐败和改善统一俄罗斯党的形象，提高选民对普京和执政党的信任度，从而有助于保障俄政治和社会稳定及民主体制发展。2012 年 10 月 14 日，俄罗斯举行了 8 年来的第一次州长直选。在梁赞、阿穆尔等 5 个州举行的州长直接选举中，统俄党 5 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在萨拉托夫州、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等 60 多个州市的议会选举中，统俄党也大获全胜。这再次说明多数选民支持普京的稳定和渐进发展方针。

（三）发展经济

在经济领域，普京也强调稳定的重要性。5 月 7 日就任总统当天，普京就签署了《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的命令，要求“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和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增加俄联邦公民的实际收入，使俄经济达到技术领先的地位”。[①]

第一，加快高科技发展。普京强调要建立现代化的创新经济，把制药、高科技化工、非金属复合材料、航空航天技术、核工业、信息通信技术和纳

① Подписан Указ 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www.kremlin.ru. 7 мая 2012 года.

米技术确定为 7 个优先方向。确定的 5 个具体指标是：1、到 2020 年新建和更新 2500 万个高生产率的就业岗位；2、增加投资额，到 2015 年使之增加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到 2018 年增加到 27%；3、增加高科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到 2018 年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4、到 2018 年劳动生产率比 2011 年提高 50%；5、改善投资环境，到 2018 年，要使俄在世界银行关于各国经商条件的排名从 2011 年的第 120 名上升为第 20 名。普京说，如果排名进入前 20，将使俄经济每年多增长 2%-2.5%。

第二，能源先行。成立总统直接领导的燃料能源综合体战略发展和生态安全委员会，普京任主席，前副总理、“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担任责任秘书。2012 年俄在能源方面有新的进展：1、9 月 8 日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海底铺设的“北流”第二条管线投入使用，使俄通过“北流”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达到每年 550 亿立方米（第一条管线为 275 亿立方米）。12 月，经过黑海海底铺设“南流”天然气管道的全部协商工作也已完成并将开始建设，2018 年建成后俄罗斯每年将输往欧洲南部 630 亿立方米天然气； 2、10 月 23 日，位于亚马尔半岛的博瓦年科沃天然气田投产，年产量 460 亿立方米，到 2017 年将达到 1150 亿立方米，占俄天然气产量的六分之一；3、10 月 22 日，俄罗斯宣布，俄罗斯石油公司用 610 亿美元购买了英国 BP 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私人财团在秋明石油公司的各 50%的股份，这使俄罗斯石油公司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虽然普京表示这笔交易不符合政府关于要在原材料公司中降低国家参股比例的政策，但他的兴奋心情还是溢于言表。

第三，军工优先。2012 年俄军费开支超过 1.9 万亿卢布（约合 610 亿美元）。俄罗斯政府预算规定，2013 年军费开支为 2.1 万亿卢布（约合 677 亿美元）。2014 年为 2.5 万亿卢布(约合 806 亿美元)，2015 年将增加到 3 万亿卢布（约合 964 亿美元），占GDP的 3.7%。今后 10 年，俄政府将为国家武器装备计划和国防工业现代化计划拨款 23 万亿卢布（折合 7000 多亿美元）。普京在视察俄最大的军工集团公司时称，“国防工业永远是带动其他生产部门的火车头”，要像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搞工业化那样来发展俄罗斯现代军事工业。俄罗斯大力发展军工的原因不言而喻：1、强国需要强军，而强军必须发展军工。2、发展军工不仅可以满足俄武器装备现代化任务，

而且可以增加军火出口。12 月 17 日普京在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说，2012 年俄罗斯武器出口创新纪录，总额高达 140 亿美元（原计划为 132 亿美元），还签署了总额为 150 亿美元的武器出口合同①。12 月 24 日普京访问印度期间，两国又签署了印从俄购买 29 亿美元武器的新合同。3、军工科技含量高，通过发展军工可以促进工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现在军工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约占它们产值的 30%。

由于在能源和军工及其他领域采取的措施，加上国际能源价格处于高位，2012 年俄经济形势比较稳定。12 月 20 日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说，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2011 年增长 3.7%，工业产值增长 2.7%，通货膨胀率为 6.3%，基本建设投资增长 8.4%。失业率为 5.3%左右。由于洪灾等原因，粮食产量 7400 万吨，比 2011 年减产 1600 万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职工月平均工资增加到 27607 卢布（约合 920 美元）。其中军人、教师、医务工作人员的工资有大幅提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也得到提高。这使居民在银行的存款增加 19.6%，达到 13 万亿卢布（1 美元折合 31 卢布）。1 至 10 月外贸额为 1646 亿美元，与 2011 年同期持平。国债率较低，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其中外债只占 2.5%。外汇储备为 5273 亿美元，比 2011 年增加 290 亿美元②。

（四）隐忧犹在。2012 年的形势也表明，普京在新任期还面临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和困难：

第一，体制外反对派趋于联合。尽管受到集会法限制，俄罗斯体制外反对派仍不时组织反普京的集会和示威游行。9 月至 10 月，反对派通过网络选出 45 人组成的协调委员会。这是 2011 年 12 月莫斯科“博洛特纳亚”广场示威以来反对派抗议活动出现的一个转折，表明反对派实现了联合，选出了代表机构，试图使反对派的地位合法化。11 月 24 日，该协调委员会举行会议，组建了预算委员会、网站制作小组和专门组织抗议活动的小组。会上还通过了委员会章程，选举企业家涅克拉索夫担任责任秘书，负责相关组织工作。章程规定，协调委员会每个月第三个周六举行会议。 12 月 15 日，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Комисс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www.kremlin.Ru. 17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
②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www.kremlin.Ru.20 декабря 2012 года.

协调委员会又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自由游行”，纪念 2011 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后在莫斯科举行抗议集会一周年。

第二，统俄党支持率下降。随着无数新党的出现和反对派活动的力度加大，以后的选举形势将更趋复杂。从 2013 年到 2017 年，将有 55 个联邦主体举行地方行政长官直接选举，统俄党能否通过同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改善自己的形象，解决本地区经济和民生等问题，从而在以后的各种选举中保持优势，还在未定之天。

第三，民族问题复杂。俄罗斯有 193 个民族，使用 171 种语言。近年来，随着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发展，一些地区的民族矛盾有所激化。2010 年 12 月在莫斯科发生了斯巴达克足球队球迷与高加索青年之间的冲突和群殴。臭名昭著的光头党在俄罗斯活动猖獗。该组织有 5 万多人，遍布全国 85 个城市，经常对亚洲人和非洲人进行袭击，甚至杀伤。2012 年这方面情况没有显著变化。车臣非法武装残余和北高加索的宗教极端势力仍在负隅顽抗，经常制造恐怖事件。“瓦哈比”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俄最大的穆斯林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2012 年 7 月喀山发生了两起谋杀温和穆斯林领导人的恐怖事件。其他一些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狭隘或极端民族主义问题。8 月 24 日，普京主持召开民族关系委员会会议时指出：“现在各种民族主义集团越来越打着发展民主和自由的幌子进行活动……它们都是在推动和挑唆我们国内的分裂主义和分离的倾向。必须制止这些危险的倾向和影响。”[①]10 月 25 日，梅德韦杰夫总理主持召开政府工作会议，就改进民族工作和防止民族冲突通过了若干措施，其中包括缩小社会经济领域的地区差别，减少北高加索地区的失业，吸引劳动力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工作，增强全民意识和民族包容性，保留民族文化多样性，形成全俄统一的民族文化空间，妥善解决移民问题等。但是，在起草民族政策的工作小组会议上，以鞑靼斯坦共和国为首的一些民族地区反对联邦中央继续合并行政区的倡议，并对议会立法加强俄罗斯文化在国内的优势地位的做法提出异议。随着地方行政长官直选的展开，如果当局不采取有效措施，今后几年在一些

①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по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www.kremlin.ru. 24 августа 2012 года.

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选举中，民族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激化。

第四，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俄罗斯经济部制订的宏观经济计划，2013 至 2030 年，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4.1%至 4.5%，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然而，俄的经济结构尚不合理。除对能源的依存度过高外，俄罗斯只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20%-23%用于投资，低于那些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其投资占 GDP 的 30%-45%）。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税负为 30%左右，俄罗斯却超出 40%。俄罗斯资本外流相当严重，2011 年流失 842 亿美元，2012 年为 750 亿美元。部分经济学家认为，2012 至 2030 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将不超过 3.1%，如果国际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 80 美元，俄经济年平均增速将降到 2.1%。普京在政治上信心满满，但对经济增长却不是胸有成竹，他心里感到“最没有底”的就是经济形势。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迄今尚未找到改革经济结构、使经济健康迅速发展的最佳路径。

第五，社会保障承诺可能难以完全兑现。普京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立即签署了几项关于落实提高居民收入和福利措施的命令，包括提高中学和大学教师工资、增加退休金、扩大住房建设、增加对多子女家庭的补助等。2011 年，俄罗斯职工平均月工资为 25600 卢布，约合 880 美元，到 2020 年前，平均工资增幅将不低于 60%-70%。经济发展部长别洛乌索夫指出，唯有 GDP 的年增幅维持在 4%-4.5%的水平，国家才能实现社会义务和军事开支之间的平衡。而普京要求今后十年 GDP 年均增长 5%-6%。普京能否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经济增长情况。

二、全方位外交中的“亚太年”

在 2012 年初进行的俄罗斯总统竞选中，俄对外政策是各位总统候选人之间分歧和争议最小的领域。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赞同近年来实行的对外战略和方针政策。因此，普京当选总统后，基本延续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俄与美国的关系冷而不僵，与欧盟的关系停滞不前，但在对独联体和亚太外交中出现了一些亮点，可以说是俄罗斯外交的“亚太年”。

（一）“不对抗政策”使俄获益良多

7 月 9 日，普京在俄罗斯外交使节会议上重申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性，“这种政策与孤立主义或对抗没有任何共同点”。俄第一副外长杰尼索夫在发言中也说，俄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仍然是“务实主义、开放、多元化，在不对抗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捍卫国家利益”。“不对抗”政策是普京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俄罗斯式的“韬光养晦”。

同时，由于“不对抗政策”，无论是同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还是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俄罗斯都保持着比较好的合作关系。自 2009 年 2 月美国表示要“重启”美俄关系以来，俄罗斯所处的外部环境是近 20 年来最好的，或者说俄罗斯迎来了它的战略机遇期。2010 年俄美签署了《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2011 年美国正式提出“战略再平衡”，把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把中国作为防范和遏制的首要对象。这使俄罗斯得到了罕见的喘息和发展机会，全力以赴地发展本国经济和军事实力。2012 年俄美关系因“梅普易位”和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但是并未恶化。在美从阿富汗撤军问题上，莫斯科在“北方配送网络” 上给予积极配合。[①]俄同意把伏尔加河畔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作为北约人员和武器装备的运输中转站。2012 年 3 月 26 日在首尔举行的世界核安全峰会期间，奥巴马请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转告普京，一旦他连任美国总统，将在反导系统等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普京和奥巴马在洛斯卡沃斯出席 20 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就发展两国贸易、废除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等问题交换意见。联合声明说，俄美领导人表示，将“巩固紧密的合作关系”，“扩大贸易和投资联系”，“简化签证手续”。普京邀请奥巴马 2013 年访俄，奥巴马也表示希望普京访美。

奥巴马 11 月 6 日蝉联美国总统后，普京立即发去贺电，对他“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总统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在推进俄美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以及解决尖锐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方面和他“共同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俄外长拉夫罗夫 11 月 7 日接受《莫斯科新闻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在同奥巴

---

① “北方配送网络”，是指为了向驻阿富汗联军提供给养和运送阿富汗重建物资而途经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运输线路。

马新政府合作问题上已做好准备，“美国政府准备走多远，我们就准备走多远”。

（二）独联体地区新进展

普京把独联体地区作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把白俄罗斯选作他就任总统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他与白总统卢卡申科讨论了俄白两国政治、经济、贸易和军事等关系，重申俄将提供 60 多亿美元贷款，帮助白俄罗斯建设该国的第一座核电站。这次访问使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俄白之间一度出现的僵化关系得到缓和与改善。6 月上旬，普京在往返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途中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塔什干，他与卡里莫夫总统举行会晤，签署了《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入独联体自由贸易区谅解备忘录》。普京访问阿斯塔纳时，续签了俄与哈萨克斯坦《友好合作互助条约》。9 月 19 日，普京和纳扎尔巴耶夫再次在哈边境城市帕夫洛达尔参加两国地区合作论坛，签署了包括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在内的 12 个合作协议。10 月 9 日，哈总统再度访俄，商定 2013 年将草拟《俄哈 21 世纪睦邻同盟条约》。他认为哈俄关系堪称“国家关系的典范”。

9 月 20 日普京造访吉尔吉斯斯坦，宣布免除到期的 1.89 亿美元债务，另一笔 3 亿美元债务也将在 10 年内全部免除。两国签署了建造纳伦河水电站和坎巴拉塔 1 号水电站协议。普京还表示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区。作为回报，吉与俄签署了新的俄在吉军事基地协议。该协议自 2017 年起生效，有效期 15 年，协议期满后可再延长 5 年。与此同时，阿塔姆巴耶夫总统表示，马纳斯机场在 2014 年美国空军基地租用期满后将被改建为民用中转中心。

10 月 5 日，普京在拉赫蒙总统 60 岁生日当天访问塔吉克斯坦。双方签署了在塔俄军事基地的地位和条件协议、俄塔两国军事合作备忘录、关于俄在毒品监督和反毒品斗争中向塔提供帮助的协议、俄向塔提供石油制品备忘录、两国能源和工业部门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发展移民领域合作备忘录等 6 个文件。根据协议，俄将向塔军队提供现代武器装备并对塔军官进行培训，将放宽对塔吉克斯坦公民在俄工作和居留的限制，把塔吉克斯坦劳工就业许

可有效期从 12 个月延长为 3 年。现在每年约有 130 万塔吉克斯坦人在俄工作，寄回国内的汇款达 30 亿美元，相当于塔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近年来，塔对俄在移民方面的诸多限制颇为不满，这次移民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拉赫蒙争取在 2013 年 11 月的总统选举中再度获胜具有重要意义。而普京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俄军事基地新协议规定，俄在塔的第 201 军事基地将租用到 2042 年。俄军第 201 摩托化步兵师共约 7000 人，是俄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在 2014 年北约从塔吉克斯坦邻国阿富汗大规模撤军前夕，俄塔这一军事协议的签署对于加强中亚地区安全以及继续保持俄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普京称，第 201 基地将“可靠地保卫我们共同的战略利益，加强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2012 年 9 月 20 日，《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议》开始生效。该协议签署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除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以外的 9 个独联体成员国参加自由贸易区。2012 年 12 月 5 日，独联体国家元首在阿什哈巴德峰会上签署了 20 项合作文件，发表了进一步发展全面合作的宣言，并决定 2013 年为独联体生态文化和环境保护年。

（三）亚太外交有亮点

说 2012 年是“俄罗斯的亚太年”，并非言过其实。这一年，俄罗斯的东方外交至少有四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无疑是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成功举办了亚太经合组织第 20 届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从 2008 年起，俄罗斯历时 4 年，政府拨款 6793 亿卢布（约合 200 多亿美元），完成了海湾大桥、峰会场馆等 50 多项工程，有力地促进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滨海边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5 月 21 日，在俄新政府中成立了远东发展部。9 月初，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前来参加 APEC 峰会，对东道国为会议成功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通过办会，俄罗斯进一步提高了国内对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重要性的认识，扩大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可以说，在加快发展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问题上，俄罗斯国内从未像现在这样达成高度共识。11 月 29 日，普京召开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发展问题，批评该地区现行管理体制效率低，要求远东发展部加紧

制订《到 2025 年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纲要》，最迟于 2013 年第一季度将提交政府审批。

第二个亮点是进一步加强了俄中关系。普京在总统竞选中发表的对外政策纲领性文章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绝不是威胁，而是带有巨大实业合作潜力的挑战。这也是一种机遇，要抓住朝着我国经济'帆船'吹来的'中国风'。我们要积极协调新的合作关系，使两国的技术和生产能力相结合。我们还要合理运用中国潜力来提升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他还说，"我的主要想法是，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而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和成功的俄罗斯"。这是多年来俄罗斯领导人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批驳"中国威胁论"，高度肯定中俄关系的相互依赖性。这对于消除俄罗斯一些民众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对于普京新的总统任期内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大国领导人中，像普京这样高度评价中国发展的领导人也屈指可数，这番言论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 月初普京对中国的访问和 9 月初 APEC 峰会期间胡锦涛主席与普京的会谈，以及 4 月底李克强副总理和 12 月上旬温家宝总理对俄的访问，标志着中俄两国领导人换届后初步完成了外交接力棒的传递。中俄不仅在叙利亚等国际问题上密切协作，阻止或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武力干涉的企图，而且在双边关系中继续加强合作。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 11 份合作文件，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投资、旅游、新闻和国际等多个领域。随后普京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通过了上合组织今后十年的发展纲要。4 月底李克强访俄时，与普京、梅德韦杰夫等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就双边关系及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访问期间签署了 28 个双边经贸合作文件和 1 个政府间协议，涉及贸易、投资、融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多个领域，签约总金额超过 152 亿美元。

2012 年中俄贸易额约为 900 亿美元，比 2011 年增加约 8%。俄罗斯超过巴西成为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仍为俄最大外贸伙伴。在俄机电、轻工、纺织、塑料、橡胶、金属制品、家具、玩具、陶瓷、玻璃等十类商品进口中，中国均名列第一位。多年来，相互投资少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问题之一。据中方有关部门统计，近十年中国对俄投资约 30 亿美元，俄在中国投

资 9 亿美元。而据俄新社报道，目前中俄相互投资不超过 30 亿美元。2012 年的情况有所改善，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对俄市场感兴趣。据俄联邦统计局数据，2011 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 2.5 亿美元，2012 年上半年为 4.12 亿美元，增长了 64.8%。中俄联合研制大客机项目已经启动。俄承建田湾核电站第三期和第四期工程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从俄进口天然气项目也在加紧谈判。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计划与中国伙伴在西伯利亚建设一个铝厂，初步设计能力为年产 80 万吨。

2012 年俄在中国举办了“俄罗斯旅游年”。正如俄议会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所说，“俄中互相举办旅游年，不仅对发展经济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推动两国人文合作，因为旅游是一个民间外交的方式，可以加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现在每年到中国的俄罗斯游客人数有 240 万，而去俄罗斯的中国游客只有 85 万，只占中国出境游客 3900 万的 2.2% 。在中国出境旅游排名中，俄罗斯仅名列第 11 位，可见两国发展旅游业合作的潜力相当大。由于“俄罗斯旅游年”各项活动的作用，2012 年去俄罗斯的中国游客增长迅速，总人数将达到 100 万。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2012 年中国的周边形势更趋严峻和复杂。与菲律宾在南海岛屿问题上的争端和在钓鱼岛问题上同日本的争端成为 2012 年中国外交的两个重要事件。与美国实际支持菲、日不同，俄罗斯基本上采取“中立”和“超脱”的立场，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5 月 20 日，俄驻菲律宾大使库达舍夫在接受《马尼拉公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反对当事国之外的国家干预南海岛屿争端，并称“这是我们的官方立场”。他说，俄罗斯注意到，一些非当事国介入到争端中，好像是在干预他国内政。而俄罗斯并非“不关心”南海地区形势，该地区距离俄罗斯边界并不遥远，在航行自由方面，俄罗斯与美国一样关切这一问题。俄罗斯大使的这番讲话与此前 4 月份中俄两国在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一样，客观上起了支持中国的作用。同时，俄罗斯还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论不容破坏。这一点与中国的立场也是吻合的。

第三个亮点是俄越合作水平提高。2012 年 4 月，俄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签署协议，共同勘探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7 月 26 日至 30 日，越南国家

主席张晋创访俄，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俄主动建议把俄越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越之间达成协议，俄将提供 100 亿美元贷款在越建设该国首座核电站。俄还表示将增加对越出售武器装备。越南则同意俄在金兰湾建立物资技术保障站。10 月，梅德韦杰夫出席在老挝举行的欧亚首脑峰会后访越，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举行会谈。

第四个亮点是加强了与日本的关系。俄罗斯把日本看作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2012 年，两国高层官员互访频繁 ，俄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俄副外长博罗达夫金和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先后访日，与日领导人就两国和约问题进行探讨。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访俄，与俄外长举行会谈并受到普京总统接见。双方商定将在副外长、外长和国家领导人三个层面上继续对话。9 月 9 日，普京在参加 APEC 峰会时与野田首相举行会晤，表示希望最终解决日俄之间的所有问题。普京希望通过扩大能源领域合作和日本企业对俄投资，加强经济合作。日本是俄罗斯的十大经济伙伴之一。迄今日本对俄投资达 100 多亿美元。2011 年两国贸易额增长 1/3，达到 300 亿美元。日本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对俄天然气的需求激增，正与俄商谈从萨哈林岛向日出口天然气项目。

（四）对外关系中的矛盾和麻烦

首先，俄美之间仍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俄对北约正在建设中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心存疑虑，认为它将对俄国家和战略安全构成威胁。在叙利亚、伊朗等地区问题上，俄美立场依旧相左。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莫斯科和华盛顿龃龉不断。美国指责俄当局迫害女子朋克乐队成员，俄则关闭美国国际发展署驻莫斯科代表处。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于 10 月 22 日首次举行美国人权听证会，批评美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尽管普京呼吁两国扩大经济合作，但俄美经贸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两国贸易额停留在 300 多亿美元的水平上。12 月 6 日，美国参议院终于废除了自 1974 年以来执行的对莫斯科实行贸易歧视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但作为挂钩，又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案》[①]，对 60 名俄罗斯有关人员实行制裁。12 月 7 日，

① 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是俄罗斯一家资本管理基金公司的律师，因被指控逃税于 2008 年被俄警方拘留，2009 年 11 月因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其案件仍在调查中。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称，俄罗斯在前苏联国家推行的经济一体化是“再苏联化”，美国将予以阻挠。”[①]俄外交部立即对此予以谴责，并“以牙还牙”，制订了涉嫌侵犯人权的美国公民名单，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12 月 28 日，普京正式签署禁止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的《季马 • 雅科夫列夫法案》。

其次，俄与欧盟关系复杂而困难，在政治上缺乏互信。欧盟国家对普京限制反对派和非正式组织的做法提出批评，对于俄当局拘留并判处亵渎东正教的“造反猫咪”朋克乐队成员的做法，更是竭力抨击。欧洲议会将俄罗斯女子朋克乐队成员列入2012年欧洲人权奖——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提名奖名单。俄外交部对此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对俄内政的粗暴干涉。俄要求与欧盟实行互免签证，但是欧盟认为，互免签证将导致大量非法移民及犯罪分子通过俄罗斯进入欧盟，不过俄公民来往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将不会受到限制。德国总理默克尔坦陈：欧盟与俄互免签证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普京提倡建立欧洲统一的能源市场，其中重要步骤是建设“北流”和“南流”天然气管道，但是欧盟拒绝承认“南流”管道是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认为该管道需要受欧盟委员会制定的“第三个能源一揽子法案”的限制。实际上欧盟担心“南流”项目将“迫使欧洲放弃跨里海管道和纳布科管道”。2012年9月4日，欧盟反垄断委员会宣布开始对俄罗斯国有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11月下旬，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在中亚访问时宣布，欧盟希望通过在中亚地区实施新战略与中亚国家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和美国一样，欧盟并不掩饰在中亚遏制俄罗斯势力扩大的企图。

第三，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也不平衡。2012 年 6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的关系快速升温的背景下，乌兹别克斯坦突然宣布暂停参与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活动。2012 年 1 月 28 日，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爆发近千人的集会示威，要求政府辞职，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并对扎瑙奥津市骚乱事件进行公开调查。哈反对党国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比洛夫在集会上呼吁哈萨克斯坦退出关税同盟。9 月 19 日，哈萨克斯坦执政党——“祖

① “普京抨击希拉里‘胡说八道’”，《环球时报》，2012 年 12 月 12 日。

国之光”党的书记卡林发表文章称，建立欧亚联盟议会的主张是“不现实的”。他认为：“原则上我们不能讨论建立超国家的政治机构，因为这直接关乎我国的主权。主权原则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这种问题不能提交全民公决。”

鉴于乌克兰的重要性，普京与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多次会谈，希望乌加入关税同盟。俄表示，如果乌加入关税同盟，俄将大幅降低向它出口的天然气的价格。据俄方计算，由于加入关税同盟将使乌克兰从俄罗斯获得与俄国内同等价格的能源供应并增加乌与关税同盟成员国的贸易，乌克兰经济将在原计划基础上每年额外增长 7%。但是，俄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未成为乌克兰的典范，乌对欧亚经济联盟能否成功也深怀疑虑。融入欧盟是乌克兰国内的共识，是乌的战略方针。2012 年 3 月，乌与欧盟草签了乌克兰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协议，内容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12 月 10 日，欧盟 27 国外长会议表示，原则上已准备与乌克兰正式签署准成员国协议，但乌克兰当局需进行选举、司法和宪法改革。欧盟拉拢乌克兰的目的路人皆知。由此可见，普京要实现建设欧亚联盟的战略目标，还需付出很大努力。

第四，俄日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解决。俄在与日本的领土争端上没有改变立场。俄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日两国对话中仍存在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地说，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即二战结果，千岛群岛已纳入我国版图。这得到了联合国宪章的确认，我国对于千岛群岛的主权不容置疑，用不着讨论。”[①]而在不能解决领土争端的情况下，日俄经济贸易关系恐难有实质性提升。

三、 内政外交的前景

从俄罗斯现状和普京近期的一系列讲话来看，2013 年普京将继续把国内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在对外关系方面，俄美关系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俄中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俄与其他大国也将保持正常关系，从而使俄继续拥有一个 20 多年来少有的宽松和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其

① http://www.mid.ru/bdomp/brp_4.nsf

振兴。

（一）以稳定和改革两个轮子前进

1、可能出现“中期政治稳定”。如果说强国振军富民是普京执政的方向盘，那么稳定和改革就是其双轮。2013 年普京将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以稳定为主，改革为辅，改革为稳定服务，因为如果没有必要的改革，稳定会受到影响。稳定和改革都是手段，发展经济、强国振军富民才是目的。

2012 年普京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适当调整，但是这些政治改革举措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政权性质，也没有使普京及执政党失去对政局的控制，因为法律保留了政权对新政党登记注册的审批条文，对于那些政权认为不适宜的政党，政府有权拒绝其登记。在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时，俄罗斯总统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同推举候选人的各党派和自荐人进行磋商，起“过滤”作用。法律还保留了总统解除州长职务的权力。这是普京吸取叶利钦时期地方坐大、行政长官失控、联邦政府政令不通的教训，坚持总统应该必要集权的结果。2012 年，政府三位部长因没有按照普京的要求制订预算而受到处分或撤职。普京的这种强势执政作风将会继续保持，他与梅德韦杰夫总理的微妙关系将如何发展也值得关注。

整顿吏治、改善统一俄罗斯党的形象仍将是普京在政治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为加强对统俄党和政府的舆论监督，普京可能会加快新闻改革，让“公共电视台”尽快启用。在保持代表中右翼力量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作用的同时，普京有可能会加强“全俄罗斯人民阵线”，将它打造成中左翼力量的政党。“全俄罗斯人民阵线”是普京在 2011 年 5 月倡导成立的包括全国大多数主要政治和社会力量在内的政治社会组织，为普京赢得总统选举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该阵线定于 2013 年上半年举行代表大会，届时它是否会成为新的政党，与统一俄罗斯党一起支持普京执政，值得观察。除了举行反对普京和统俄党的集会、游行等示威活动以外，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和其他政治反对派将把重点集中在部分地方议会和行政长官选举上，以求削弱统俄党在地方的影响。然而，俄罗斯人心思定，统俄党在国家杜马占有多数席位，加上普京具有十几年的执政经验、很强的管控能力和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只要经济形势不出现大的问题，俄政局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从 2012 年至 2018 年普京本届

总统任期届满，俄有可能出现“中期政治稳定”的景象。

2、经济可能保持中速或低速增长。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计，2013 年俄经济增长率约为 3.6%，略高于 2012 年的 3.5%。2013 至 2030 年，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4.1%-4.5%，为此将采取发展高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继续依靠能源和军工支柱产业、出售国家在大企业大公司的部分股份、吸引外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开发远东和贝加尔地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等举措。而经合组织的预测则要低一些，它认为 2030 年前俄经济的年增幅不会超过 3%。

2013 年俄罗斯将适度实行私有化，出售某些国有大公司的部分股份。这样既能降低国家的垄断成分，又可为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筹措资金，可谓一举两得。将修改《税法典》，实行税制改革，以利于地区发展。对私人豪宅和名贵轿车等奢侈品征收奢侈税。在民生方面，将加强道路建设和住房建设。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建设将加快。12 月 12 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俄罗斯 21 世纪的发展方位在东方，远东和西伯利亚拥有巨大发展潜力，这是俄在世界上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亚太地区占据应有地位的重要机会”。俄政府将推出吸引外资到远东的优惠政策，例如，对投资额超过 5 亿卢布（约合 1600 多万美元）的新工业企业将在十年内免征利润税。

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将在“再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创新。如果不发生新的欧洲金融危机，国际油价保持较高价位，今后 6 年俄罗斯经济很可能“中速或低速增长”。

（二）外交上仍将拥有比较稳定和宽松的外部环境

按照普京总统指示，俄罗斯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正积极准备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计划于 2012 年底完成。根据对俄对外关系现状、俄领导人讲话及专家学者有关论述的分析，2013 年俄外交可能会有如下特点：

1、俄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增大。从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俄罗斯担任 20 国集团轮值主席国，2014 年将主办八国峰会，这意味着俄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12 月 1 日普京总统发表声明说，2013 年 20 国集团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改革国际金融体制，保障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加强多边贸易和反对腐败。专家们认为，俄罗斯将利用轮值主席国

地位倡导各国加强国债管理，并提高俄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作用。

2、继续推进欧亚联盟建设。俄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和经济实力的壮大、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缓和，使得俄罗斯能够继续推进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欧亚联盟建设，使俄罗斯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普京指出，“加深独联体地区一体化进程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①]。他在 12 月 12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对外交涉及不多，但着重强调了俄要与独联体“走紧密一体化的道路”。12 月初他在土库曼斯坦首都举行的独联体峰会上表示，俄罗斯在担任 20 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期间，“将竭力捍卫独联体国家的利益”。据俄罗斯《生意人报》透露，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重中之重是“前苏联空间的一体化”。《构想》中非常重视独联体、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共同体（即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俄白联盟国家，并“希望把乌克兰纳入深化一体化的进程”。

与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仍将是克里姆林宫的难题。2012 年在格鲁吉亚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反对党“格鲁吉亚梦想”联盟虽把与美国和北约发展关系作为首要目标，但希望与俄罗斯缓和关系。格俄关于缓和关系的谈判已经开始。

3、俄美之间的“重启”可能继续。由于 2009 年以来美国采取的“重启”政策，俄罗斯摆脱了 2008 年 8 月同格鲁吉亚战争后所处的“孤立”境地，俄美、俄—北约关系开始缓和，北约东扩步伐放慢。俄美签署了第三个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美国没有像 2005 年以前那样在独联体地区频频制造“颜色革命”。美国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俄罗斯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抨击。俄美签署的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协议给俄罗斯核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创造了条件。经过 18 年谈判，俄罗斯终于在 2012 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而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俄的入世道路可能更为漫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继续蔓延的情况下，俄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改善对于俄罗斯经济增长也起了积极作用。从长远看，正如俄政治评论员拉济霍夫斯基所指出的，“不与在先进技术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超级大国紧密合作，俄罗斯

①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7 февраля. 2012.

的技术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普京特别强调俄美应在经贸和投资领域展开更大的合作。2012 年 2 月 27 日他发表文章指出，俄“不希望放弃任何机会，以找到解决反导问题的妥协方案”；“我们愿意同美国的关系能确实走得很远，实现根本的突破”。7 月 9 日他在外交使节会议上又说，“希望以最近几年取得的积极进展为依托，与美国建立富有建设性的、可预见的和互利的合作模式”。这既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加强俄美关系的物质基础。12 月 13 日普京表示，俄罗斯对美国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要作出回应，但“不要过度”。他批评华盛顿“谈论的是重启，而自己却在加剧（与俄关系的紧张）”。笔者认为，应该看到，美国国会终于通过废除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这对今后发展俄美贸易关系是有利的，符合俄美关系趋缓的大方向。所以，普京不想把与此挂钩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看得过重，不希望因此破坏俄美关系缓和的气氛。虽然他签署了国家杜马针对《马格尼茨基法案》而通过的《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但此举在俄美关系的大局中所占分量有限。

对于美国来说，“重启”政策不仅使它与俄达成了新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而且使北约获得了“乌里扬诺夫斯克中转站”。莫斯科明确表示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并在与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中采取了更多的限制措施。美还希望通过与俄罗斯改善关系来牵制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使美战略重心东移的“再平衡”计划得以实现。因此，2013 年奥巴马很可能保持对俄的“重启”政策。美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上对俄作出让步、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由于俄美在叙利亚、伊朗、格鲁吉亚以及人权、民主、政治反对派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严重，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将是点状的，而不是全面的，是起伏的，而不是平稳的，既合作又争斗将是俄美关系的常态，只不过合作的一面可能暂时大于争夺的一面而已。如果美对叙利亚和伊朗采取轰炸等军事行动，将对俄美关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4、欧盟仍将是俄罗斯的外交重点之一。虽然 2012 年俄欧关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欧盟仍是俄对外政策的最优先方向之一。这不仅是由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经济联系和社会民意所决定的，而且与俄罗斯经济现代化任务有着密切的联系。迄今为止，欧盟是俄罗斯吸引外资和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

近 20 年来，俄罗斯吸引的 4935 亿美元外资有 80%来自欧盟。欧盟是俄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年贸易额约为 4000 亿欧元，占俄外贸总额的 51%。俄外汇储备的 41%是欧元。每年有 250 万俄罗斯人到申根国家旅游，欧盟也有 150 万人访问俄罗斯。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支持把欧洲方向作为俄对外政策优先方向之一。对于欧盟来说，俄罗斯也是其主要经贸伙伴之一，欧盟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和四分之一的石油进口来自俄罗斯。在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俄市场以及与俄的合作更是不可或缺。自 2010 年 6 月俄与欧盟宣布启动《现代化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在签证等问题上进展不大，但俄与欧盟关系的稳定性并未改变，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远多于分歧点，合作大于争斗。俄罗斯在同整个欧盟难以迅速改善关系的情况下，采取着重与德、法、意等国发展双边合作的策略，收到明显效果。德是俄在欧盟中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 年俄德贸易额为 700 亿欧元，2012 年将突破 800 亿欧元。法国开始向俄转让“西北风”级航母建造技术，把合作范围扩大到军事技术领域。与之相反，波兰等所谓“新欧洲”国家与俄的关系更复杂一些，给俄欧合作增添了不少新的障碍。

5、中国依旧是俄外交最重要的优先方向之一。普京在外交使节会议上说，“同中国之间的战略与务实协作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准备深化同中国伙伴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包括在国际议题方面协调行动”。2012 年中俄关系的发展为加强两国合作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相似，将继续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 5 国等国际组织中进行密切协作。按照中俄领导人互访机制，2013 年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将正式访俄。这对中俄合作关系继往开来、不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双方将落实业已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中国将在俄举办“中国旅游年”，两国的人文交流将得到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俄罗斯和变化中的世界”一文中指出了中俄关系中存在的四个问题，即“我们在第三国的商业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正在形成的贸易结构以及低水平的投资并不总是让我们满意。我们将关注来自中国的移民潮”。我们应通过国家领导人和各个层次的互访和会谈，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双方应重视彼此的关切和考量。

在俄罗斯建设欧亚经济联盟的过程中，在其国内加速高科技发展、扩大道路等基础建设、保持能源和军工产业在经济中的优先地位、建立大规模农业和食品基地、发展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吸引投资等方面，中俄将积极开展合作，争取互利共赢。

中俄都处于振兴和崛起过程中，在经贸、科技、能源、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领域发展合作的潜力还很大。深化中俄合作不仅有利于提升两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13年是普京第三个任期的第二年，也是中国新领导班子执政的第一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Abstract**】 2012 is the first year to witness Putin's "Returning to the presidency". The main features of Russian domestic situation include maintaining its political, economic stability and making appropriate changes. Still there are some uncertainties. Its external relation is uneventful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basically stagnant. In the Asia-Pacific, Europe and Asia, it is making progress while ensuring stability. Meanwhile,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Key Words**】Stability, Reform, Year of Asia-Pacific, Diplomatic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2012 г.---первый год возврашения Путина к власти, основной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в России явилось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провед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реформ, однако по-прежнему существуют факторы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акже развиваются волнообразно, отношения с США и Европой находятся в состоянии застоя, есть некоторый прогресс в Евр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однак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множество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реформы,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 ский год,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黄翔）

俄罗斯研究（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2 年第 6 期
（总第 178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 元